約翰・賈德勒原著

梁惠珠譯

OCTOPUSSY

詹姆斯・龐德小說

007八爪女

雙子星叢書

星光出版社

約翰・賈德勒原著
梁惠珠譯

OCTOPUSSY

詹姆斯・龐德小說

007 八爪女

雙子星叢書
星光出版社

第7號情報員詹姆斯龐德小說

007

八爪女

約翰・賈德勒原著
梁惠珠譯

星光出版社

第七號情報員—詹姆斯・龐德的故事，其所造成出版界與電影界的震撼，是有目共睹的，本社爲滿足愛好情報偵探故事讀者的要求，特請專家將007小說全部譯成中文，並以平價供應，聊表對讀者之敬意。

①金槍人	麗　人譯	定價50元
②金手指	華　明譯	定價65元
③賭城喋血	郭功雋譯	定價50元
④金剛鑽	郭功雋譯	定價60元
⑤勇破間諜網	麟　祥譯	定價55元
⑥恐怖黨	祥　亭譯	定價60元
⑦三張王牌	麟　祥譯	定價45元
⑧雷霆谷	麗　人譯	定價45元
⑨霹靂彈	林　瀅譯	定價45元
⑩女王密使	華　明譯	定價65元
⑪哈林巨霸	郭功雋譯	定價55元
⑫探月先鋒	祥　亭譯	定價50元
⑬太空城	辛錦俊譯	定價50元
⑭龐德吾愛	程　曦譯	定價50元
⑮死亡執照	邱夢雪譯	定價80元
⑯破冰行動	林憲正譯	定價70元
⑰特殊任務	邱夢雪譯	定價70元
⑱八爪女	梁惠珠譯	定價60元

星光出版社

事故員報情號七第

女爪八

著明萊富・安易

譯珠惠梁

星光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OCTOPUSSY

BY

IAN FLEMING

目次

一、八爪魚……一
二、名媛之寶……五一
三、從柏林脫險……八八
四、〇〇七的情婦……一二四
五、〇〇七的形像……一六二
六、〇〇七的敵人……一七一

一、八爪魚

「哈！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戴克斯特・史邁司少校對着八爪章魚說：「倘若一切進行順利的話，我就請你！」

隨着聲音的叫喊，呼出的氣息剎那間在潛水面罩玻璃鏡片上凝成一團薄霧。這裏有一個叫作黑人頭的地名，傳聞這裏出名的理由是因爲珊瑚礁的下方有一個很大洞，而少校一腳就踩在這個珊瑚礁下的沙洞上，水便自沙洞裏冒了泡。他就在這水深幾乎淹及少校腋下的地方，一把扯下面罩，接着，把口水吐在面罩上，抹一抹面罩上的霧氣，再次地把面罩泡在海水中搖一搖，沖乾淨後，拉起面罩上的鬆緊帶，並緊套在頭上，又一溜煙地鑽入水中了。

那隻章魚頭上的大眼睛，鑲在褐色斑點的縐皮囊裏，透過珊瑚礁的洞穴裏，小心翼翼地凝視着少校的行動。現在，牠警覺性地伸出一隻觸角，緩緩地在水中蕩一蕩，看來，自那暗處伸出來的觸角已有一、兩吋長，觸角前端的粉紅色吸盤，慢條斯理地到處探索。史邁司少校不由得露出了會心的微笑，原來，他暗自盤算着，本來想訓練這隻章魚而花了他一個月的時間，現在，少校更充滿了信心，看來，再花一個月的時間來訓練的話，一定可望把這隻可愛的小傢伙訓練得更聽

話。可是，一個念頭掠過他的心頭，說實在的，他實在騰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了，也許，今天且來作一次冒險的嚐試吧！向來，少校總是用尖矛刺上一塊牛肉來餵牠，可是，現在卻又想要伸手拿食物來餵牠，就算是和牠握握手吧！不！他又想回來：我對你可還沒有這麼大的信心呢！說不定自己的手和那章魚的觸手接觸的瞬間，牠出其不意地自洞穴裏伸出另一隻觸角來纏住手臂時，豈不是災情慘重？萬一被拖進深及二噚的水中，面罩上的軟木塞會被水壓壓得自動關閉，到時候，若不是被活活悶死，即使當時能勉強地甩掉面罩，也是難逃溺斃的命運。當然啦！他是個懂得用武的人，只要用尖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望牠的要害一擊；可是，少校想回來：畢竟這個傢伙也不是好惹的，尖矛能否一發即中？卻也是個大問題，何況眼前的傢伙，豈祇是尖矛能制止得了的，看來，今天還是不要冒險的好，假以時日再行動的話，情況可能會改觀的。其實，這像極了玩蘇俄輪盤，只有五：一的勝算，（所謂蘇俄輪盤是：在手槍上裝入一發子彈，由比賽的六人輪流扣扳機，誰運氣不好，誰就要命喪黃泉，其他僥倖活命的五人則把死者的財產平均分配），當然了，這種賭命的玩意兒試試看，倒也十分新鮮刺激呢！若一味維持現狀，則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況且自己早和研究所的班格瑞教授有所承諾，所以他必須儘速游出暗礁，不再想那件章魚事，努力找尋那種長相鮹魚，但雙目又十分凶惡的楔形鰄子魚。當然啊，班格瑞教授對這種魚的學名早就有所耳聞的。

戴克斯特，史邁司少校是一名英國皇家海軍退休軍官，早年功在國家，並受封爲ＯＢＥ（勳爵士）。少校年少不但勇猛、智謀雙全，曾受過嚴格的皇家海軍訓練，一度被派任擔當某特殊任務。少校當年確實風流倜儻，舉凡一舉一動，眞不知風靡多少軍中的婦女團隊。尤其曾出任爲少校的私人秘書或女特務通訊員，也爲他而傾心不已，這一切，任由少校在衆香國中享盡艷福。如今，年華似水，少校已年逾五十四，不但髮際微禿，臃腫的肌膚也不時在他的走動中和泳褲發出貼切的摩擦，並曾有過兩次血栓病的記錄，第二次發作，還只是月前的事。當時他的私人醫生傑米・格里佛就曾對他提出警告，這位醫生是他第一次來牙買加時，在「王子俱樂部」牌局中認識的。雖然身體狀況今不如昔，但少校穿着依舊講究，微凸的脈瘤在衣服遮掩下，不曾有所異樣，突起的腹部也在寬幅的腰帶下，受到適當的束縛。因此，出入此地北灘的鷄尾酒會，風頭十足，不減當年。只是他的鄰居和朋友們都十分困惑，分明他已有過兩次血栓症的記錄，醫生居然還允許他每天喝兩盎斯的威士忌和抽十根煙，更何況少校竟然不守規定，且是個道地的煙槍，不時看到他在噴雲吐霧。所幸，酒是喝多了，卻不致於亂性，倒是每天必須喝個爛醉，才肯上床睡覺。實際上，史邁司少校的處境，已到了死亡邊緣了，當然，心境被折磨到這種狀況也是其來有自，這其間包含了不爲人知的心理秘密，那是因爲他在牙買加已種下了覆水難收的殘局，更何況南國的暑熱；教懶散侵蝕了他本來的一面。雖然外表一如往昔，堅強無比，實則內心已被腐蝕得消

沉頹喪極了。這就如同一個外表光潔亮麗的仿製品，其內容不乏被白蟻腐蝕得潰爛的情景一般。早年的罪惡，不時的在老邁的心靈上鈎起陣陣的創傷，一時竟也對這個世界萌生厭惡。早年的少校，確實是剛毅不拔的，如今，這一切已變質了，更何況兩年前瑪麗的死訊，使他一蹶不振，此後，他不再對任何女性存有好感。然而，在這以前，他並未曾發現自己對瑪麗的感情，也許當時他曾爲了她的愛情，或可人處，以及任性、干擾的個性而厭煩不已；有時兩人相對，反而缺乏話題，甚至她坐在他的身旁，他卻不自在極了。如今，自己也十分莫名的，瑪麗已走了，他卻更要來懷念這一段不再回來的情感了。若說，在北灘中，他參加宴會，和大夥兒談笑風生，飲着馬丁尼酒。他的朋友中不乏大富商賈，海灘的果園主人、律師、政治家們，然而卻無一人可談心。也許，和他們交往，能使自己再回復往日的幹勁，可是，放眼自己，懶散、孤僻，自甘墮落，確實和他們的生活大相逕庭，因此，他也不想隱瞞自己，也不願再作無謂的節制。只是今生中，尚有一事足以留戀，否則他早已吞下一瓶安眠藥了，甚至在北灘的懸崖邊緣，也拋下了一條足以吊環的繩索。但是，至今仍教他苟且偷生的理由說來十分可悲，或許酷愛杯中物的人，總是喜歡在大衆面前逞強，一旦黃湯下肚，大體上四種明顯的氣度即一覽無遺，那就是：樂天的、冷漠的、暴戾的，憂鬱的四種類型。樂天的人醉了酒，就有點歇斯底里似的，做出一些傻事來，冷漠的人喝醉了酒，更明顯得落落寡歡，暴戾的人醉了酒，盡是打架滋事，這種人一生出入監獄，視爲家

常便飯，最後一種是憂鬱型的人，醉了酒，便顯得自怨自艾，無限感傷。而少校正是這種類型的人，因此他喜歡把自己孤立在屬於他小天地的「漣漪莊」（這是少校爲自己住宅所取的名字），這裏差不多有五英畝大。偶而，他也會徘徊在附近的海灘和珊瑚礁間，以及沉溺於小鳥、魚兒以及昆蟲的世界中，他更喜歡談到魚的故事，他把牠們稱之爲「子民」，甚至對往來於珊瑚礁一帶的魚兒及小鳥更是刻意注意，似乎牠們就是隸屬於他的轄區似的。如此地二年一晃，他幾乎和所有的魚類攀上交情了，少校不由得發現自己已深深愛上牠們，而深信牠們也一樣地愛着自己。

這些魚兒當然是認識他的，這個道理一如動物園的動物們認識牠們的管理員似的。當然了，這個男人每天爲牠們帶來食物，有時還會隨意地拔取水中的海藻。至於棲息於海底的動物，他就隨意用木棒，或什麼東西，把海底攪拌一下，使海底的砂粒移動。如此地，他對這些子民的生活也煞費苦心，對肉食的小魚兒，則餵給特別的飼料，例如，抓海膽，並弄碎牠們，作爲魚兒的飼料，對於大魚們，也是爲牠們帶來享用不盡的食物。

正因如此，這個男人悠閒地游於礁石間，大批的子民則跟隨其左右，期盼着食物。而他忽上忽下，忽而穿梭其間，那些子民們依然尾隨其後，一點也不怕地，寧可說，牠們要來等待這位客人給牠們食物般地，逐漸羣湧而至。這位男人手中的水叉，在子民的眼中，只是一把鐵湯匙，那是爲牠們帶來食物的工具罷了，因此，大膽的魚兒，更是昂然地游來面罩前，甚至一些好鬥的魚

兒，還不時用牠們的嘴來刺刺少校的小腿肚。

對於這些花花綠綠的子民，確實他是瞭若指掌的，他總是不忘記和牠們打招呼，「早啊！美麗的小姐！」那隻全身佈滿藍色斑點，長得像酒瓶型的魚兒，像極了美麗的藍寶石，然後他又轉頭對着那隻尾鰭上長有一對眼睛模樣的漂亮蝴蝶魚，寒暄道：「抱歉！親愛的，我今天無暇陪你了。」當他看到那隻差不多十來磅重的鸚鵡鳥時，就幽默地說：「喂！好傢伙，一身藍，十足是個豐滿的太妹！」雖然少校穿梭魚羣中，仍不忘雙眼盯住來往珊瑚礁的敵人——蠍子魚，那是這個天國中唯一所要找尋的敵人。

這種魚泰半生活在南半球的海域中，像歐洲種的拉卡斯魚便隸屬這一種，尤以地中海一帶的蠍子魚更是法國料理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材料。此外，西印度羣島也不乏這種魚，其中有些只有十二吋大，一磅重，天生一副怪模樣。它是海洋中最醜陋的魚兒：一身灰褐色的條紋，頭呈三角狀且長肉瘤，橫豎的眉長在赤紅的凶目上，配上不顯眼的斑點及輪廓，躲在珊瑚礁中，成爲最好的掩護場所，尤其當牠不動時，跟塊石頭沒兩樣，委實令人難以辨認。更可怕的是：體型小，嘴巴大，珊瑚礁中的魚牠都能一口吞下；不只如此，牠的背鰭活像皮下注射針，裏面滿貫毒液，（這種毒液學名丁炔屍毒鹼，人類一旦被刺及皮膚時，毒液隨即滲透動脈，流入心臟，而告斃命。）熟諳海洋習性的人多能瞭解這種蠍子魚的可怕尤甚於鯊魚，且因牠們善於僞裝，往往不易令人發

覺，一旦人們觸及了牠時，牠會突然一躍而走，逃之夭夭。有時，牠們會停在水中搖擺着那奇妙斑紋的胸鰭，有時，停靠在海底的沙上，活像一塊珊瑚礁，最令人討厭的是：牠們喜歡隱藏於珊瑚洞或海藻間，注意外圍的活動。如今，少校硬是打定了主意，要來活捉牠們，以便把牠送往八爪章魚洞中，瞧瞧這兩隻海中惡棍，會有怎樣的一場龍爭虎鬥，此外，究竟章魚是否只吃魚身，而會聰明的丟棄背鰭。說不定章魚要把整條蠍子魚一口吞下，然後毒液在章魚體內發作，而告死亡？當然啦！這是研究所的班格瑞想知道的答案。何況今天，也是少校要來結束他在「漣漪莊」生活的一天，說不定蠍子魚將成爲這隻八爪章魚最後的晚餐呢！少校之所以急於如此做，也是希望儘快找出答案，作爲這段空虛無聊生活中偉大的紀念，倘若他的發現成功的話，大可在海洋研究所的生態一欄中佔有一席之地。

何以他在這裏的生活要結束？那是因爲兩小時前，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牽涉到他人生的一大事，即使運氣好，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爲他就要被送上法庭，判處終身監禁。也許不久，中央政府會遞出公文，轉送殖民地，再轉交秘密機構，並送入蘇格蘭廣場的警署和公設起訴人手中，然後，史邁司本人將要在警察押解之下，踏上漫長的歸途，回到他熟悉的老家——倫敦，並將在此地接受徒刑的判決。

這一切不幸的發生，就來自一位名之爲詹姆斯·龐德的口信中。那個人在今晨十點半，由京

士頓風塵僕僕而來，這個男人的來到，便大大地改變了他的一生。

這天清晨，史邁司少校一如往昔般自宿醉中清醒。昏沉沉的頭，不得不倒杯開永，吞下兩顆「平痛寧」（由於少校心臟不好，所以不可服用阿斯匹靈），然後來到洗澡間沖了涼，走到沙灘的陽傘下悠閒地用早餐。陽光暖暖照來，他好整以暇地剝下剩餘的麵包屑餵餵小鳥。很快的，又過了一個時辰，他於是起身服用高血壓藥及血管硬化片，隨手抓來一本雜誌消磨時間。看看錶，十點半，本來他都在十一點時喝點酒，但近幾個月來，他把喝酒的時間提早半小時，亦即在十點半小酌一番。一如往常，慣用生薑白蘭地，加點水，調了兩杯，正好倒了一杯時，他聽到門外一輛車停的聲音。

接着，黑人管家露娜便穿過庭院開門，不久，露娜又轉回身來，向少校說：「先生！有位客人要見您！」

「那人叫什麼名字？」

「他並沒有通報他叫什麼名字，只說是中央派來的。」

當時，史邁司衣冠不整，下身只穿了件舊卡其短褲，腳上穿雙涼鞋。於是對露娜說：「妳請他進來，說我馬上就來。」吩咐完畢之後，少校便走進去，在寢室中穿了件白色的絲質襯衫，和

一條挺直的長褲，整理一下頭髮，心中不由得打個寒噤。天啊！中央派來的，會是什麼事呢？

史邁司少校從房門裏，偶然看到一位穿藍色西裝的男人，正站在落地窗前眺望着海邊。這個男人身材魁偉，僅僅這一個背影的接觸，驀地！他有一股不祥的徵兆。

不久，那位男士終於轉回頭，好像警覺性地，用他藍灰色的眼神看了一下少校。這一剎那，少校隨即有股來者非比尋常的敏感。雖然少校露出明朗的笑容來迎接他，可是眼前這位男子的鎮定及一臉的冷漠，明顯的表明了他是官方的人物。此時的史邁司，不由得暗嘆着：「他們到底還是發現了！」

「嗨！我是史邁司，您好！」少校故作鎮靜地說：「聽說您是官方來的？那麼，甘廼廸總統近來可好？」

此時，兩人心中各有心事，誰也不想伸手和對方握手問安。

來人終於開口了：「我沒見過甘廼廸總統，因爲我才回國沒幾天前。這些時候，我一直駐在外國，我叫詹姆斯・龐德，國防部的人。」

史邁司隨即回憶到秘密情報部那幢老式建築物，就想起當時常掛在嘴角的自我介紹題目。他勉強地露出笑容說：「喔！那個老機構嗎？」

可是，對方並未會理會這句話，卻拐彎抹角地提出另一個話題：「我們可以找個安靜的地方

談嗎？」

「當然！當然，任何地方都可以，或到外面也可以！要不要來杯酒？」史邁司說着，一面搖動着手中的酒杯，夾起冰塊放入杯中，杯子發出喀、喀的聲音。「這裏的人慣用茉姆加薑喝，不過，我個人還是喜歡喝薑汁汽水。」史邁司的謊言說得像薑汁汽水倒入杯中般地流利。

不料，眼前高大的男人仍無動於衷，「不！我不喝！我們就在這裏談談吧！」然後，把身子倚在桃花心木框的窗前。

少校故作輕鬆地握着酒杯，坐在一把特製的大藤椅上，蹺起的二郎腿擱在扶手上。然後從另一邊的扶手處，把小茶几拉了過來，自己大大的喝了一口酒，暫且穩住情緒，並注意自己的手在不發抖的情況下，把酒杯穩穩地放下來。然後，抬起頭，看看對方，緩緩地說：「先生！請問有何指教？」接着又說：「是不是在北灘這裏，有人從事非法勾當，需要我出面是嗎？哈！我很高興，又有機會忙了，雖然離開崗位好一段時間了，不過，老規矩我可沒忘記！」

「你不介意我抽煙吧？」雖然這位男士如此問，但是話未說完，已經從口袋裏掏出香煙來。那個煙盒看來歷史悠久，表面都被磨平了，煙盒看上去，可以裝得上八十來根香煙，顯然來人是個老煙槍。史邁司發現了這個弱點，不由得對自己酗酒的罪惡感減輕了些。

「當然！你請用吧！」

少校於是掏出打火機，煞有其事地，好像要替龐德點火。「不用了！我自己來。」詹姆斯·龐德的動作很快，他已經點燃了煙。「其實，我要告訴你的，和你推測的，並不相同，北灘倒沒發生什麼事件……我來的目的是……請你回憶在戰爭末期那段時間，爲組織所做的工作情況。」說到這裏，詹姆斯·龐德鬆了一口氣，眼光在少校的身上打量了一下。這時的少校爲這句「爲組織所做的工作情況」，不由得哈的一聲大笑出來，這眞是一句致命的打擊，不偏不倚，正中下懷地打中了他心中的不安，是的，這是他所預期的，還是來了，教他逃也逃不了。一個刻骨銘心的心痛，如今自這位男人口中說出，少校有如受到一記狠狠的打擊，疼痛之餘不由得發出悲鳴似的叫聲。然後，他才說：「喔？你說的那段事，當然啦！當然啦！我怎會忘記，在多重組織工作的那段日子確實令我懷念，那眞是一段又過癮又快樂的時光。」說到這裏，少校又笑了出來，往後有何發展，在他心中早有自知之明。不過，他是沉得住氣的人，依舊強顏歡笑，只是事情來得太突然了，有點令他措手不及。他一手伸入褲袋中，拿出一小瓶藥劑，倒了幾顆藥丸在手上，又伸手放入舌頭裏吞下去。此時，龐德隨即作了職業性的敏感反應，卻又皺皺眉頭，看了看少校。龐德的舉止看在少校眼裏，不由得暗自好笑，並在心中嘀咕着：你緊張個什麼勁兒？這種鎭定劑又不是自殺藥。

「別擔心！這不是自殺藥！」史邁司說道：「你沒患上酸毒症嗎？算你好運！我昨晚去牙買

加酒館參加一個酒會，喝得太多了！到現在還有點迷糊！人啊！實在不能不服老，我再也不是當年的年輕小伙子。算了！別提那事兒，咱們還是來談談『多重目標組織』吧！我想，當年的老同事，如今也許都四散了吧？」少校如此說着，事實上，一提到那事兒，不由得心胸一股陣痛，隱隱發作。少校問：「是不是要我在公開的戰史上留些什麼記錄呢？」

詹姆斯・龐德冷冷地瞧了一下煙盒，然後淡然地說：「大概不是吧！」

「我想，你一定知道，關於『戰爭手冊』中，的『戰史內容』，絕大部份是我執筆的。說來那已是好久好久的事了，若說要我在內容上有所追加，恐怕我是無能爲力了！」

「是嗎？關於在提洛爾省的歐貝拉克那兒，也沒什麼好說的嗎？也許你不會忘記，那地方大約在克茲堡東方一公里的地方。」

喔！好一個熟悉的名字，那也是過去十五年來，始終教他念念不忘的地方。如今，自來人的口中提出，又令他再次地心痛不已，一個鈎起他多重感情的地方，不由得令少校「哇」！地一聲笑了出來。

「說起來，那眞是個好地方，那些蓋世太保們整日和他們的情婦鬼混，個個喝得爛醉，根本忘了自己置身戰爭中，果然我們手到擒來，他們連吭一聲的時間都沒有，就乖乖地把文件交出來了。我想他們是希望我們高抬貴手，不要嚴厲處置他們吧？不過，我們盤問了一些俘虜後，便把

他們送回慕尼黑的集中營，其餘的我就全然不知了。不過，我想，大部份的戰俘都被戰爭罪名送上絞刑臺了吧？然後，我們就另找一個隱秘的地方，並沿着密特西山谷前進。」說到這裏，少校喝了一大口酒，點燃一根煙，看一看龐德，就說：「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經過。」

「那時你是編號〇〇二吧？指揮官金科上校，他是巴頓將軍屬下一名勇將。」

「正是！他的確是個好長官，留着兩撇小鬍子，看起來不太像美國人。但是頭腦清晰，對地形瞭若指掌，也是個品酒好手，一個性情開朗的長官。」

「在他所寫的報告中，曾指出：由於聯隊中，以你的德文最好，所以當時他曾把一大批文件交給你作初步的檢閱，後來，他把你交還的文件都附帶你的意見向上級提出。」說到這兒，龐德鬆下一口氣，繼續說：「你把每一條文件都向他報告了嗎？」

史邁司有意廻避龐德最後的這一句話，並且在自己的腦海中回憶着：「果然不錯，那些文件大半是名簿，也是反情報機構的資料。薩爾茲堡那些中央情報局的人，對這份資料如獲至寶，也提供了他們不少線索。我想現在這份文件可能保存在某個檔案室內。當年紐倫堡大審時，雖也引用了上述那些資料。「啊！提起那段日子！」少校突然顯得十分興奮，整個人像似跌入快樂的回憶中：「那眞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那時伴着我的是美酒佳人，以及唱歌、聊天，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日子啊！」

這一段話，倒是出自肺腑之言，確實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少校出生入死，不知出任過多少危險的任務。一九四一年是特攻隊成立之時，少校便自動加入營隊。然後由英國皇家海軍借調到蒙巴頓將軍主持的聯合作戰指揮部。由於少校本身的德文很好（他的母親是德國海德堡人），因此立刻被派任爲潛渡英吉利海峽登陸德國的前鋒特攻隊翻譯官。當時少校對這種工作不甚滿意，因爲那樣是無法發揮他轟轟烈烈的雄心大志。兩年後，他很幸運地毫髮無傷地退出特攻隊，並榮獲大英帝國勳章。在戰爭末期，能僥倖生存的軍官並不多，史邁司機運很好，能力亦佳，因此頗受重任。後來，秘密機構與聯合作戰指揮部携手成立「多重目標組織」，以便處理德國善後問題，果然史邁司雀屏中選，榮任少校官階，出任爲德國納粹崩潰後掃清所有蓋世太保與德國反間諜工作。當時聯合戰略協會聽到此一消息，便堅持美國方面在前翼軍方也應加入這個組織，以擔任一部份任務。雙方經過一番協調後，就成立了六組這種性質的組織。

在德國宣布投降的那天，六小組成員均同時進入德國與奧地利，從事遣黨清除工作。每一組是二十人，駕駛一部輕型裝備的軍車、六部吉普車、一部無線電卡車以及三部大型卡車，並受命於盟軍總司令的英美聯合最高指揮中心支配。同時並由陸軍參謀部、科技戰略中心以及聯合戰略協會提供各項資料與情報。當時，史邁司是擔任「A」組的副組長，編號是〇〇二，負責地區是提洛爾省。這個地區是位居義大利與奧地利之交界區。其間山嶺高聳，起伏不定，也是最適合藏

匿、逃脫及偷渡至義大利的山區。因此，這個地區也正是「多重目標組織」最初就決定要派遣組織前往的地區，也是最重要的一大關口。雖說任務不是輕鬆，但，誠如他所告訴龐德的，那些日子，的確是一段瘋狂且快樂的日子。他們開車縱橫山谷，當時德軍業已投降，留下的也都心灰意懶，了無鬥志的戰俘，所以他們在不費一槍一彈下，圓滿完成任務。若說有槍擊事件發生，也唯有少校的二發子彈，是最例外的了。

詹姆斯・龐德以自然的表情問：「在你的印象中，認不認識漢斯・歐布赫斯這個人？」

史邁司故意皺皺眉，裝着要想，卻又想不出來的表情，喃喃地說：「似乎沒有什麼印象？」針對龐德的問話，少校有意迴避似地，從心底打出一陣冷顫！

「讓我來提醒你吧！你記得嗎？就在你接到文件並開始審閱的第二天，你曾在提芬普旅舍向櫃臺打聽一個人。當時你就住在這家旅舍，你曾向櫃臺表示，你要找全克茲佈最老練的登山家，結果旅舍人員向你提供歐布赫斯是最適合的人選。結果，第二天你向長官告假，就在那天清晨，你開了一輛吉普車來到歐布赫斯住的小屋，宣稱他與納粹黨有關，而予以拘捕，然後帶他上了你的吉普車，揚長而去。你說，這件事怎可能忘了呢？」

「讓我來提醒你吧！」好一句熟悉的字語。猶記當年，史邁司英姿煥發，身着英國皇家海軍軍官制服，他總是以流利的德語詢問那些德國俘虜，就像這句「讓我來提醒你吧！」已是他用作

套對方口供的開場白，如今，風水輪流轉，卻要由另一個人來盤問自己了。不過，他還是竭力鎮定自己，多年來所擔心的，果然來了！既然事到臨頭，又何必太慌張呢？

「那位漢斯・歐布赫斯是個滿髮斑白的人帶有一隻略跛的腿，由於第二次大戰之前，擔任過滑雪教練，所以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龐德如此地提醒他。

史邁司少校以不客氣的怒目瞪着對方冷漠的眼神，站了起來，彷彿有意送客似的；說：「很抱歉！我實在記不起來，看來，我是老了！」

此時龐德站起來，從衣服的內袋中掏出一本精巧的藍色皮面小記事本，隨意地翻閱一下，似乎胸有成竹似地，就停在某一頁上仔細看了一下，然後，抬起頭來對着史邁司說：「當時你帶了一隻英製韋伯利四五型手槍，槍枝號碼是八、九—六—七—三—六—二。」

「你說得一點也沒錯！當時我的確是用了那種槍，不過，那種槍眞不管用。若能用路傑型，或貝瑞塔型槍的話，可好多了！至於韋伯利槍的槍號我可記不得了！」

「這個號碼是絕對錯不了的！」龐德繼續說：「我已從指揮部查出你領取手槍的日期，以及歸還槍隻的日期了，並且文件上也都有你的私人簽名！」

史邁司聳聳肩：「既然這麼說了，我也只好認定了！」他口中故意帶着憤怒、不耐煩以掩飾心中的不安：「不過，這件事倒底對你有什麼幫助？」

龐德仍是滿腦子的好奇，看看對方，然後開口說了：「少校，你心中應該明白，我要說的是什麼？」這次龐德的語氣中不再那麼冷漠了。然後，他停了一下，似乎在期待史邁司的反應，但見他沒有回答，於是說：「這樣吧！我到花園裏去走一走，十分鐘後我會回來，你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好好考慮考慮，希望你想清楚之後，給我眞心的答覆。」說完，對着史邁司投以一副認眞的表情：「如果你肯眞實回答，我會儘可能給你方便的。」龐德在他走出客廳之前，在門口如此說了一下：「其實這件事我已經查得很清楚了，找你談話不過是我的職責所在，你說不說，並無所謂，因爲我昨天已在京士頓和傅氏兄弟談過話了。」說完之後，他才一腳踩下石階，走向花園的一方去了。

這時的史邁司往沙發一躺，整個人像是獲得解脫般地，反而癱瘓無力了。眼前的一切，已不用再僞裝，再也勿須動腦筋來製造不爲旁人採信的證據，也不必爲了逃避對方，而絞盡腦汁和對方鬥智。一旦來人已和傅氏兄弟約談過，那麼，一切就毫無隱瞞的價值了。可不是嗎？像傅氏兄弟那樣的人，不可能爲了少校本人而來得罪官方，何況他們手頭上的貨色也只有六吋，曲曲的六吋金塊是不值得傅氏兄弟守口如瓶的。

史邁司好像要自我振作似地，一股碌地自沙發上站起來，走到酒櫃前倒了杯白蘭地，再加入半杯薑汁汽水，輕輕地攪一攪，這一杯的濃度只有前杯的一半。他明白：未來的日子有限，何不

趁着這個時間好好享受一下生命？端起酒杯，重新回到座椅上，掏出今天算來已是第二十根的香煙，吸口煙，再看看錶，時間是十一點三十分。心中暗自想着：我若能在一小時內把這個傢伙甩掉的話，就能騰出多餘的時間到珊瑚礁去和他的子民們共同嬉樂。然後他坐下來，讓自己跌入回憶的夢境中。

或許自己可以編織一個美好的故事：一個晴朗的早晨、蔚藍的天空、高聳的山頂，遍地的花香，美麗的草原，鈎出一個夢樣的世界；或是長話短說，只交待些許事情的經過。現在，且來下定決心，把事情全盤托出吧！

只是，一段難忘的回憶已不請自來，掠過心頭，帶他跌入回憶的時光隧道……

在提芬布魯納一間寬大房間中，兩張單人床併排一起。史邁司躺在床上，閱讀一份文件，另一張空床上則散亂地丟着德國文件，這些文件是剛才長官才交給他的。這些文件除了他之外，尚未有人看過。此刻他並未貫注全神來看，並不打算作眞正的審閱工作。但是，就在他的雙眼逐漸下垂中，一排用紅筆批註的記號卻深深吸引了他。那排字寫着：「最高機密——司令部文件」，這種字眼在這一堆文件中算是第一次出現。史邁司明白，德軍並不常用這種最高命令，並且在使用中，必然是直接受命於德軍最高指揮部，其內容之重要性由此可見。由於當初受任「A小組」

主要任務正是搜索這類有關機密文件，所以史邁司對眼前這份文件倍感興趣，內容是——糧食補給、爆炸物、槍枝、密碼、蓋世太保的個人資料，果然資料十分齊全，倒是文件內另裝有一個信封，上面封有紅色的膠泥，並蓋有封印，上面並寫有幾個簡單的字體：「請在最緊急關頭才可拆閱。」由此看來，顯然這些德軍還沒來得及用它。史邁司好奇地將信封拆開來，赫然發現裏面有一張薄薄的紙，紙上沒有任何簽署，只有用紅墨水寫了幾個字：「凱薩山脈、法蘭茲克蘭山肩、東方一百公尺的石塚、兩條二十四K金條。」並在這些字下面，記下兩條K金的長度、寬度及重量。少校照着上面的長度，用手比劃着，有若在向人吹噓自己釣到了一條大魚似地。記錄上的金條約有兩塊紅磚的長度。若以英國市場的金幣叫價來說，一公克金幣約值兩、三英鎊值，那麼！這兩條的價值就非比尋常。根據史邁司自己的估計，最保守的話也值有四、五萬英鎊，甚至還能達到十萬英鎊的價值也說不定！

這時，他的腦中全然沒有特別的計劃，惟一的牽掛是，若有人在這時候進來的話，豈不是糟了？還好，他保持一份冷靜的頭腦，並以快速的動作再把內容詳細看了一番，默記地名。最後，他用火柴點燃了火，然後把信封及紙燒成灰燼並倒入馬桶內，嘩啦一聲，一個藏寶圖的秘密唯有他一人知道了。

接着，他很快的找到一張詳細的奧地利地圖，而把比例尺在大張地圖面上作了一番比例，用

手指向凱薩山脈，立刻找到法蘭茲克納山肩。那是一個座落於山脈斜坡上的險峻帶，地圖標示，半戶人家也沒有，唯有的只是此山肩上的一座小木屋。史邁司再詳看周圍地形，對克茲布爾說，凱薩山脈是足以構成危險的地形，它不但山脈崎嶇，盡是懸岩峭壁，也是天然最佳的屏障，而法蘭克茲納正位於此山脈最東方角落一山上。且在最高聳的山峯下，有一個×號，這個×號代表山中避難的小屋，在那岩石堆積如山處，寄藏着不爲人知的巨大財富。此時，他心中一股熱血彷彿沸騰般，益發興奮，因爲那個地方離此地不遠，大約十哩路程即可到達，時間也許五小時已綽綽有餘。

史邁司約略地作了一下周詳的計劃，開始的一切，誠如龐德先生所說的。翌日清晨，他來到歐布赫斯的小農舍前，並迅速地逮捕了他，他的家屬哭訴着向史邁司求情，但卻被以與蓋世太保們勾結的罪名，而要帶到慕尼黑的集中營作一番調查。但在臨行前，史邁司竭力安撫歐布赫斯的家人，若歐布赫斯本人是清白的話，不日之內即可平安回家。同時他又告訴歐布赫斯的家人，他因執行公務，不便公佈自己姓名，以免騷擾太大，並且早在來此之前，也把吉普車車號解下來。事實上，史邁司早有先見之明，二十四小時後，「A小組」便要移師他地，並朝克茲布爾進軍。而這件逮捕事件，可能在軍隊移師的忙亂中，不爲人知，甚而不了了之。

歐布赫斯不愧是一個好好先生，在吉普車的驚魂未定中，逐漸因史邁司善意的閒談，而告沉

着下來。此時史邁司有意提及有關在戰前對登山及滑雪的活動事兒。果然不出少校所料，對方已逐漸對自己產生好感。

史邁司沿着凱薩山脈的山腳下的庫芬斯坦而去，一路上車行緩慢。在這黎明之前，只見曙光在東方天際間，泛出燦爛的紅暈，紅暈把山峯給刻劃出來，少校不禁爲這良辰美景而讚美不已，並在心中暗自送給這座山脈一個「金山」——的封號。車子來到山峯下，史邁司降低車速，再把車子停下來，然後帶着歐布赫斯走入山坡的草坪中。並回頭來看了一下歐布赫斯，很率然地說：「老實說，我實在很欣賞你的才華，許多方面看來，我相信我們之間有太多的相似，因此，我願相信你一定沒有和納粹黨勾結。這樣吧！今天我們一起爬凱薩山，消磨一天的時間，然後我再載你回克茲布爾，我可以向我的長官報告說在慕尼黑你已得到證明一切是無辜的。」說完之後，他開朗的笑一笑說：「你看，如何？」

歐布赫斯被這番話感動得喜極而泣，千謝萬謝之後，請求史邁司是否可以發一張證明文件說明他的無辜。史邁司慨然答應，並表示：「只要我的簽名，保證一切是沒問題的。」

於是他們將吉普車藏了起來，登山的物品備妥之後，少校也因吉普車隱身在不爲人知處而安然地踏上穩健的步伐，由歐布赫斯擔任嚮導，開始朝向他理想中的「金山」出發！史邁司那天穿上一套輕便的野戰襯衫，這是夾克式的，裏面沒穿第二件衣服，下身是短褲，腳上是美國傘兵用

的上等膠底鞋。一路上鳥語花香，盡是蒼翠的松林。這時的史邁司身上唯一的行李是韋伯利型手槍，那是他用來對付敵人的，只是歐布赫斯並不全然注意到這支手槍是針對自己而來的。歐布赫斯臨行前，自以爲要去慕尼黑，所以特別換了一件中規中矩的衣服，襯衫、長褲及長統靴。一路上歐布赫斯健步如飛，他輕鬆地向史邁司說，登這種小山，既不必鋼索，也不必鈎索，並且說，不遠處，有一座山中小屋，可以在那兒休息一下，因此，少校對歐布赫斯這番話打從心底安心極了。那個小屋被人稱之爲「法蘭茲克蘭山肩」。

「眞有這麼好？山腰上居然有小屋可以休息？」

「是的，小屋下有一條冰河，喔！一條好美的冰河，我們可以自冰河帶迂迴而上，那兒到處是雪溪。」

「是嗎？」史邁司好像一個通情達理的好人。他望望滿頭大汗的歐布赫斯的背影。這個人雖然十分不錯，到底是一個德國份子，一個素昧平生的德國人，與自己在戰場中所見的千萬個德國人並沒兩樣。事實上，他的內心只徘徊在那兩條大金條上，一旦得逞之後，幹掉他，並不會增加自己的罪惡，何況當年的戰爭，多殺死一、兩人並不算什麼。倒是對方一旦死亡之後，如何把兩條黃金拖下山去，才是門大學問，反正利用彈藥箱炸開，或用什麼利器開啓，總應有個辦法的。

登山是一段漫長又艱辛的勞動，來到叢林密佈的山坡上，只見艷陽高照，熱氣襲人，再往上

爬，盡是大片的岩石和砂礫，沿着崎嶇的山坡小路，有時，不經意地，巨石自山頂上滑落，就落在山腰上，並發出巨大的廻響，眞教人觸目驚心極了！此刻他們在山腰處繼續往前爬，愈接近最後的旅程，就愈看清如劍般高聳在上的目標。山路愈來愈險峻，兩人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也脫得一絲不掛，任由汗流浹背的水珠，流濕皮鞋的底部。雖然歐布赫斯拖着一隻略跛的腳，但步伐不因殘缺的軀體有所遞減，然後兩人來到水流暢然的溪邊，略事小憩，喝喝溪水，沖沖涼。此時歐布赫斯就稱讚少校的體力很好，少校一時腦中憧憬着美夢，因此對歐布赫斯的稱讚也就漫不經心地回答說：「英國軍官都是登山老手。」說完，兩人又開始更艱苦的跋涉了。

對史邁司少校來說，攀登懸崖峭壁並不難，否則在這座山中，怎會有山中小屋？何況這座小屋，就是爲登山者而備的。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即可知，在岩石表面上，就有堅硬且可穩住雙腳的泥釘，還有些岩石的裂縫中，還牢牢釘上泥釘。但是，史邁司少校從未曾單獨攀登過這種山，此時心中不由得暗自慶幸着：還好，我帶了這位嚮導來。有一次，歐布赫斯伸手扶住一塊石頭，不料石頭一經碰及，便發出微微地裂聲，歐布赫斯此時才急忙放手。手一鬆，石頭便轟然一聲地連翻帶滾地下山了，聲音在山谷中傳來巨大的廻響。少校此時忽然想起了噪音的問題。

「這附近有人住嗎？」石頭掉落聲消逝後，少校問。

歐布赫斯回答：「從這裏到列庫夫斯坦，連個鬼影都沒有。」說完之後，就指向荒涼的山頂

帶，然後說：「這裏既沒有牧草，也缺乏水源，若說有人來的話，也只有登山隊了，而且在大戰爆發之後……」說到這裏，歐布赫斯微微氣喘的樣子，停了一會。不久，兩人終於來到山脊小屋的下方。這一帶滿佈晶瑩剔透的淺藍色冰河，兩人小心翼翼地迂廻這些冰河，史邁司少校仍然精神抖擻，不時眺望溪谷，並計測着這些溪谷的寬度和深度。不錯！少校心中滿意地自言自語：這裏確實是個好地方！就在一百公尺左右的地方，小木屋清晰可見，從這裏確實一覽無遺，眺望遠景，確實不受層層山巒的阻礙，不過也許是經年累月的風雨侵蝕，小木屋顯得蒼涼而破爛。史邁司瞄了一下小木屋，並在心中推測到達小木屋的山坡斜度，喔！天哪！這簡直是垂直的角度嘛！現在就要攀登上去？還是再走一段路程再說呢？想着，想着，還是靜觀一下再說吧！何況這一段岩石的路線還不十分清楚哩！

終於費了近乎五小時的時間，兩人好不容易來到小木屋，史邁司少校告訴歐布赫斯說，他想輕鬆一下。於是，少校帶着輕鬆的步伐沿着山脊朝東而去。山腳下，一面是奧地利的田園美景；一面是德國的巴伐利亞密林，層層的霧氣，籠罩着自然，刻劃出大地原野的美麗絕倫。雖然景觀的輪廓，並不一定很清楚，但是距離並不遠，只有五十哩左右。只是美麗的景色，並未博得少校的青睞，他集中精神，一面走着，一面計算着自己的步伐，哈！整整一百二十步的地方，就有圓錐形的石堆，看來，這裏確實有人來過，或故意佯裝有人死了，或是爲了對亡者的悼念，才有這

些圓錐形的石堆。少校心中十分明白，隱藏在石堆下的另一個事實。他有股在此時扒開石堆的衝動，不讓石堆繼續存在，可是，他隨即打消了此一念頭，然後，掏出韋伯利手槍，上好槍彈，很快的，回到了山中小屋。

在這海拔一萬呎，或不止一萬呎的山頂上，確實寒氣逼人，歐布赫斯正在小木屋裏忙着升火取暖，剛回來的少校目睹此一情景，不由得嚇了一跳，隨即的，趕忙抑制自己不定的情緒說着：「喂！歐布赫斯。」語氣中充滿了開朗、興奮，「你出來一下，看！那是什麼地方，風景可眞美啊！」「好的，少校，我馬上就來。」歐布赫斯的話沒說完，人已經來到少校的背後，順手插入自己的褲袋中，掏出一個小紙包，紙包打開，赫然是滿佈縐紋的香腸。歐布赫斯把香腸遞給了少校，略顯得羞澀地說：「這種東西是我們所說的『阿兵哥』。」然後又補充的說：「這種燻肉咬起來有點硬，但味道不錯。」說完，望着少校莞爾一笑。

歐布赫斯就問道：「這種東西很像以前西部電影常出現的食物，叫什麼名字？」

「喔！叫做『乾肉餅』。」少校說着，看了看它，往後的日子，說不定會因爲它而感到噁心呢！他又說了：「這種東西放在小木屋就好了，不必拿來，等我們回營時，再一同分享吧！喂！你來一下，從這裏可以看到因斯布魯克，你把這一帶的景觀指給我看一下！」

這時歐布赫斯急忙回到小木屋把肉餅放好，又跑出來，少校很快的跟在他身邊。歐布赫斯用

手指向附近的山峯以及遠方的景色，並爲少校解說此地環境。兩人終於來到冰河的上方，史邁司出其不意地掏出腰際中的手槍，並自二呎的背後，朝歐布赫斯頸子基部下方連發兩槍。一點都不曾失誤，正中心臟。

受到突如其來槍擊的響聲的雙腳，頓時浮起，整個身體像似人仰馬翻地朝絕壁下方直直滑落下去。史邁司探出頭，往下看一看，果然屍體在碰及兩次絕壁的岩石後，隨即又落入冰河中了，只是落地點並非當時他預算中的冰河裂縫裏，而像是掉在半路上的雪溝裏。「他媽的！」史邁司咀咒着。

剛才在山谷中引起迴響的槍聲已愈來愈弱了，終於槍聲消失了。掉落的屍體宛如白雪上的黑色翅膀，少校對着屍體投了最後的一眼，然後，又匆忙地走出去了。此刻，他正急於處理一件最重要的事。

他好像魔鬼附身似地，急於來到圓錐形的石堆上，每拿起一塊石頭，隨即往旁一丟，如此地把石堆亂七八糟地自山上往下丟。他的手已破皮，血流如注，但，少校未曾注意到，還是繼續他的搬運工作。石頭已丟盡大半，只剩下二呎高，石堆下半個鬼影也沒有，不！再拿起一塊石頭，往下拋，他媽的！啥東西也沒有？最後，他索性把身子往下彎，以幾乎貼及地面的姿勢用力把石堆扒開。哈！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一個金屬製的箱子邊緣赫然在現，驚喜之餘，顧不得疼痛

的雙手，繼續扒開石堆，終於金屬製箱子完全顯露出來了。那是一個老式的德軍彈藥箱，也是他夢寐以求的東西，箱上的文字痕跡依然可見，史邁司不由得發出會心的微笑。倒是現在的少校，彷彿已耗盡心力般地、癱瘓地坐在岩石上，但是他的腦海裏早已飛翔到遙遠的往事裏——海邊美麗的別墅、蒙地卡羅、豪華遊艇、香檳、魚子醬，以及他最喜愛的高爾夫球桿，還有一身雪白的亨利牌純棉運動衫……，彷彿中，他跌入悠閒地揮揮棒，小小的白球就指向蔚藍青空的世界裏了……。

回憶加上美夢，讓史邁司足足一刻鐘的時間，一動也不動地凝視眼前這支灰色的箱子。抬起頭，看看手錶，又站了起來，現在應該是整理這箱重要東西的時刻了。箱子左右兩端各有一個鐵環，但是箱子十分沉重，豈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搬運得了？想起大戰前，曾在蘇格蘭海中網到一條四十來磅的鮭魚，那條鮭魚可是自己一生中所抬過的最重的東西了，當時自己確實爲那條鮭魚花費無比精力。如今，將這只箱子和鮭魚作一番比較，直覺上告訴他，這只箱子起碼有鮭魚的兩倍重。少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箱子抬出了土坑，再抬到地面上，然後用手帕綁在鐵環耳上，沿着山脊，吃力地拖回小木屋。也許是疲勞過度，少校隨意地坐在小屋前的石頭上，眼睛仍不時地凝視那只箱子。一切總算有了眉目，他鬆了口氣，拿起歐布赫斯曾給他的香腸，慢慢咀嚼着，心中卻不時估計着：這只箱子好說也有五萬英鎊的價值，只是如何弄下山，並藏起來，可眞累

人！

老實說，歐布赫斯的香腸不愧爲登山者的最佳食物，堅硬、卡路里多，咬起來還有大蒜味！剛好一小塊燻肉屑塞住了少校的齒間，少校順手拿出一根火柴棒，折斷了一半，用棒尖剔除了牙縫上的肉屑，然後一口吐在地上。顯然地，少校已胸有成竹，他彎下身，重新拾回剛剛吐在岩石及雜草間的肉屑，又一口吃了下去。他想着：自己已成了一名罪犯，這種情形一如搶劫銀行而槍殺警衛的歹徒，不！應該說成淪爲小偷的警官來得恰當些。是的，這一生中，他將永遠背負如此沉重的包袱，他是無法忘卻這一切的，一旦忘了，那不該死才怪！

不想也罷！反正一不做，二不休，無論如何辛苦，也得一一克服，來日，他不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大富翁？一生也就高枕無憂了。現在，必須着手的是：如何消滅來到小木屋的證據。先是煞費苦心地消除一切證據之後，再把彈藥箱拖到山頂上的絕壁邊緣。少校仔細地看一下懸崖下方，並衡量一下這一帶的環境，然後確定了目標，心中不時喃喃祈禱着，讓這只箱子順着冰河滑落下去。這只箱子就在滑落的當兒，先是在半空中翻了個大斛斗，又碰着了絕壁下的險峻山坡，眼見彈出相當一百呎的地方，發出了「鏘」的一聲，終於落在岩石的破片中。

史邁司少校很仔細地自上面觀察，這一切，是否會因爲衝擊力太大而告崩潰？這畢竟是個問號，只因山崖下的每一個小節、動作，非目視所能及的。倒是箱子是否破裂，他並不重視，甚至

他還祈望這座山是刻意爲他來打開這只箱子的，所以他在內心已假想着箱子是裂開了。

最後，他又小心地探一探下方，四周掃射一番，他就要越過懸崖的絕壁，並小心用腳探測一下釘在岩石間的釘子是否牢固？然後才放心地將整個體重託付泥釘上，如此，一步又一步地踏上逐漸下坡的路程。下山的路程確實比上山的路程險峻多了，何況走的又是如此驚心動魄的懸崖峭壁，所不同的是：這一條下山的命比起上山時值錢多了，終於在緊張又驚險中完成了旅程。來到冰河帶，踏上逐漸融化的雪原，冰河中刻上黑色的痕跡，那是他路過的腳印，明知這是無可奈何的證據，卻又祈望黑色的斑點會在四、五天後消失在陽光的照射中，果然來到了歐布赫斯的屍體旁。戰前他曾目睹無以數計的屍體，也看過不少手腳殘缺的患者，甚至血流如注的人兒，如今，歐布赫斯的軀體又何足畏懼？少校拖起歐布赫斯的屍體，來到附近一處深邃的溪谷旁，然後用腳把屍體踢向溪谷中，再沿着溪谷的邊緣小心翼翼地走過去，一面把積在溪谷邊的雪堆向下踢，讓雪塊覆蓋在歐布赫斯的屍體上。如此，對屍體的處理總算告一段落，心中有如釋重擔般的感覺，於是尋着當時的足跡，並找到彈藥箱滑落下來的地方，開始盤算着山坡的歸途。

正如他所料，山石的碰撞已經使鐵箱的蓋子打開了，他迫不及待地將箱子打開，迅速地剝去了上面的一層紙，兩條金黃色的金條赫然在現，並透過艷陽的反射，發出金碧輝煌的金光。金條上各有一個相同的標致——一隻老鷹，底下有一個鈎字型，年代刻着一九四三——那是德國國家

銀行的鑄造標誌。史邁司情不自禁地頻頻點頭讚賞，彷彿它們不負他所望似地，然後蓋好箱子，順手拿起一塊石頭敲敲撞歪了的箱鎖，再把它重新鎖好，一切就序後，再把韋伯型手槍的皮帶綁在箱上，拖着它，一步一步走下山去。

當時已經是下午一點多，烈日當頭，照在他赤裸的胸部，上校已是滿身大汗，肩膀一帶也因陽光的過度曝晒，而有點發紅，臉孔也被雪光灼傷的紅腫疼痛，可是這些痛楚，絲毫未曾影響到他的意志。他沿着融化的冰河岸而走，停下來一會兒，掏出手帕，浸入冰河中，弄濕後再把它綁在額頭上，並喝喝水，又開始沿着山坡走下來。一路上箱緣不時碰撞了他的腳跟，難挨的痛楚及烈日的灼傷，都教他一一容忍下來，終於來到山谷中一片較平坦的土地上，他暫緩一下疲憊不堪的身子，望望這只利用地球引力，方足以輕易地拖下山的箱子，不過，下山的路仍相當遙遠，少校不時自我鼓勵着，又想起爲了這只箱子所付出的辛勞代價，不由得皺皺眉頭，自我安慰地說：「這又有什麼關係？」接着又喃喃自言道：「再不久，我就是千萬大富翁了。」

終於他來到山谷下，迎面的是一棵大叢樹，叢樹下一個滿佈青苔的大岩石，少校一屁股坐在岩石上，並把襯衫放在地上，然後打開箱蓋，把那兩條金條拿出來，放在這件襯衫的中間，再把襯衫的下部捲到肩膀帶，當成包袱般，抓起兩角打兩個結，再把兩邊的袖子牢牢打好結，接着在岩石處挖了一個洞，再把空鐵箱埋起來。最後，他蹲下身，把頭穿入兩袖管打成的圓圈中，使勁

地把包袱揹在背上，兩手緊抓着袖子吃力地站起來，不時注意身體的平衡，並爲了防止因重量使身體後仰，所以上半身刻意向前傾。由於身體負荷着這兩條金條的關係，少校幾乎是耗費了自己全身的力量來支撐這超乎自己能力的東西。當然，背上的重負使他往下衝的力量加大，他喘氣如牛，小心翼翼地走下來，雙腳微抖，背上也痛楚不堪。現在的少校宛如一名苦力，吃力地邁向他的卸貨點。

直到今天，他仍無法相信，當時自己何以能獨撐到吉普車的旁邊，那一段路程宛若一場迷濛的噩夢。半路上，好幾次爲了沉重的金條不時碰撞了他的腿肚，少校抖抖腰背，把包袱重背好，小心地計算着自己的步伐，每走百步，就停下來休息數分鐘，兩條綁在胸前的袖管有如繩索般的勒緊他的頸部，加上金條的硬度，在背上形成難以言喻的痛楚，他強睜着被汗水模糊的雙眼，企望着小型吉普車的出現。

就在他看到吉普車時，他彷彿噩夢初醒，奈不住的興奮，一屁股子坐在地上，然後把金條丟在一旁，就在這極限的疲勞下，癱倒地上，暫緩一下幾乎崩潰的身子。

然後，他勉強地站起來，在附近的亂石堆中選擇了一塊不易爲人查覺，但來日自己可以確定的地方，挖好了一個坑把金條埋了起來。一切處理妥善，總算塵埃落定，他於是找到一處溪水，把自己洗滌乾淨，穿好襯衫。走出去之前，必須避開來到凱薩的山中小屋的證據，所以他故意迂

迴着山路，才回到營地。晚餐時，他狼吞虎嚥地解決了一餐，又獨飲了一瓶廉價的杜松子酒，醺醺然地回到宿舍，上了床便昏睡了過去。

第二天，多重目標組織的A小組，爲了調查某些證據，移師密特西山谷，重新他們的清黨工作。六個月之後，史邁司回到倫敦，對他而言，戰爭是永遠結束了。

然而，問題到此並未結束。戰後世界各國對黃金的管制相當嚴格，走私的確不易，何況這兩條黃金相當重，並不是少校個人能力所能解決的。不過，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把那兩條金條由德國偷渡英吉利海峽，運入英國本土。史邁司於是故意延遲歸期，利用少校待遇的特殊地位，要想辦法和長官交結，以便保持軍事情報委員的身份，以利通行，一切果然如意，少校奉派慕尼黑的聯合調查中心，代表英國官方，如此，又來到德國。一面處理公事，並在六個月之內，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把金條偷運回宿舍破舊的衣箱內。不久，他又利用週末的時間，把金條裝在一個舊公事包裏，大大方方地搭乘飛機搬回英國了。每次搬回一條，共搭乘兩次飛機，當時，他提的公事包吃力的模樣，確實會引起海關的注意，不過，史邁司的確是深具膽識，雖然出入境不時有海關人員抽檢旅行箱，但少校面露微笑，力持鎮靜，並向有關人員示意公事包內乃機要文件，不可任意離手，因此海關人員也樂意接受少校的回答，並目視少校安全離去。終於兩條金條安然來到英國一位姑媽的公寓地下室中隱藏起來。如今，他又計劃着下一步的動作，接着向上級請辭了英

國皇家海軍軍官的職務，正式得到退伍命令，一切就在他的策劃中如此簡單、迅速，而完美地完成了。接着他夾持當年的光榮史蹟，加上英俊瀟洒的外表，終於和出身皇家婦女海軍團隊的金髮美人——瑪麗締結良緣。

他們的婚姻被認爲是最美好的結合，只是少校心中明白，英國是他的本土，令他任意揮霍不得，於是計劃着下一步的工作。他攤開地圖，選擇了加勒比海中風光明媚的英國屬地牙買加作爲他的棲身之所。也許正逢大戰之後，英國工黨政府的無能，和內政的混亂，和牙買加相互比較，還是後者來得好。何況牙買加又是個陽光亮麗，物產豐富，美酒價廉的人間天堂。終於夫妻兩人揮別了倫敦的親友，買了二張前往牙買加首都京士頓的輪船票，駛向那世外桃源的夢境去了。

在船上，史邁司少校把那兩條已鑿掉德國銀行標記的金條給瑪麗看，少校得意而愛憐地對瑪麗說：

「親愛的！我夠精明吧！近年來英鎊太不穩定了，所以我把公債給賣了，換了黃金，現在金價高昂，這些金條至少值個二萬英鎊，足夠咱們揮霍個二、三十年，只要切下一小塊，生活就不虞匱乏了。」

事實上瑪麗並不知道私下買賣黃金是犯法的，她興奮地跪下來，撫摸着那金光閃閃的金條，可愛的眼睛中憧憬着對未來幸福與快樂的神采。她高興地站起來，雙手繞上史邁司的頸子，親吻

着他，用一種幾乎哽咽的聲音說：「喔！親愛的，你眞了不起！你不但聰敏、勇敢，並且英俊瀟洒，現在，我們又是多麼的富有，我眞是太興奮了！天啊！我想我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兒了！」

史邁司微笑着說：「總之，我們是大富翁了！」然後，少校又一本正經地對瑪麗說：「親愛的，妳可得答應我，這件事絕不能對人說，否則風聲一出去，牙買加的小偷跟踪而來，日子可不好過了。」

「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吧，我發誓！」瑪麗虔誠地把雙手合十，放在胸前應允着。

事實證明，他的抉擇不錯，牙買加果然是個人間仙境！

京士頓山腰下的王子俱樂部，不愧爲世外桃源，一流的菜餚，禮貌的服務生，熙來攘往的快樂人兒，價廉的美酒，加上風姿綽約的妻子，夫妻出雙入對，出手濶綽，羨煞了多少人兒。兩人享盡在南國熱情的空氣下，眞是仙樂飄飄處處聞！史邁司夾持早年輝煌的戰史，也能打入京士頓的官府社交，如此生活在川流不息的餐宴、酒會。白天瑪麗打網球，史邁司穿上亨利牌運動衫，揮着高爾夫球桿，享受在碧綠如茵的自然野趣中；夜晚，瑪麗有輕鬆的橋牌會局，史邁司則玩高額的撲克牌局，生活恰如五彩繽紛的列車，匆忙而愉快地飛逝而去。也許生活在祖國，吃的是美

國進口的罐頭，人們已在飽受通貨膨脹之苦，或購買走私貨，街頭滿是埋怨政府的百姓，以及景氣蕭條的嚴冬季節……這一切，不禁令史邁司暗自慶幸着自己的選擇。

史邁司夫婦最初是支用現金，接着，他動用了退休金，一年之後，他開始動上金條的念頭，在明查暗訪之下，認識了傅氏兄弟。這兩兄弟表面上是從事進出口貿易，私底下是走私大王。在牙買加無人不知的傅氏兄弟，他們是中國人，也是華人社會的老大，依照保守的中國傳統社會來看，傅氏兄弟從事的是非法勾當，只因華人在牙買加的勢力日益強大，他們的秘密組織也不容忽視。史邁司幾經調查，確認了兄弟倆的可靠性，於是少校遂與他們兩兄弟搭上了線。當時，國際黃金市場的各成員已簽訂了公約，但是黑市的活動市場依然十分活躍，尤以丹吉爾與澳門，更是黃金交易的自由港。當時黃金的公定價，每盎斯爲三十五美元，但是在這兩處，純度百分之九十九的黃金，價格可高達每盎斯一百美元。

傅氏兄弟當然不會錯過這種好機會，他們和景氣正復甦的香港方面接頭，因爲香港位居澳門附近，也是世界商品的轉運站。因此史邁司和傅氏兄弟會晤，雙方了解需要之後，相談甚歡，雙方遂開始生意的交易。倒是在檢視金條之前，傅氏兄弟對黃金的來源隻字不提，直到看到金條之後，由於金條上沒有任何刻記，兄弟兩人才旁敲側擊地向史邁司查詢黃金的來源。

「你是明白的，史邁司先生。」傅氏老大坐在桃花心木桌的一邊，面帶微笑，謹愼的說：

「在黃金市場上，金條上若有世界各大銀行的標記，或銀樓的記號的話，當然我們可以毫無條件的交易，並且那也是純度的保證。當然啦！有些銀行或銀樓的金條是不刻標記的。」說到這裏，傅老大停頓了一下，又露出和藹的笑容繼續說：

「也許我這麼說，先生會不悅的，但是市面上往往出現很多純度不足的黃金……」

史邁司聽了傅老大拐彎抹角的話，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十分焦急地問道：

「你認爲這是在鉛塊上鍍了黃金的贋品？」

傅氏兄弟沒料到少校會說出這樣的話，兩人不慌不忙地說道：「不！不！」兄弟臉上仍不改往日笑容可掬的神采，繼續說：「我們只是想再檢視一下，比較放心！」

史邁司無可奈何地看看傅氏兄弟倆：「你們說，那要怎麼辦？」

傅氏兄弟接着說：「倘若先生記不得金條的來源的話，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取下一塊樣本，派人送去檢定一下？測定黃金純度的方法很多，我們兄弟也是內行人，你信得過我們的話，不妨把金條留下，午餐後，再請你過來一下，如何？」

史邁司此刻已別無選擇的餘地，目前也只有完全信任傅氏兄弟了。少校不由得想着：縱使傅氏兄弟提出來的是荒謬的檢定結果，看來，也只好認命了。

他走出傅氏兄弟的辦公室，來到密特里銀行對面的一家酒吧，要了一杯雙人份的烈酒，一份

三明治，望望對面的銀行，想起當時爲它們所耗費的心血，不由得悲從中來，酒是喝光了，三明治只咬了一口，便梗在喉頭，難以下懷。

終於熬過難挨的中午，焦慮地來到傅氏兄弟的辦公室。辦公室陳設依舊，一張桃花心木桌，不忘面帶微笑的兩兄弟，兩條金條，一個公事包，多了一張紙，還有一支派克金筆在桌上。

「少校，那些金條已解決了。」

「喔？已解決了，那太好了！」史邁司言不由衷地，心裏七上八下地盪個不停。

「想必你也想知道金條的來歷吧？」

「當然啦！當然啦！」少校一副眞摯而熱誠的態度。

「它們是德國金條，少校。」傅老大繼續說：「很可能是戰後流亡在外的納粹物質，我們之所以作這種推測，那是黃金純度裏，有百分之十的鉛，而這種合金也惟有德國納粹黨才有。」

傅老二接着得意洋洋地說：「希特勒當政時，納粹黨人把鉛滲入金子中，希望魚目混珠，以獲鉅利。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事件後來還是被揭穿了，不久，德製金條的品質降低了，幾世紀以來，德國在黃金市場所建的聲譽，也隨之聲名大降。想來，這兩條金條就是那個時代下的產物。」

史邁司聽了之後，哈哈一笑，心中不由得暗自驚訝這對兄弟的詭譎聰明，以及對世界商業潮

流的瞭若指掌，更咀咒着到底他們如何來處置這些東西，他表面上故作鎮靜地說：「這倒眞是個新鮮事兒，當然，這對我來說，實在不是個好消息，究竟這兩條金條怎麼處理，可否讓我知道一下？」

傅老大攤攤右手，繼續說：「少校，我認爲這並沒什麼，不過是雞毛蒜皮事兒，倒是純度大約只有百分之八十九，可是錯不了。也許買去金條的人會想辦法精煉成純金，再脫手也說不定，不過那不關咱們的事了。現在，我們且以金條中的黃金純度來算，如何？」

「那，你們的意思是要以便宜的價格來算囉？」

「是啊！少校！」傅老大回答：「不過，我想，對少校來說，這不會是壞消息，你本人可曾估計過這兩條金條的價錢？」

「我估計每條最少也有兩萬英鎊。」史邁司回答。

傅氏兄弟一聽，就皮笑肉不笑地發出笑聲。「倘若我們多花一點時間分次來賣的話，我想至少也有十萬英鎊的收入，不過，這其中還得扣掉我們的佣金，包括船費，各種開支在內，此外的就是少校您的了！」

「你的佣金要多少？」史邁司迫切地問。

「我們也考慮了這問題，我們要求的佣金是收入的百分之十，不知你同意嗎？」

史邁司明白，在正常的黃金市場中，黃金代理商所抽取的佣金還不及百分之一。顯然傅氏兄弟的要求是偏高了。不過，剛才在午餐的時間裏，他已經預計有一萬英鎊以上的鈔票會進來，所以少校立刻站起來，有力的說：「好！那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從此以後，每三個月爲一季，少校就帶來一只空公事包來到傅氏兄弟辦公室。在那寬廣的桌上，每次都放好了幾捆新的牙買加大鈔（五百張），每捆都整理得很好，以及逐漸被削短的金條及在澳門出售的黃金價格及數量單。少校敏感着，一切既處理的又簡潔又明瞭，除了傳單上所寫的百分之十的佣金外，應該不會節外生枝了！事實上，對其他的事，少校也不願多加注意，反正每年有二千英鎊的收入，對他而言已綽綽有餘了。

唯一令少校牽掛的是所得稅問題，倘若稅捐處詢問起生活上的來源，或注意到這筆交易時，麻煩可大了。爲了避免風波，少校只好求助於傅氏兄弟，兄弟倆哈哈一笑，拍拍少校的肩膀，請他別掛心，表示自有辦法打通關節。到了第二年，史邁司所領回的不再是五百英鎊了，而是四百英鎊，雖然雙方對此事隻字未提，稅捐人員從未打擾少校倒是眞的。

如此地，在陽光充足略嫌慵懶的氣氛下，日復一日，一晃也十五年了，夫婦兩人也都發福。但是，此時，少校患了冠狀動脈血栓病，醫生囑咐他必須減少煙酒量，生活放規律些，避免食用多脂肪及油炸食物。起初，瑪麗十分遵循醫生的指示，並對少校的飲食起居嚴加管制，但是史邁

司往往趁妻子不在時偷喝兩杯，抽抽煙，甚至偷吃點油炸品。這些行爲看在瑪麗眼裏，眞是氣憤不已，不時大罵丈夫作賤自己。但是在少校眼中，妻子不再可愛溫文，而是自己行爲的管家婆，爲此，兩人口角迭起，夫婦關係也愈形疏遠，瑪麗甚至認爲丈夫不是自甘墮落，就是情有所鍾，因此常爲心中的疑惑鬧得雞犬不寧。少校也爲此事被妻子吵得心煩，更要借酒消愁了。豈料，生活在惡性循環下，少校酗酒變本加厲，瑪麗也變得暴躁易怒，終於在長期精神負荷下，養成服用安眠藥，方足以入睡的習慣了。

昔日溫順美麗的金髮美女，如今落得一個被失眠所困的憔悴婦人，當年英姿煥發的軍官，如今是喝得爛醉的酒鬼。生活在爭吵、不安中，某日，少校又喝得酩酊大醉，瑪麗爲了此事，又與丈夫爭吵，兩人吵得天翻地覆，終於瑪麗負氣回房，一口吞下過量安眠藥，俟翌日清晨少校醒來時，已香消玉殞。究竟瑪麗是有意自殺抑或意外死亡，確實令史邁司迷惘了。倒是瑪麗的死訊傳出，人們議論紛紛，被這一個現實頓然驚醒的史邁司，果然受到致命的打擊，畢竟，京士頓不再是他久留的地方。從此少校隱居起來。他來到離首都大約三十里處的北灘邊，和牙買加的社會相形之下，那是一個小天地，一個不再酒歌昇華的世界，風平浪靜的小鎭，他住進自己名之漣漪莊的屋裏，他無視於醫生給他的警告，他也厭倦了生命，日日以酒精來麻醉自己。就在他企圖以頹唐、酗酒結束生命的當兒，詹姆斯・龐德出現了。一個晴朗的清晨，由來人的口袋中帶來了另一

個死亡令來。

史邁司看了看手錶，已經是十二點過了幾分。他站起來，重新斟了杯白蘭地，加薑汁汽水，深深吸口氣，推開玻璃門，來到外邊的草地上。此時，詹姆斯・龐德正坐在一棵杏樹下，靜眺海景，少校順手牽過來一把安樂椅，把手中的白蘭地放在草坪上。少校平靜而簡潔地把故事敍述了一下，詹姆斯・龐德靜靜地聆聽，不發出一點聲息，當史邁司一口氣說完了故事的情節，龐德此時才點點頭，一點也不覺得驚訝似地，只說道：「是嗎？喔！和我想像中的相去不遠。」

史邁司少校問道：「這些自白要不要我簽名？」

「若方便的話，請便吧！不過，這份自白書不是給我，而是作爲來日軍事審判用的證據。你以前所屬的部隊會着手處理這件事，所以這件事和我並不構成關係，我的任務只是把你的自白，作成一份報告，呈報我的上級，再轉交皇家海軍單位處理，或許，將來是由蘇格蘭警場轉交檢查官審判吧！」龐德解釋着。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少校問。

「當然！」

「你們是如何發現此事的？」

「那是一羣登山隊在融解的冰河中發現了歐布赫斯的屍體，同時看到他的文件。由於死因的關鍵出在子彈的槍擊，因此這案件遂被有關單位展開調查。」

「爲什麼你和這件事有關呢？」

「由於這案件的偵察工作隸屬我的執行機構中，有關的資料大多會送來我這裏。當時我正好有空，就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看到這件案情的文件，所以我遂向上級報告，要求調查此一事件。」

「爲什麼呢？」

詹姆斯・龐德看了看史邁司的眼睛，繼續說着：「因爲歐布赫斯是我的長輩。大戰之前，我才十來歲，當時歐布赫斯是我父親的好友，我早年喪父，當時，他不但照顧我，並教我滑雪，像父親一樣地愛我。」

「喔！原來如此！」少校這時才恍然大悟地說：「我眞該死！」

詹姆斯・龐德這時站起來，伸出手來和史邁司握別，「那麼，我要回京士頓了！」接着說：「你不必費心送我，我知道怎樣回去。」他垂下眼，看了看這位年華老邁的老人。眼前的少校，似乎想要掩蔽自己不光明的一面似地，但是龐德仍用了複雜的口氣說：「在他們派人來之前，你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然後，他穿過草坪，走向鐵門。史邁司的耳裏，傳來門外馬達的發動聲

以及未保養好的道路砂礫聲。

爲了尋找獵物，他於是來到珊瑚礁中。這時，腦中不由得浮起龐德臨行前所說的那句話的意思，那句話是否眞的？在水中，他拿出附上煙垢的假牙，同時把嘴唇翹上來，腦中浮現的，盡是當年自己所不能忘懷的事。當年的罪惡感加上手槍，一一統合起來，情節一如電影小說中的謀殺事件一般。倘若龐德打電話給政府機構，就在牙買加派了聯隊士官來和自己接觸的話，這個人還是夠朋友的。不過，暫且等一下，也許我的估計有了差錯，龐德是要我走上自殺的路線會來得好些。這樣一來，既不必處理堆積如山的文件，甚至還可以節省納粹的鈔票，豈不是省事多了？或者，我是依了龐德？還是選擇自殺的路線？自殺的人會到天國或地獄，我實在不懂，我或許能找到瑪麗魂魄的歸依？抑是接受恥辱，且令我無地自容的軍事審判？當然了！新聞記者會把我列爲頭號新聞大事渲染，最後，我就要走上無聊枯燥的終身刑判決了。

少校想着：是否接受一切事實，還是力圖爲自己辯護？——他可以說，當時是大戰期間，歐布赫斯是一名俘虜，由於遭受逮捕，企圖逃脫，遂說出黃金的藏匿點，並答應帶他前往。由於當年自己不過是一名軍官，何以能夠抗拒得了這筆黃金的誘惑，所以兩人才相偕前往山上尋寶。不料寶藏尋得之後，就在下山途中，歐布赫斯企圖襲擊他，終於兩人發生衝突，且在一場格鬥中，

歐布赫斯中彈身亡了。也許這種說詞可以免除他預謀殺人的罪行，頂多是侵佔罪名。想來想去，史邁司彷彿自己就站在法庭被告的立場般。他穿着軍法會議的傳統衣服，那會滿掛青紅勳章的禮服，正正堂堂地站在法庭時的姿態。（或許漣漪莊的倉庫裏有了蛀蟲？還是發了霉？）看來，還得令露娜費點心，把那些衣服拿到陽光下晒一晒，然後用刷子好好地刷一刷，再把腰圍放寬些。猶記那件腰圍三十四吋，褲長四十吋的軍服，穿在他身上是何等英姿煥發吧？或許他良好的風采能博取人們的同情。不但如此，我還可以上訴。這樣說來，這一場審判也許會鬧得很大。甚至我的自白能賣給報社，或是投幾首詩……史邁司如此地想了又想，不由得心中怦怦然跳不停。稍後他又自我警惕，喂！小心，對捎來口信的那人的話可別大意了。然後他把腳底踩在水中，沐浴在北灘的清風中，確實令人舒暢不已。享受在北東貿易風的吹拂，及層層波濤翻滾而來的北灘中，這是八月、九月、十月三個颱風期以外，最教人愉快的時節了。清風拂面，美酒佳餚，再來小憩一番，且教塵世暫且遠離，好好享受享受。醒來後再仔細盤算一下整個情節過程的答辯，再和阿諾道一同喝雞尾酒。晚上則和馬查斯來北灘俱樂部共進晚餐，打打橋牌，再參加一場撲克牌局，才高高興興地回家飽睡一番。也許這一連串的日常生活，總是流逝的那麼自然、愉悅，以致於剛剛腦中有關龐德那小子的令人不愉快的影像也自然而然消失殆盡。

糟了！蠍子魚在那？章魚也許等不及了他的午餐了。想着：隨即又一溜煙似地鑽入水中，集

中精神尋找他的獵物。不久，少校又游出水面，在海水沖擊的珊瑚礁旁邊，其間正躲着一隻大龍蝦，正擺動着牠那兩根長長的觸鬚。這並不是普通的龍蝦，而是西印度羣島中的一種。牠那隱藏在像黑人的頸部的珊瑚礁裂縫處，正伸出一根長長的觸鬚朝着少校游泳的方向而來，由觸鬚的長度來看，龍蝦的體積絕不小，至少有三、四磅重。若是往常的話，史邁司一定會停止游泳，或用魚叉把海水攪混。因爲龍蝦是一種好奇心強的動物，只要一有動靜，牠們一定會爬出洞口來探了究竟。然後，他動一動魚叉，即不費半點力地，把牠的腦袋正中下手，這就足以當一頓可口的午餐了。可是，今天，他心中只存有一個目標，一個蠍子魚的獵物，他要貫注全神來找尋那醜陋怪異的蠍子魚。十分鐘以後，他在海底泥沙間看到一塊長有海藻的岩石，只是形狀十分怪異，少校於是站穩了腳，很仔細地看了看這個東西的背部。不錯，它正是善於僞裝的蠍子魚，看！牠背部的毒鰭已經豎立起來了，哇！好大的傢伙，好說也有四分之三磅重。這是怠慢不得的，他緊握手中的三叉魚叉，愼重的一步一步向前進。果然，這隻魚張開了眼，睜出凶猛赤紅的大眼怒視着少校。史邁司心中明白，要接近這個傢伙，必須動作伶俐地從魚的上方垂直的單刀直入，否則這個狡猾的傢伙準會逃得無影無跡，也不容易再找得到的。若是刺中了，也得刺中牠的要害，這個傢伙的魚頭倒還挺堅硬，刺到魚頭活像刺到石頭，準教牠開溜的。何況少校也曾有過這種失敗的經驗。如此想着，少校謹愼拿起魚叉，看準目標，狠狠用力向下一刺。可是，這隻蠍子魚可精明得

很，牠很快地敏感到魚叉接近時的衝擊波，剎那間，泥沙就在海底飛揚，亂沙在少校的下腹部繞了一個漩渦。

這個突如其來的動作確實令少校愣住了，隨即的，少校在水中扭轉了一下身子，只見蝝子魚突然躍身一跳，然後就逃進珊瑚礁石了。果然不出少校所料，牠伏在礁石間，僞裝成一塊長滿海藻的石頭，似乎還對這次的逃亡充滿得意與自信。少校於是輕輕地游過去，再一次穩住手中的魚叉，所不同的是：少校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集中精神來瞄準目標，蝝子魚沒料到史邁司會這麼快又找到牠，因此在毫無戒備之下，被少校刺個正着了，只見牠在的魚叉末端，搖搖擺擺不斷地蠕動着。

史邁司興奮得微微喘氣，甚而感覺到來自於過度興奮中的胸痛又在隱隱發作。少校略爲穩住腳步，拿起魚叉，用力地朝魚身再刺進一叉，眼前的蝝子魚也正在作牠最後的掙扎，於是把魚叉自魚身上拔起來，抓起仍在微微蠕動中的生命游到岸上。他游過珊瑚礁之間，爬上沙灘上，來到葡萄藤架下的躺椅上，隨意地把魚叉丟在沙灘上，自個兒躺在躺椅上略事小憩，然後一把摔下了尙在奄奄一息地跳動中的蝝子魚。

大約過了五分鐘，史邁司忽然感覺到心窩兒一帶似乎有點酸痛，一個自然的下意識，往地上一看，哇！天哪！他幾乎嚇呆了，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個人像是飽受驚駭似地僵硬了！

只見腿肚上，腫起一個棒球大小的腫瘤，尤其在晒黑的皮膚下，這個腫瘤似顯得十分蒼白。腫瘤的中央，有三個小針孔，小孔上隱約可以看到血液滴出來的樣子。史邁司在驚駭之餘，本能性地用手把血滴擦了一下，果然是蝝子魚的傑作，他憤怒地大聲叫吼着：「你這個混蛋！你終於咬到我了！」憤怒夾雜着恐懼的聲音，幾乎令他崩潰了。

隨即的，少校很快又冷靜下來，靜靜地往下體看，回想着曾在研究所借到一本「危險的海洋動物」的書。這是美國版本的，其中曾刋有蝝子魚毒刺的問題。少校本能性地用手再次摸摸腫瘤處，並壓一壓。喔！糟了！腫瘤一帶的皮膚已十分蒼白，且麻痺得完全毫無感覺了。但是，他明白，不要多久的光景，腫瘤將成爲椎心刺骨的疼痛，尤其刺孔地方，更將似千萬根針刺般痛楚，這種疼痛蔓延起來，後果將不堪設想。一旦苦痛延伸全身，屆時他將要躺在沙灘上翻滾，接着嘔吐、痙攣、精神錯亂，口吐白沫，痙攣發作，會成爲狂亂狀態，終致喪失意志，昏迷不省，尤其自身有心臟病，一旦第三次冠狀動脈血栓發作，一定逃不了死亡的命運！他還記得書上的記載，以上的症狀循環一次的時間是十五分鐘。十五分鐘，好一個短暫的時刻，然後生命就告結束。當然了，蝝子魚毒並非沒有解藥，只要麻醉劑、抗組織胺等均能解毒，只是他衰竭的心臟能否耐得住痛苦的侵蝕才是大問題。若說藥在身邊隨手可得倒很好，但要爬上階梯，縱使藥品齊全，但以目前的處境來說，他是無法在一小時內趕回漣漪莊的。

驀地間，第一陣痛苦襲擊了少校全身，痛楚來得太突然了，令他有股椎心刺骨的那份難捱！然後，他感覺到全身分爲兩段似地，這種疼痛逐漸蔓延，好像從腹部延伸到手、足了，他的雙唇顫抖着，口中乾渴極了，有如滿口砂礫般，接着雙唇有了刺痛感。他不停地發出苦痛的呻吟，並從椅子上倒向沙地上。當他倒在沙灘時，卻感覺到耳際傳來拍、拍的聲音，這個聲音令他回想起那隻掙扎中的蠍子魚。但是疼痛已漸加強，可是痛苦不堪中更加清醒他的腦力。他想到一件事，對了！一個未完成的心願——實驗。無論如何，他必須來到八爪章魚的地方給他餌食。

「喔！小章魚！我的小寶貝！這是我最後一次餵你了！」

史邁司不斷地自言自語着：神智雖已模糊，卻仍強自支撐自己，在沙灘上自行摸索着他所要的面罩，然後吃力地用顫抖的雙手把它戴好，並拿起仍插上蠍子魚的魚叉，以另一隻手來壓住苦痛的腹部，在沙灘上勉強地匍匐爬行，企圖來到海邊。

從岸邊沿着珊瑚礁向下潛，大約五十碼左右才能到達章魚的洞穴，只是此時的少校，中毒已深，痛苦難當，他在面罩中不時發出苦痛的呻吟聲。他蹣跚地爬行，終於游到接近目標處，由於此地已近深海，少校必須站起來，雙腳卻無法承擔痛苦的煎熬，一會兒前進，一會兒又向後仰，像是一個受到繩子操縱般木偶，前後搖擺不定。但是他憑着堅強的意志，一步步地來到礁石邊，然後以最大的力量確實地站穩。他喘着氣，將面罩拉開一條縫，讓流入的海水洗去面罩上面的霧

氣，這時，他看清了，血滴湧上他的雙唇，那是他在吃力下咬緊雙唇時的後果。現在，少校所關心的是那個章魚洞穴，他謹愼地蹲下來，不錯！正是這個洞穴，褐色的洞穴內，章魚正在若有期待似地不停地蠕動着，到底爲什麼？這隻八爪章魚這麼的興奮，一個自然的下意識，他才看清了原來自身的血液正拖成一絲的黑血，形成一條長的線型，又劃成一個漩渦，往下流動。當然，他十分清楚，這個混蛋正在品嚐他的血味。此時，一陣隱痛又突襲而來，少校不由得踉蹌地後退，但是他不斷地向自己說着：「喂！振作點，不要昏過去，你必須讓這個傢伙送給小章魚，作爲今日最後的獻禮！」果然少校竭力鎭定自己，捏着那把叉上蠍子魚的魚叉伸入洞穴中。

章魚會吃下這個餌嗎？這是一隻殺死自己的致命餌，章魚是否會耐得住這種毒液？倘若班格瑞教授在場的話，那該多好？哈！果然八爪章魚已伸出了三隻觸手了，三隻觸手興奮地在蠍子魚的周圍蠕動着。就在此時，少校的眼前彷彿蒙上一層灰霧，什麼也看不淸，他明白，這是將要昏迷的前兆，爲了淸醒自己，他用力把脖子搖一搖。喔！他看淸了，章魚的觸手已全力武裝了，只是，牠並非衝着蠍子魚餌來的，而是朝向自己的手臂而來的，少校的雙唇不由得因章魚的這個舉動而興奮起來，這一刻正是章魚和自己握手的時候。太好了！這是多麼美妙的感情啊！

然而，此時的章魚觸手，毫不客氣的捲住少校的手臂，這時，少校才警覺到自己的處境的恐怖。現在，他要全神貫注地把魚叉往下揮動，企圖把蠍子魚叉入章魚的身體，不料，章魚伸出更

多的觸手，一隻又一隻地捲繞他的全身。少校慌亂地趕忙把面罩取掉，可是已慢了一拍，只是一聲慘叫，就在悶閉的面罩中留下一個簡短的悲鳴，一個一個的水泡慢慢浮上水面而告消失。水面上，沒人知曉他的腦裂業已捲入深沉的大海中，不久，海面上又浮上接二連三的泡沫，少校的雙腳也已浮上來，身體隨着波浪而飄動。章魚正用尖嘴在少校的右手上摸索，並朝手指方向開始品嚐牠的獵物了！

數日後，二位來自牙買加的年青人駕着獨木舟發現了這個軀體，他們用少校用過的魚叉刺死了那隻章魚，然後用魚叉把章魚翻過身來，剝掉頭部，最後將這兩個屍體一同搬上岸來，並由當地警察處理這個案件，而章魚也成爲年青人最佳的佳餚了。

當地報紙報導此一事件，但爲了避免引起觀光客的不安，只約略以溺斃一詞來說明這件事。

在倫敦的詹姆斯·龐德也看到此一報導，雖然心中仍不擺脫少校自殺的推測，但也同樣以溺斃一詞來結束對史邁司一案的調查，報告完成，並寫下日期，歸檔併存。

驗屍的卡查薩克醫生將少校離奇可憐的慘狀作了詳細的記載。令人惋惜的是：昔日那位英姿煥發的秘密組織人員——史邁司少校，終於落得與章魚同歸於盡的命運！

二、名媛之寶

在六月初出現這種天氣是極其少見的，而異於往年的情況，乃是相當炎熱的氣候。詹姆斯龐德過目了轉送來的文件而將手中的灰色彩色鉛筆擱下，這枝彩色鉛筆原本亦即對文件必要作雙0組的記號時所採用的；然後，他將上衣脫掉，但是，卻沒有將上衣掛於椅背，當然也沒有掛於瑪莉庫得奈特花錢買來的衣架上，而這個衣架乃懸掛於龐德的房間要到達另一房間的節省施工之綠色門的背面，龐德將解下的上衣隨意往床鋪上丟了過去，他認爲上衣並不須維持燙好的外觀；目前也無新的任務到來，可說是太平無事之時候，最近已連續數星期來往的電報都是往昔一般常見的內容之電報而已；談不上有機密的日報，甚至一般的報紙也無重大新聞，即如同都在打哈欠度日——但是，報社方面仍會考慮讀者們的興趣而往往於報上刋登某些社會新聞或家庭性的醜聞；機密文件或一件即需多少錢的消息新聞都是登載着壞消息，龐德深感這些印刷的紙張並不值得一看。

龐德最討厭這種無事可做的眞空狀態。他隨便翻閱着「蘇俄爲了進行暗殺而採用裝置橡膠把手的小孩玩樂的便宜貨手槍來發射出氰酸毒氣」的科學性的論文，又深感其乃令人厭倦的論文，

使他隨意一頁一頁地大略過目，然而他的眼睛與精神卻始終無法聚精會神。這種氰酸毒氣若往臉上噴射，剎那間似乎極具功效。依據這項論文記載而言，二十五歲以上者，剛登上山坡或樓梯之時，剎那間將這種氰酸毒氣噴射過去，則產生功效，亦即此時被噴射者似乎會造成心臟麻痺。

房間內的一部紅色電話突然「鈴……」的響起，詹姆斯龐德由於正在糊裏糊塗的空想中，因此，受了驚嚇而本能性的將手揷於腋下，這乃是一種防禦的姿勢，但是，一瞬間，當他已感覺自己驚慌中的這種反射性動作之時，即將嘴用力緊閉着，電話鈴聲又響起第二聲，此時，他才拿起電話筒。

「是嗎？」

「是！」

龐德掛下電話而從椅子站起身之後，就拿起上衣隨意披在身上，此時，感覺似乎完成了一件事，又想起電話未響起時卻好像在船艙中打瞌睡一般。此次即擔任艦橋的勤務。當龐德要走過更衣室時，突然想要觸摸瑪莉庫得奈特的白晰誘人的粉頸，可是，尙能克制了這個衝動。

「去M那裏！」龐德隨意的告訴了瑪莉庫得奈特，而來到鋪有地毯的走廊上，龐德所屬的組和隔壁間會發出嗡嗡音響的通信部之間有一條走廊，龐德就是經過這條走廊才來到搭電梯之處，很快地，即到達九樓。

從瑪蓮伊卡伊小姐的表情卻察覺不出任何消息，過去，這位小姐若是其情，則必能從她的神情或動作稍加推測——內心有着興奮感或好奇心，或龐德有困難之時，往往會顯露出勉勵的表情或憤怒的神情；可是，現在這位小姐看到龐德之時，雖然露着微笑，卻是一副毫不關心的表情。此時，龐德立即猜想到大概是每個月例行的任務吧！一想到這種工作就深覺倦怠，因而當要進入之時，龐德也採取特殊的態度。

已經有客人在等待——但是，這位男人卻是龐德從未見過的，他坐於M的左側，當龐德進入而要坐於鋪有紅色皮革的桌子之一側的座位時，他一直沒有注視龐德，祇有當龐德正要坐下時才稍微望了一眼。

M冷漠的說：「凡休博士！你大概首次見到這位此處調查部的龐德中校吧！」

龐德對於這種拐彎兒的介紹方式已很習慣。

因而龐德即站起身來伸出手，凡休博士也從座位站起身來，當他的手碰到龐德的手之時，似乎摸到毒蜥蜴的觸角一般而慌張的又坐下。

倘若他注意觀察了龐德而能夠自龐德的身體輪廓上感覺出任何某種狀態來，則這位博士的眼神確實敏銳，即如同千分之一秒的照相機快門一般，這些感想立刻在龐德的腦中浮現，又想着從他的眼睛動作敏捷而言，一定是某方面的專家，看樣子對於人類也許不很感興趣，可是，對於事

物或理論方面似乎相當有興趣。龐德認爲「M不應該毫無透露有關這位客人的內幕，也許M有心要戲弄我這位部下，卽如同孩子們的惡作劇，若可能之下，也應在我與這位博士首次見面時卽多少說明了有關這位博士的來歷或內容。」可是，龐德又想起十分鐘之前，自己確實深感倦怠，因而心想或許M先生和自己同樣也難以忍受六月裏的炎熱氣候，且同樣處於無事可作的眞空狀態下而突有客人來訪的緊急事件——也許，這祇是個小事件——但是，也由於尙有這個小事件，才能打破無事可作的眞空狀態，因此，M先生卽以最大限的享受着展放的開朗感，亦卽他或許就想從這個事件而能夠享受最大限的工作感覺，且能由此打發自己的倦怠感。

這位凡休博士是個中年人，有着玫瑰色的膚色，似乎是個營養極其充足者，穿着打扮都很體面，他穿着深藍色又有四個鈕扣的西裝，而袖口可以翻摺的形式，結了一條絹製的領帶而使用珍珠的領帶夾，衣着很潔淨，袖口的鈕扣似乎以古代銀幣製作的，很美觀，他所戴的眼鏡還附帶了一條又粗又黑的眼睛鍊，從這些外表視之，龐德感覺這個人好像與文學方面有某種關係，可能是位評論家且又是個未婚的光棍——或許有同性戀的傾向。

M先生終於開口說：「凡休博士是古代珠寶飾品的權威專家，也擔任着稅務機構和警察機構的顧問，但是，關於此乃是秘密卻不可洩漏。坦白說，他今天會來此處，也是經由我們熟悉的MA五所介紹的，和我們的忽莉蕾斯達因有關。」

此時，龐德的眉突然動了一下，因爲瑪里艾·忽莉蕾斯達因就是在這個秘密情報部中，替KGB工作的間諜；她就在通信部辦公，爲了她而特別讓她在密室辦公，她的任務乃在管理紫色暗號——這種暗號也是爲了這位女人特製的暗號，每日必須有六次向華盛頓CIA發出長篇電文亦卽採用這些暗號來編文，這個電文是第一〇〇組要製作的，而這個組的任務是要利用雙重間諜，將眞正的事實與無害的眞相報告，有時甚至將荒唐的假情報混入來編造電文。從瑪里艾·忽莉蕾斯達因來到這個秘密情報部工作時，大家內心已知她是替蘇俄工作的，因而爲了讓蘇俄人能夠獲得這種電文消息——使她能夠接受且能閱讀——亦卽反而利用她，有時也將假情報給了她，故意讓她竊得紫色暗號的關鍵部分，此乃需要極其微妙手段的高度秘密作戰，不過，最近三年之間，一切都很順利的進行，雖然，瑪里艾·忽莉蕾斯達因能在本部的福利餐廳聽到大衆的談論而得知一些情報，可是，這種程度的危險是無法防止的，但是，她並非很有魅力的小姐，因此，在秘密情報部中，仍不至於構成秘密上的危險，乃由於無良好的人際關係。

M對凡休博士說：「博士！你能否將事情的概略情形向龐德說明。」

「當然！」博士說着又稍微瞧了龐德一眼，但是，很快的又將眼光移至另一方向，而看了自己的皮鞋，喃喃地說：「啊！事情的眞相是這樣的！中校！相信你也聽過法貝爾奇這個男人吧?!他是蘇俄著名的寶石師。」

「在蘇俄發生大革命之前，即以寶石製成故事中出現的復活節彩蛋而獻給了蘇俄的皇帝和皇后……。」

「果然不錯！這種手工藝也是他所擅長的一部分，其他，他所製造的優秀骨董作品也很多，而且這些作品在目前已很廣闊的被稱爲法貝爾奇作品，極其著名。對於這些作品中，優秀的部分在市面上之喊價很昂貴——至少必要五萬英鎊以上。最近，其中很有趣的作品也傳到我國，即稱爲翠玉球體，的確看得出是優良的技巧，這種技巧祇有在他過去自己所畫的圖畫中才看得出的，總之，這個財寶是從法國的巴黎經由郵局傳送來的，指定收貨者是瑪里艾・忽莉蕾斯達因小姐。關於這位小姐，不必我多加說明，你們也應認識。」

「這是相當好的理論，但是！博士！請問你何以知道這些內容呢？」

「這位長官剛才也曾向你說明過，我擔任着關稅局的任務，而對於有關的古代寶石以及美術骨董品的問題提供意見。此次，從外國送來的這個包裹，其內容物之表記價格登記着十萬英鎊，這種高價格的物品確實少見，因此，我才特別注意，當然！要秘密的拆開這個包裹的方法很多。拆開包裹——我先向內政部申請搜查令狀，然後才敢動手——接着，首先調查內容，再爲了必須評價而內政部即傳送我報到，我才看了斯羅蔓先生的研究報告書，當然！這分報告書乃有關法貝爾奇的報告書，亦即根據此報告書以及圖畫作爲參考，而能迅速的得知確實是翠玉球體，因此，

我才向內政部說明了表記價格也許太低，但是，我最注意的是表達這個寶貴的寶石作品來源的一封文件，由於這一封文件分別以蘇俄語、法語來寫的。」凡休博士說着而伸手去取M先生桌前有一張很像家系圖的照片，再將手搖動着以示請龐德視之，「這是我所拍攝的複寫本，簡單地說，按照那一封文件的記載而言，這個翠玉球體原本是忽莉蕾斯達因小姐的祖父於一九一七年直接向法貝爾奇購買的，也許由於他擁有這種 Louvre（法國巴黎的國立美術博物館）貨，而想到處尋找時機以高價售予人，可是，當他購得翠玉球體的第二年，即一九一八年就死亡。因此，這一份寶貝貨才傳至他的弟弟，而到了一九五〇年才傳回至忽莉蕾斯達因小姐的母親手中，這位女士自孩童時代即離開祖國蘇俄而來到法國巴黎。當時，白俄人逃命至巴黎者有很多，她的母親即與這些逃亡者居住而成長，雖然沒有結婚，卻生下了一個女兒，而取名爲瑪里艾・忽莉蕾斯達因，乃是個私生女。她的母親似乎是於去年才死亡的，結果，在那一封文件上，並無人簽名，但是，也許由於她的母親的朋友或遺產執行人認爲瑪里艾・忽莉蕾斯達因是理所當然的財產繼承人，因而才將翠玉球體傳送過來。我這麼說，也許你會想像得到我的確對這個球體極感有趣，但是，我又不能冒昧的向這位小姐打聽。上個月，蘇士比即表示着翠玉球體的所有者是某一位女性，因而公開的發表了要拍賣。這個事件是發生於一星期前，當時，我由於受到大英博物館的委託以及自己的各種工作關係，因此，很愼重的調查這件事。我也曾與那位女性會過面，當時那位女性的態度

十分穩定，而且還談論了一些與翠玉球體來源有關的那封文件，我一點都不敢相信，然而我才知這位女性是從事於國防部的工作，因此，我突然對她產生警覺心。我原本就是個多疑者，對於這種似乎可能具有微妙任務的下級公務人員能忽然得自於外國傳送過來的價值十萬英鎊的禮物，深覺有點苗頭。我爲了關稅的工作關係才和ＭＩＡ的某幹部結識，而將以上的事情告訴這位幹部，因此，理所當然的，這件事……就傳至我這裏來了。」凡休博士說到此即展開雙手，又很快地瞧了龐德一眼，接着說：「中校！我要告許你的就是這些內容。」

Ｍ也說話了：「謝謝你！博士。最後，我再問你一、兩件事，我絕不會爲難你，使然一直逗留於此。你看了那個翠玉球體而認爲是眞貨嗎？」

凡休博士的眼睛本來僅看着自己所穿的半長筒鞋，可是，聽了這個問話之後，即抬起頭而望着Ｍ先生的左肩的位置說話了：「當然！斯羅蔓先生也承認是眞貨。關於法貝爾奇的作品而言，無論是研究或作生意，斯羅蔓先生是屬世界第一的。法貝爾奇過去所畫的記錄本上沒有記載的，亦即行蹤不明的傑作品之一就是翠玉球體。」

「那麼！表示這個翠玉球體來歷的證明書，你認爲如何？這方面的專家對於這個問題有何說法？」

「這是合乎邏輯的。法貝爾奇的作品中，最高級的作品幾乎是暗中售出。按照忽莉蕾斯達因

小姐的說法，她的祖父在革命發生之前是個大富翁，而且也經常製造陶器。法貝爾奇的作品中，幾乎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流傳至外國，目前仍留存於蘇俄克里姆林宮的作品已寥寥無幾，而且祇寫着『革命前的蘇俄寶石飾品之樣本』而已，依照蘇俄公開解釋言之，這種物品在古代僅被資本家當作玩具罷了，當然，這不過是表面工夫，蘇俄人收集了很多優秀的法國印象派的作品，可是，表面上卻似乎輕蔑這些作品，同樣的理由之下，表面上對於這些寶石飾品也似乎不加理會又不重視。」

「這麼說來！法貝爾奇的作品在目前仍有幾件留存於蘇俄。你可否想過這個翠玉球體過去曾有一段時間一直被保存於克里姆林宮的某一角落？」

「當然！這是可能發生的事。克里姆林宮的財寶很多，如今究竟仍隱藏多少物品，誰也無法知道，當他們喜愛公開之時才會公開，這也是最近的事。」

Ｍ先生在煙斗上點了火而開始吞煙吐霧時，透過煙霧看到Ｍ先生的眼光很穩定，似乎對這件事毫無興趣。「如此說來，這個翠玉球體很可能是從克里姆林宮得到手的，然後再隨意揑造所有者的寶石來歷證明書，以送給替蘇俄工作而派至海外的同事，當作禮品或獎品贈之，這種假設是值得考慮的。」

「你說得很對！倘若突然將很多金額投入於他或她的銀行存款戶頭，則很危險，立刻會使他

人起疑，所以，以翠玉球體來獎勵能幹的工作人員作爲極其巧妙的辦法。」

「可是，要有決定性的作爲獎勵的金額乃必須將這個寶貴的禮品出售，才能夠得到金錢——例如以拍賣的方式，對不對？」

「你說的一點都不錯！」

「那麼！這個寶石在蘇士比那兒究竟能夠以多少價錢售出？」

「這就無法輕易地判斷。斯羅曼一定會以很高的價格購買吧?!當然！他會多少價格購買乃是他的自由而不會向他人透露的——縱使他自己要購買回去，也會以顧客的身分購買。至於能夠將價格提升至多高，就必須視其他顧客願以多少價格購買而定，總之，可能不會低於十萬英鎊。」

「哦？是嗎？」M的嘴角往下垂了一下，喃喃地說：「僅是個寶石飾品而已，怎會如此具有價值呢?!」

對於M先生這種無知的表現，凡休博士感覺很驚訝，因此，正眼瞧了M先生的面孔。「我的確深感吃驚！」好像安慰一般的說着。「你可知葛亞（Francisco José de Goya，西班牙的畫家，有很多宗教畫、肖像畫的作品。）的畫被小偷竊走的消息？在蘇士比以十四萬英鎊售出，然後又被送至英國國立美術館，像這種有名的圖畫若依照你的說法，即便是以一些畫圖材料及畫圖紙而已，又怎會有那種傻瓜肯付出那麼高的價格來購買呢?!」

M先生似乎想要道歉又想安慰一般的說：「請原諒我吧！凡休博士。我似乎表現得不太好。過去，由於我太忙碌而又毫無時間來欣賞美術品，又因領的是海軍士官的薪水，怎能買得起骨董品？坦白說，對於最近在拍賣場上往往會有人肯付出高價購買，幾乎令我看得發呆，因而才會講出這些話來！」

「當然！你要以何種眼光來視之，乃是你的自由！」凡休博士即以堅硬的口氣說着。

龐德感覺此時應該自己出面爲M先生解除這種尷尬局面，由於龐德深覺這位博士應趕快離開這個房間才好，乃因這位博士不在場之時，他就能與M先生討論這個奇怪的事件，如此一想，龐德即站起身來面對M先生說着：「那麼！到此爲止，我大概已經沒事了，這件事也已很明朗（別說謊好不好?!）祇是我們此處的那位小姐運氣很好而已，但是，凡休博士也爲了這件事很忙碌，我的確很感激！」接着，又向凡休博士說：「你要回到何處，我並不知，但是，我們能否派車送你？」

「不！謝謝你！我想順便至公園散散心。」

互相握了手，還講了一些分手的寒暄。龐德先生送博士至走廊，然後轉身回到房間。龐德一進入房間即看到M先生從抽屜取出蓋有「機密文件」紅色圖章的很厚的文件正在閱讀。龐德又在剛才他所坐的座位坐了下來，等待着M先生將文件閱讀完，在這個房間內祇聽到M先生翻着那份

文件的聲音，其他都僅是靜悄悄地；M先生又取出情報部人事錄所使用的蓋有機密的藍色圖章很厚的文件，而又開始閱讀，這份文件的表面與背面都打滿了字，M先生在閱讀這份文件之時，就沒有發出剛才那種翻頁的沙沙聲了。

過了一會兒，M先生又把這份文件看完了，因而收了起來，然後抬起頭來，喃喃地說：「很好！」M先生的碧綠色眼睛突然睜得很大而露出極有趣的表情，「剛才的那段話是很合理。那位小姐是一九三〇年出生於法國的巴黎。她的母親在戰爭之時，爲了國家而參加國民的反抗運動，乃是個相當活躍者，協助同志的逃亡運動，後來自己也逃出來。戰爭結束之後，那位小姐即就讀於巴黎大學的文理學院，畢業之後，服務於大使館，她擔任大使館裏的海軍武官室的翻譯官，從此以後的情況就不必我再多加說明，你也應該知道。當時，她是作爲蘇俄國家保安部的嘍囉，結果，結識了她的母親參加民衆運動時的一位朋友而與他墮入情網——當然，這是不太理想的性關係，但是，從此她就受到對方的支配與利用。後來，這位小姐要申請獲得英國的公民權，不過，我認爲這是受到上級的命令才這樣作的；然而，由於獲得大使館的證明書以及她的母親參加民族運動的記錄，乃於一九五九年終於得到了英國公民權。當時，她就獲得外交部的推荐而派至我們這個單位來工作。但是，這位小姐卻作了一件失敗的事；她要來此之前，她請了約有一年的假，而剛好在這些時間，列寧格勒間諜學校的哈金遜情報機構將這位小姐的內容報告過來，因此，由

此可見，這位小姐在列寧格勒確實受到間諜信任，所以，我方也考慮要處置這位小姐。第一〇〇組動用了腦筋而完成紫色暗號作戰的計畫，從此的演變就不必我再說，你也知道的。因此，前後約有三年，這位小姐就在這個情報部內爲KGB工作，如今她將要獲得獎品，亦即價值十萬英鎊的翠玉球體。但是，我發覺兩件很有趣的事，其一是KGB中了紫色暗號作戰的圈套，否則怎會發出這樣巨大金額的獎品來呢？這種行動對於我們而言，是很有利的證據，換言之，現在傳送給那位小姐的工作內容幾乎可以更加強——亦即可將三級的假情報故意交給她或甚至升高第二級也無礙；其二，倘若我們這樣作，則過去我們所無法了解的部分也一定能找出一些有利的證據來說明——換言之，這位小姐過去一直爲了那邊而來工作，可是，卻從未得到那邊的金錢支付，坦白說，過去我也曾考慮到這一個問題，雖然她在美爾日的喀爾音銀行有戶頭，可是，每個月僅存入五十英鎊，也不過只是存入了她的薪水，而她也是在自己的薪水範圍內過日子生活，但是，如今她由於獲得剛才所提到的那種像玩具的東西而將得到巨大金額的報酬，從這個事實來看，我們什麼都能了解了。」

M先生伸手取來了以貝殼製的十二吋的煙灰缸，而將手中的煙斗上的香煙灰打在這個煙灰缸內，臉上所呈現的表情似乎深覺今天下午作了極重大的工作而感到滿足。

龐德還是坐着的姿態而稍微運動腰部，此時，他很想抽煙，可是，並沒有抽，他想抽煙的理

由是要集中精神，因爲他感覺對於這個問題仍有一些部分似乎必要調查——尤其有一件事的要確須調查，因此，此時，龐德緩緩地說：「依你的說法，這位小姐在倫敦所得到的指令是否已經證實？她在何種情況下而來接受指令呢？」

「沒有這種必要吧！」M先生由於要把香煙葉塞入煙斗，因而似乎無心要來好好回答這個問題，隨意地說：「只要捉住紫色暗號的關鍵，那麼？她即可繼續工作，你可知？她每天有六次將需要的情報暗中傳達至那邊，所以，又怎用得着對她再作任何指令呢？KGB派至倫敦工作的分子也許仍不知有這麼一位小姐在此活動，但是，或許知道這個地區的主任，不過，你也知道我們這方的人仍搞不清這個地區的主任究竟是誰，我確實很需要對於這一方面的搜查者。」

聽到此，龐德突然感覺似乎有個直覺浮現於腦中，好像自己的腦中有一部照相機開始採取行動而將已經拍攝的軟片顯示出來。龐德此時就緩緩地說：「也許在蘇士比的拍賣場上，我們可以有所發現——或許會得知那個人是誰！」

「007！你所說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卻想要聽聽你的說明。」

「是嗎？」龐德的聲音似乎充滿着自信，因而又穩定又有力。「凡休博士剛才也曾說過，大家彼此競爭着而會將價格調高——他也說過有一位商人叫斯羅曼，這個商人可能會將價格調至最高的價格。凡休博士曾說過蘇俄人對於法貝爾奇的內容不太了解也不太關心，因此，對這件東西

的眞正價格應該也不內行，無論如何說明都反應着KGB的人對於這種東西不太了解。至多只是無憑據的價格——對了！若針對翠玉部分來估計，也許是相當於一萬英鎊或兩萬英鎊的價格，如果只有這些金額，則與其說是凡休博士所說的一點財產，倒不如說是要給當間諜的那位小姐的報酬金較爲恰當。總之，倘若擔任倫敦地區主任的某一位男人乃是唯一了解那位小姐存在的人，則能得知獎品已經來此且是要贈予那位小姐的，這些內容者也唯獨那位地區主任而已，所以，很可能的情況就是擔任地區主任的某男人會先叫定適當的價格，然後才來調高價格吧?!因此，我們到蘇士比拍賣場觀看即可得知這位男人一定到拍賣場盡量將價格調高，因爲，我相信這位男人已經受到有關方面的這種指令，我的這種看法深信是不會錯誤的，所以，推測我方也一定會提出眞相而將眞相傳送至本國，此時，對方一定摸不着頭緒——爲什麼眞相會暴露出來?!當然，KGB有關人員也不知我會來參加拍賣而來得標，同時，也在現場佈置數架攝影機，如此，拍賣記錄的證據也會留下來，這麼一來，我相信大約一星期以內，外交部即將那個人當作「不受歡迎的人物」而下令逐出國外，可是，能夠擔任地區主任的人物才不會那麼呆板露出馬腳，因此，KGB再任命一位能夠代替這種工作者時，也許就必須考慮數月來選擇。」

M先生也考慮了一會兒才說：「你的提議也許很好。」說着將椅子轉動一下而面向窗外，從這個窗戶可以眺望倫敦的遙遠地平線，過了一會兒，M先生仍將全身靠在椅背而僅將頭側了過來

說：「好吧！你去找慕僚主任，請他將一切準備作好，而我與MIA方面連絡，因爲這是在國內作事，因此，地盤是屬於對方的，可是，獵物是屬於我方的，相信不至於橫生枝節。但是，不可作得過分，反而被搶走了那個像玩具的東西，因爲我們並沒有很多錢可購買的。」

龐德祇簡單地說了一聲：「我知道！」然後站起來迅速地走出房間。過去，自認頭腦清晰又能幹，如今可乘此機會來確切證實，若M先生又改變了主意，事情就不好辦了。

斯羅曼在利任得街一百三十八號開設一家既現代化又樸實的店鋪，在陳列櫃上就有很多新式的寶石以及一些舊的寶石；從這個外表來看，外行人絲毫無法探知這家店鋪乃是世界上拍賣法貝爾奇作品的最大店鋪；店鋪內鋪設了灰色的地毯，而陳列櫃是採用楓木料製造的，外表上並無極其豪華的陳列櫃之感；能夠看到數個這種陳列櫃——店鋪內也毫無法國一流商店的活潑氣氛，可是，再仔細一看，瑪麗女王、皇太后、現任的女王、希臘的波爾國王以及丹麥的霍列利庫九世等等王室所御用的鑑定都置於匾額裏，而裝飾在牆上顯目之極，所以，到店裏的顧客只要看了這些匾額，卽可知這家寶石店最特殊的來源。

詹姆斯·龐德到了這家寶石店就找斯羅曼先生，這個人大概四十餘歲的中年人，而有一副很帥氣的外表，聽到有人要找他就從人羣中走了出來。

龐德緩緩地說：「我是警視廳的人，我有重要的事必須與你談，但是，我們彼此並不相識，

因此，我首先請你確認我的身分。我是詹姆斯·龐德，你可以去詢問警察廳副總監羅那爾特·巴拉斯先生或他的直屬助手卽知，但是我並非警視廳直屬的人員，換言之，我只是對警視廳作了協助性的工作。」

這位斯羅曼先生有着很靈活敏銳的眼睛，可是，並沒有注視着龐德的外表，而露出了笑容說：

「請你先在那邊坐吧！因爲現在剛好有一羣美國朋友來訪——這些人就是時常與我們有所連繫者——我們正在閒聊中，說起來這些美國人都是居住於紐約五號街的老蘇俄商店的人。」

「哦！我知道那家商店。」龐德接着說。然後又說：「那家商店，裝飾着許多富豪才有的聖像。」

「你說的一點都不錯！」斯羅曼先生聽了龐德的口氣而對龐德似乎深具信心。斯羅曼就帶領着龐德往裏頭走了過去，經過鋪有地毯的狹窄樓梯之後，來到了一間很廣濶的陳列室，聽說這個房間才是這家商店放置寶石之處，黃金、鑽石以及作了各種各樣加工的寶石環繞於四方的陳列櫃中而發出極其有力的光輝。

「請坐！你抽煙嗎？」

龐德沒有回答而，把自己的香煙取出來，然後緩緩地說：「聽說明天在蘇士比有法貝爾奇作

品的拍賣，我是爲此件事而來的——也就是那個翠玉球體。」

「哦?!原來如此！」本來一副很開朗的斯羅曼突然顯示着一剎那的不安感，因爲從他稍微皺眉頭而臉上顯示出幾條皺紋即可察覺出，接着又說：「難道你所說的那個翠玉球體出了什麼問題嗎?」

「並非你想像中的嚴重問題，只是對於實際上的拍賣感到興趣而已。我對於擁有這個寶石的忽莉蕾斯達小姐也並不陌生。也許有人會調高價錢也說不定，我就是來看什麼樣的人物會叫出多少價格——換言之，或許你們這家商店會掌握着指導權也說不定。」「很有這種可能性吧！」斯羅曼先生雖然很小心謹愼，可是，也很率直的這麼說着，接着又說：

「我也推測一定會有這種局面，此乃金額極大的貴重物。是我隨便聽到的消息也只限於此外來談論，據說〈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帕特公紀念館〉會來參加，我相信美國紐約的美特勒波里丹美術館（Metrodolitan）也會來參加吧！但是，你所要尋找的也許是某方面的犯罪吧?倘若我沒有猜錯，關於這一問題，你不必擔心，因爲我深信在這種場合是不會有惡徒來插手的！」

龐德就說：「你猜錯了！我們所要追究的並非犯罪者。」龐德現在開始懷疑能對眼前這個男人談論到什麼程度。能對自己工作範圍的事情保守機密的愼重者卻不一定能夠爲他人着想而來保守他人的秘密。龐德隨意將桌上的一塊用木料與象牙製的板拿了起來，這一塊板上寫着：

購買者會說：「不好！不好！」

可是，離去之後，自己卻又覺得很驕傲。

箴言第二十章十四

龐德看了這塊板上的這個箴言覺得很有趣，不由得發出聲音念了出來，然後說：「你會不會認爲拍賣場的情況也就是出售者與競爭購者之間的歷史可以從這句箴言看出。」說着也暗中注視斯羅曼先生的表情，「我所需要的就是這次拍賣場上有着這種靈活頭腦與直觀性好的人，你能否幫忙我?」

「當然！但是，我必須如何才能幫忙你呢?你應該告訴我！」這樣說着而揮動一隻手向龐德表示，「如果你擔心的部分是神秘問題，那麼！你大可不必擔心，因爲作寶石買賣的商人經常與秘密有所接觸，已經很習慣了，所以，警察廳對我們這家商店很信賴，也因此，警察廳以往對我們商店助力很多。」

「這麼說來，如果我自我介紹是國防部的人，你會有什麼反應?」

「還是一樣的。」斯羅曼先生這樣說着。「對於我的這種區別與立場，你當然可以完全信賴我。」

龐德下了決心，因而說：「好吧！當然這就與國家公務員機密保持法有關。競價的對象——

也就是對於和你爭奪調高價格者，我們認爲這個人很可能是蘇俄的間諜，想要來了解這個人的眞象。可以說，這就是我的工作，但是很遺憾的，超過這個程度的內容仍無可奉告，同時也沒有讓人知道的必要。我必須拜託你的是，明晚與我一起到蘇士比而能夠一起尋找這個人。不過，很遺憾的！我無法頒發勳章給你，但是，只要你能夠幫忙我，我會很感激你！」

聽了這番話之後，斯羅曼先生突然顯出一股勁兒地說：「無論任何事，我都很高興去作，可是！」忽然表情變得很莊重，然後接着說：「事情不一定能順利進行，此乃可猜測得到。目前可清楚斷定的是主持拍賣的蘇士比老闆彼德・威爾遜先生的問題——換言之，對方隱藏着自己的意思而來參加競爭時，也就是自己完全不動而來參加競爭的方法也有幾千種。譬如說有一個人已經決定自己的作戰方法，而事先將一些暗號與彼德・威爾遜商量好，拍賣之前，彼德・威爾遜也絕不會將這些暗號讓他人知道。倘若知道價格的限度，則這位顧客反而不能隨意來調動了。還有，我們可想像得到的是在拍賣時最重要的是秘密，縱使和我一起去，也不會告訴你吧！大概我在調高價格時會採取主動性！對我而言，我能夠調高的限度——寧可說是顧客委託我的意思——也就是調高的限度已經暗中決定。問題在於對方能夠調高至何種程度，倘若我方能夠知道，則事情就好辦了。現在聽你這麼說，對我也相當有利，因爲我可以向顧客們發出警告，乃是必要他們覺悟相當高的價格。如果你所說的人是個很有膽量者，那麼！我也許也會陷入苦戰，當然！拍賣場上

也會有其他顧客來到！如此看來！那天晚上一定很熱鬧，聽說也會在電視節目上播出，因而已經邀請某些百萬富翁、公爵或公爵夫人等等的大人物來參觀的，這就表示蘇士比有盛大的拍賣會，當然！這是個最佳的宣傳廣告，場面一定很大，而且令人驚嘆，如果在這種場合中又有間諜的謀略加入，則一定會引起極其喧嘩的場面。其他還有什麼事必需作的？只要找到這個男人的眞象就可以嗎？」

「是的！只有這樣而已。你打算將價格調高至何種程度呢？」

斯羅曼先生以黃金色的鉛筆「卡卡」地敲打着前齒：「哎！就是這個問題，我無法奉告。我內心中應該了解自己會叫價到什麼程度，但是，此乃我這家商店的顧客秘密，所以，我無法隨意透露。」說完之後就深深嘆了一口氣，又說：「對了！如果價格跌至十萬英鎊，那麼！我也會感到驚訝的！」

「說的也是！」龐德說着，「不過！必須如何才能進入拍賣場呢？」

斯羅曼先生從口袋掏出鱷皮製的錢包，打開錢包而從裏頭取出兩張凹板印刷的卡片，將一張交給龐德，然後：「原本這一張是我太太要使用的，現在轉交給你吧！至於我太太的座位，另外再想辦法。這上面寫着B5——由此可見，是中央前排的好座位，而我的卡片是寫着B6。」

龐德接取了這張卡片而仔細看着上面印刷的數行字：

《蘇士比公司拍賣場介紹》

豪華寶石類一箱

以及

某夫人所有的卡爾・法貝爾奇作品之骨董珍品

憑此證可至中央拍賣室，僅限一人用

六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九點三十分（嚴守時間）

入口處：聖・阿基街

「這不是在邦得街的古式喬治王朝風格的入口處。」斯羅曼先生說。

「邦得街如今變成單行道，因而在後門處將屋簷延伸出來，地面上也鋪了毛毯。不過……」說到此就從椅子起身而說：「怎麼？你想跟我來觀看法貝爾奇的作品嗎？因爲我父親於一九二七年時從克里姆林宮購了數件回來。你先觀看了我所收藏的作品，也許就會了解大家爲何對於此次寶石作品這般重視。當然，若要與這次的翠玉球體比較，則除了皇帝的復活節彩蛋以外並無一件能與這個翠玉球體相比較。」

過了一會兒，龐德觀賞了鑽石、各種光澤的黃金飾品、具有光澤之半透明的七寶物等等，看得幾乎眼花繚亂，然後才從阿拉丁（Aladdin）一般的洞窟之地下室出來。接着，又爲了打發時

間而隨意到像白宮般的建築物之官衙附近蹓達，人很多；散步之時，注視到一位男人，龐德認爲這個人極具有居住在倫敦的蘇俄間諜大匠的風格，雖然對於這個人並無得知任何消息，可是，龐德的確必須作好周密的計畫以便進行。

翌日，龐德從早晨就很興奮，找了藉口而進入通信部，然後緩緩地走到一個小房間，這個房間是瑪里艾・忽莉蕾斯達因小姐與兩位助手一起操作暗號機的小房間，亦即發信紫色暗號的暗號機。龐德順手拿起裝訂好的資料——按照規定，他可以自由自如地將本部一般的資料拿去過目——如此，他很細心地過目了整理好的這本資料。這種資料對於華盛頓ＭＩＡ的一般職員而言，也許看也不仔細看而很可能於短短的三十分鐘即可處理掉的資料，可是，這種資料若在莫斯科，仍很愼重的傳送至ＫＧＢ的首腦處。龐德對着兩位助理小姐開玩笑，此時，瑪里艾・忽莉蕾斯達因也從暗號機的一旁而稍微抬起頭望了這邊，又似乎作了禮貌上的笑容而已。接近到這種人的身旁也會感覺這位注重裝飾打扮而身穿白洋裝的小姐之內心一定隱藏着令人恐懼的秘密，因而龐德也免不了有些緊張感。這位小姐的臉色蒼白，且從身上似乎找不出青春痘般的東西，頭髮是黑色的，可是，並無魅力，寧可說她是令男人乏味的小姐，這種小姐一定沒有男人追求她，同時，交際的朋友也很少，她是個私生女，這種小姐應該是脾氣不好、舉止動作也粗魯、容易對社會產生不滿，也許這位小姐的人生中唯一的喜悅是隱藏在扁平的胸部裏的一些秘密——自認爲比任何人

更聰明，而且每天能夠給社會帶來了某種報仇的一些知識——由於自己醜陋難看，所以，對於輕視我或不尊重我的社會，我就盡其力量來抵抗；這種小姐也一定會想着「有一天，這個社會中的這些人一定會懊悔莫及！」這是異常心理者共同會有的感覺——也是醜陋難看者要對這個社會作的復讐。

龐德悠哉地在走廊走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今夜裏，那位小姐會發財，大約可得到猶大（Judas）的三十個銀幣之一千倍的財產，亦卽獲得作爲通敵者的極大報酬。也許有了這些鈔票之後，那位小姐的性格會改變而又可過着幸福的生活?!或者她會到一流的美容院去美容?!也或許穿着最高貴的衣料服飾而居住於最豪華的公寓?!但是，M先生曾經說過，更提升紫色暗號的作戰也就是要來考驗更危險的謊言，這種工作的成功與否之影響一定非常大，倘若把稍微有了差錯或故意揑造的謊言或無憑據地亂七八糟的事情揷入翻譯文，則KGB方面也會覺得莫名其妙，而這種事若再發生一次，KGB就會知道被人戲弄了，此時也許更會感覺到過去三年之間，原來是受了戲弄，終於知曉這種恥辱之後，接着，復讐的行動也一定會迅速展開，他們會認爲瑪里艾・忽莉蕾斯達因就是雙方的間諜，她不但爲蘇俄效力，同時也爲英國效力！結果，這位小姐一定會迅速地被除滅——前幾天，龐德曾閱讀過有關毒藥氰酸的水槍記事，也許這位小姐會受到這種水槍的攻擊而死亡。

龐德這樣想着，望着里仁得公園的樹林而聳聳肩，內心又慶幸自己和這位小姐的工作無直接關係，也就是這位小姐的命運並沒有掌握在龐德的手中，但是，這位小姐已經陷入危險謀略的機械中，再幾小時之後，經過拍賣而她能夠得到一些財產，不過，倘若她的壽命能夠享受到這分財產的十分之一，就已經很不錯了。

蘇士比後方的喬治街路邊已經停了很多汽車與計程車，龐德是搭乘計程車來的，他付了計程車費就下車而跟隨着人潮走，朝向房子搭出來的天棚走了過去，又上了樓梯，要進入會場時，就有穿制服的守衛在收入場券，同時也交給龐德一份目錄表，龐德就和很多穿着華麗又興奮的人一起走上寬濶的樓梯，經過陽臺而來到中央的拍賣場，已經來了很多人。龐德很迅速地找到自己的座位，這個座位是在斯羅曼先生的座位之隔壁，斯羅曼先生取出備忘錄的記事本置於膝蓋上正在寫字，龐德首先望了望四周。

這個房間的天花板很高而且房間很廣大，大約有網球場那樣大，裝潢佈置很美觀，富有古色古香的氣氛。很合乎古代的兩盞美術燈正放射出極具温暖的光線而恰與圓型天花板的放射性照明裝設很配合。天花板是玻璃製的又有一部分以木板遮蓋，乃爲了遮蔽陽光，由於午後的陽光過分炎熱的關係，如此，這些木板窗戶已成了關閉一半的狀態，牆壁的橄欖色。而在這個牆壁上掛着各式各樣的圖畫和壁毯，其中有一副巨大的狩獵光景的壁毯。在這個大壁毯的中央處而又比地板

高一段的地方，乃是許多電視臺或攝影機以及攝影師聚集處（當然，其中就有ＭＩＡ派來的攝影師，也有星期日週刊記者使用的照相設備。）又有一些金箔椅子，而這種小的金箔椅子上大約有一百名的觀衆與顧客坐着。在高一段的木製壇上，有一位外表很帥的拍賣主持人正以穩定的口氣高昂的講話，當然，大部分的人就很專心地注意這位主持人的談話。這位主持人穿了一套美觀的晚宴服，而在口袋上插了一朵康乃馨花，他以不太有力氣的口氣且手腳也不動的繼續講話。

「一萬五千英鎊。一萬六千英鎊。」說到這裏卻停頓一下而看了看前排的一位顧客，「怎麼樣？」那個人立即揮了一下手中的目錄表示跟進，「好極啦！叫價漲至一萬七千英鎊，一萬八千英鎊，一萬九千英鎊！好！現在又漲至兩萬英鎊了！還有那位？」如此以穩定的口氣而平穩地一直喊下去，臺下不時掀起一陣輕微的騷動，大夥兒交頭接耳的情況熱鬧至極點，這種狀況即如同聽衆配合和尙的說教一般，頻頻地表示極佳。

「現在賣什麼呢？」龐德一面打開目錄表又一面隨意地問。

「現在拍賣的是第四十號的拍賣品。」斯羅曼立即回答，「服務員置於黑絨布之盒子內的那個鑽石項鍊，大概就有兩萬五千英鎊的價值吧！由於有個義大利人似乎存心要讓那對法國人夫婦搶購，否則大概兩萬英鎊即可到手，假如是我大概會出價至一萬五千英鎊，我也的確很想得到，因爲這件物品很好，確實是個漂亮的鑽石，倘若這種價格，反而不划算。」

果然不出他所料，價碼升至兩萬五千英鎊時。主持人手中的木槌敲了一下桌子而發出「卡！卡！」的聲響，由於主持人不拿木柄，卻拿着木槌的頭部，爲表現出很威嚴的敲打姿態，「好！就這麼決定了！」彼德・威爾遜如此宣布着，立刻就有一位販賣部的辦公人員走向那位出高價的購買者而錄下他的身分與住址。

「眞的是預料之外！」龐德突然這麼說。

斯羅曼先生聽了就抬起頭而看着龐德問：「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我首次參加拍賣會的，我一直聽說過，主持人要以木槌敲打時一定要敲打三次，大概是爲了提示其他顧客把握最後叫價的機會吧！不過，我也覺得這樣作才夠意思。」

斯羅曼先生聽了之後，不由得笑了出來：「倘若在中部的夏宜阿諸州或愛爾蘭等等的鄉下地方，也許還有像你所說的這種情況，但是，至於倫敦的拍賣場，自我參加至今都是依照今天的這種拍賣法。」

「眞可惜！我覺得那種鄉下的方式才夠戲劇性。」

「你不必着急，若想要觀看戲劇性的，等待一會兒立刻就會出現，這是那個主要戲劇演出前的最後拍賣品，因此，你馬上即可享受得到了！」

有一位服務員從黑絨布的盒子內將閃閃發亮的紅寶石與鑽石的珠寶取出來供大家觀看，龐德

立刻低頭看了一下手中的目錄表，目錄上寫着「第四十一件」，接着又以流利動聽的文章寫了如下的說明——

極其華麗又具有來歷的紅寶石與鑽石的手鐲一套，正面是波型鑽石的邊緣裝飾，而裏頭有一個大、兩個小的橢圓型紅寶石裝飾，側面和背面以鑽石與紅寶石交互連接，而在連接處有着鑽石雕刻成的花樣，以及以一顆紅寶石爲中心的黃金色底面，能觀看到毛細狀的漩渦型模樣交互連接着，而且這個手鐲扣起之處就有橢圓型的扣子，這個扣子也鑲着很多寶石。

註：根據擁有這一套手鐲的家族說法，這件物品原本是費茲柏太太（一七五六～一八三九）所有的。後來，她與衛爾哉蘭公爵結婚，這位公爵也就是日後的喬治四世，這種事實可以從下面的事實得到證明。「一八三三年，科茲銀行所保管的機密文件到了一九〇五年在王室的准許下卽開封查看，此時就看到費茲柏太太與衛爾哉蘭公爵的結婚證書，也看到了其他的證據。」

這一套手鐲大概就是費茲柏太太交給她的姪女。當時，特奧父良公爵很讚美這位姪女，他認爲這位姪女天生麗質且明艷動人卽似仙女下凡。

拍賣進行中，龐德悄悄離開座位而朝向會場後方的走道走了過去，在這個地方就有很多觀衆散散落落地集中於新的陽臺以及正門附近的房間內，而從閉路電視來觀察場內的拍賣情況。龐德迅速地從人羣中要找出蘇俄大使館內的兩百多位辦公人員中而他所認識的臉孔，因此，他到處走

動。當然，爲了今天，他也暗中收集了一本這兩百人的個人照片，而過去數日反覆地看着這些照片的臉孔。可是，現在在這一地方就有各類的人混在一塊兒，有商人，也有情報員，又有富者來看熱鬧，因此，要想找出照片中的一張臉孔絕非易事。龐德看到有一、兩位臉孔較特殊者，在心裏認爲似乎是蘇俄人，但是，也有可能是歐洲的其他民族，又有數位是戴着太陽眼鏡，最近，太陽眼鏡已非特殊的裝飾。由於找不到目標者，龐德又回到自己座位，心想：蘇俄那邊的人也許在拍賣開始時一定會露面吧！

「一萬四千英鎊，好！升到一萬五千英鎊，好！一萬五千英鎊成交！」主持人的木槌又敲了一響。

「先生！這件物品是你得到了。」

臺下又掀起一陣喧嘩，個人手中的目錄表又搖動了。斯羅曼先生掏出白色的絹手帕擦了一下額頭的汗水，回過頭看着龐德說：「也許再接下去，我就變得無用處了！不過，你自己想要購買的，自己就必須多加留意，尤其喊價一開始，由於在場者對於這種拍賣都是內行人，我可就不能再四處瞻望了，總之，你也不能回過頭看着與你競爭喊價的人，這是規定的。至於坐在你前面與你競爭喊價者，你卽可隨意視知，但是，這也很難確定，畢竟坐在前排者皆爲這方面的高手。當然！若你眞的轉過頭看，也是無所謂，也可以說，你大可四處掃視個不停。但是，你必須特別注

視彼德・威爾遜的眼神，你必要了解他在注意看那一個人，又必須注視有那一個人一直注意着彼德・威爾遜，也就是要知道那一個人在與彼德・威爾遜有所暗示的表情。當然！說起來容易，實際上也許困難了許多。如果你察覺某人經常與他交互眼色，那麼！接着，你必須注意他的動作，甚至任何一個小動作都必要注意，例如那個人抓抓頭髮、拉拉耳朵等等——總之，這些小動作都有可能是他們事先已經商量好的暗號，這種人絕不會將手中的目錄表抬高等等極明顯的動作！你懂我的意思嗎？還有！當我叫價而未達他們估計的價格之前，他們絕不會有所行動的，關於這一問題，你不可忘記。換句話說，他們傳以暗號示之，不會叫價競爭，我相信你也會了解這一重要問題。」斯多曼露出笑容說，「到了最後的決定性關頭之間，我當然會更提高拍賣熱潮，視情況而定，我會設法盡可能使他們露出眞相。當然！很明顯的，最後也許僅剩下那個人和我競爭。」說至此處，他卻露出一臉猜疑的表情，又說：「你也應預料到可能最後就會至此地步，因此，放心吧！」

從斯羅曼先生充滿信心的講話口氣來看，詹姆斯・龐德就感覺斯羅曼先生一定得到暗示而即使多花些錢也要將翠玉球搶購到。

鋪着黑絨布的高臺在很鄭重的情況下而搬至拍賣臺的前面，會場突然一片寂靜，以白絨布作成外表美觀的橢圓型箱子被搬至臺上，然後一位身着葡萄紅色的袖子、衣領、皮帶和灰色制服的

中年服務員恭恭敬敬地以鑰鎖打開了箱子，而把裏頭的第四十二件物品取出置於黑絨布的臺上，之後就把箱子取走。這是研磨很光滑而大約有板球大小的翠玉，在臺上發出彷彿綠色火焰般的光輝，令人深感這個世界難道眞有這樣美麗的東西！因此，會場中就聽到一陣又一陣的驚嘆聲、讚美聲，表面鑲有各種寶石和乳白色閃亮的頂點又配合着這種綠色即顯得極其美麗，因而這種讚美的騷動迅速地劃破了原有的寧靜，原本在後排者或在主持人旁邊的一些助理人員以及曾觀看過很多歐洲各國王冠寶石類者或寶石的內行人等等都不由得從後面推擠着擁向前，而睜大眼爲了要看清這類曠世奇珍，有的人簡直看得目瞪口呆。

此時，詹姆斯・龐德低下頭看着目錄表，果然是壓軸戲上場了，在目錄表上以很清楚的活字而且用很美妙動聽的文章印刷着如下的內容：

翠玉地球儀

一九七一年，蘇俄名珠寶家法貝爾奇爲了某蘇俄紳士所設計的，目前乃爲那位紳士的孫女所有品。

第四十二件。這是非常具有來歷的法貝爾奇的地球儀。

這個大地球儀是採用希伯利亞翠玉爲原石而雕刻爲球體的，重量約一千三百克拉，顏色很鮮艷又有光澤，這個翠玉球體可以說是按照地球儀來雕刻的，而支撐球體的枱座由四個精密雕刻的

黃金漩渦模樣構成，上面還鑲着很多玫瑰色鑽石以及小翠玉，乍看之下，好像桌上的鐘錶形狀的枱座。

在枱座的周圍有六個黃金製的小孩童遊玩雲間的模樣，而這些雲就如同天上的雲，由於這些雲是以水晶雕刻成的，又以玫瑰色的小鑽石琢成細小的線來作爲這些雲朵的外緣。

球體的表面刻着精巧的世界地圖，各國的首都所在處即以鑽石裝在黃金容器而鑲在各首都的地方，使之一目了然。球體就以軸爲中心而利用鐘錶的結構能夠慢慢地回轉，在這個回轉的結構上就有G・墨西的簽名，但是，這個簽名是在枱座的後方，因而從正面看不到，卻看得到作成貝色七寶的黃金帶在亮漆寫成羅馬字的文字盤之軌道上轉動。有一個紅紫色光澤的三角形的緬甸紅寶石裝飾於球面上，而這個紅寶石就有五克拉大，此乃表示時刻之作用。

高七英吋半，製作人亨立克・威克斯特列。表面以白絨布，下面以絹布且下面又有黃金鎖的蛋型盒子附着。

註：這個極其貴重的球體是法貝爾奇未製作的十五年前在某皇宮內見到一個小地球儀而產生構想才設計成的。

彼德・威爾遜沉默地掃視了一眼所有與會的人士，然後，才敲了一聲木槌而說着：「現在開始柏賣第四十二件——這是法貝爾奇親自雕製的曠世極品。」他突然停頓了片刻，深呼吸一下又

接着說：「底價兩萬英鎊，那麼！現在開始請各位叫價！」

斯羅曼先生對龐德耳語說：「我認爲至少很快會叫價達五萬英鎊。現在才開始！」

會場中，能看得到各處打開目錄以及互相商量的動態，也就開始熱鬧了。「三萬英鎊，四萬英鎊，……哦?!現在有人叫價五萬英鎊了……，好！又升至六萬英鎊……哦！七萬英鎊，好！八萬英鎊，哈！哈！現在已經升至九萬英鎊大關頭了！」主持人剛呼吸一口氣之後，立即又宣布：「哦！有人叫價至十萬英鎊了！」

在房間的各處掀起拍手聲，攝影機就對着正在電話那邊講話的三個人中的一位年輕人，携帶照相機就站在主持人所站的較高處而朝向那位年輕人拍照，此時，斯羅曼先生就說：「那位年輕人是蘇士比的兒子。正以電話與美國人通話中，也許是代理米物羅特里美術館工作。現在是我該喊價的時候了！」斯羅曼這樣說着而將手中捲好的目錄表抬高。

「十一萬英鎊。」拍賣主持人叫價着，在打電話的那個男人就點了頭，「十二萬英鎊。」又是斯羅曼先生抬高了目錄表。

「十三萬英鎊。」

那個以電話通話的男人似乎正與對方講話中——也許，向對方報告目前拍賣的實況。那個男人就對主持人稍微搖頭，彼德・威爾遜對那個男人望了一眼又迅速地看了房間內的每一個角落。

「十三萬英鎊的價值。」如此緩和的說了數次。

斯羅曼先生悄悄地對龐德說：「你還是多加注意，美國那邊似乎降低了行情，你作爲目標的那個男人也許衝着我而來！」

詹姆斯・龐德悄悄地離開座位，而走到拍賣臺的左側角落，此處有很多新聞記者。現在，彼德・威爾遜的眼光是對着房間的右邊後方角落，龐德看不出這個角落有任何動靜，可是，拍賣主持人又說了：「十四萬英鎊。」龐德又看了斯羅曼先生。過了數秒鐘之後，斯羅曼先生就舉起手伸出五隻手指頭，龐德認爲這就是斯羅曼所說的要對拍賣加以一種手段，也許故意這麼作而讓對方感覺自己能夠升價的最高限度之暗示。

「十四萬五千英鎊。」又是以銳利的眼光往會場的後方角落望了一下，這回也察覺不出任何動靜，可是，仍深覺他們彼此有信號的來往。「十五萬英鎊。」

此時，會場內又掀起一陣陣的喧嘩聲，有人拍手，有人喊叫着。這一次斯羅曼先生的動態比前幾次更緩慢，因而拍賣主持人把這個數字反復講了兩次，終於臉對斯羅曼先生說：「如此？」過了一會兒，斯羅曼先生又舉起五隻指頭。「十五萬五千英鎊。」

詹姆斯・龐德的額頭開始冒出汗水來，對於這個拍賣場的進行結果似乎無法預測，也許喊價已快達至最高限了，主持人又反復報價。

此時，有了一點動靜，原本在會場後方的角落而穿着黑色西裝、體格健壯的男人稍微抬高手且將自己的太陽眼鏡取下，這個男人並無鬍鬚，乃是個很平凡的面孔，看不出任何特徵——看樣子是某銀行分行的經理，也或許是某保險協會的會員，或者是一位醫生，他可能事先即與有關人員談妥暗號，因爲，當他仍帶着太陽眼鏡時，每一次都以一萬英鎊提升，而當他取下太陽眼鏡則似乎暗示着不再喊價競爭。

龐德看了許多携帶照相機者的那一方，哦！ＭＩＡ的攝影師伸出頭來，看樣子，他也對剛才的動靜已經有所發現，當他緩慢地將攝影機抬高之同時，閃光燈一下亮起。龐德回到自己的座位而小聲地對斯羅曼先生說：「我已看清楚了，明天再與你聯絡，很感激你！」斯羅曼先生點了點頭而已，他們彼此對話之後，眼睛仍銳利地看着那些搶購者。

龐德悄悄離開座位，迅速地走向大馬路來，也聽到了拍賣主持人第三次宣告聲「十五萬五千鎊」，說完之後又以手中的紙緩慢地敲着桌子「就是你標到！」

很多顧客此時才挺起身從會場各處熱烈拍手，有的人就站起來，這個時候，龐德已走到會場後方，而他的獵物還在鍍金的椅子之間，那個人此時又將太陽眼鏡戴上，龐德也戴上自己的太陽眼鏡。龐德很巧妙地擁擠在人羣中而與一些不相識者講話，如此跟着大夥兒往門口走，卻又很謹愼地跟蹤那位目標者的背後，此時才看清這個人的脖子相當粗而頭髮很長幾乎要遮蓋於肩膀上，

這個人的耳朵密貼頭部，而且，也許由於有點駝背而看起來他的背部稍微彎曲，在龐德腦子中突然想到一個人，就是彼德爾摩尼婁斯基，此人乃在大使館工作者，他的頭銜是農務官，啊！原來如此！

到了外面時，這個男人突然加快步伐而往克重特街走，龐德毫不慌張地往一輛已發動引擎且空車標示仍倒着的計程車跳了進去，立即對司機說：「就是那個傢伙！但是，不必慌張。」

「我知道了！」ＭＩＡ的司機就將汽車從人行道開至馬路來。

這樣一直追踪着，而那個男人在邦得街叫了一輛計程車，由於此時是黃昏時刻，因此，龐德能輕易地追踪着而對方也不會察覺。終於看到這個蘇俄人在公園地方轉入貝如窩搭，此時，龐德的確很高興，接下來只要確認對方是否會到根今敦使館的庭園之專用入口處即可，此處左邊的第一個建築物就是蘇俄的大使館。龐德心想如果一切皆能如自己所預料的，則事情就很單純了。通常在大使館站岡的二位巡邏警官今晚換了人，似乎特別選擇兩個人來，他們的工作乃在確認前面的計程車內的客人是否走進蘇俄大使館。

由於海外秘密情報部的證據、龐德的報告、ＭＩＡ的攝影師所捕捉到的證據，即可向外交部提出，這麼一來，同志彼德爾摩尼婁斯基一定會被宣布爲由於間諜活動不受歡迎而被驅逐出境。由於秘密情報站的冷酷事實，蘇俄方面就失去一位得力情報員，所以，今天拍賣場的收穫的確很

大，令人滿足。

果然！前面的汽車穿過了很大的鐵門。

龐德的臉上不由得浮現出很滿足的表情，而將身子稍微向前傾說：「司機先生！謝謝你！立刻將車子開回本部。」

三、從柏林脫險

詹姆斯・龐德躺在射擊場內，他躺臥的位置距離場中的射擊地點大約祇有五百碼之遠——這兒正是聞名世界的畢斯里射擊場。在他身旁的草叢中，豎立着一塊漆了白油漆的木牌，上面顯著的寫着「四・四」這個數字；在更遠的地方，豎立着一個如郵票般大小的方形柱子，其上面也標明着「四・四」——此時由於屋裏的光線逐漸轉爲暗淡，所以用肉眼注視，只覺得那個做爲目標的柱子，好似郵票般的粗細大小，實際上目標有六吋哩！龐德手執來福槍，透過槍上的紅外線瞄準器的裝置，可以在透鏡中，清楚的看見畫布上的標的。而龐德先生更能明確的區分——標的上淺藍色與褐色的部份；以及六吋大小的半圓形金色標的——此金色標的大小，正如黃昏時刻懸掛在角邊山山頂的半圓形月亮相仿。

詹姆斯・龐德開了一槍，擊中了黃金色標的左外側。但龐德覺得這種成績表現令他不滿意，因而再次望了一眼表示風向的黃色旗和藍色旗。半個小時以前，龐德就開始射擊，當時射擊場上吹着強勁的東風，而且風速仍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發出嗖！嗖！的聲音。龐德把風速調整器的刻度向右移動兩格，並很快的把瞄準器的十字中心線，對準目標的方向。然後再次權瞄準目標，把

食指扣在扳機上做好射擊的準備工作；然後輕輕的停止呼吸，彎曲食指穩定的拉動扳機——開槍射擊。

忽然間，在這個空無一人的肅靜射擊場中，響起了尖銳的槍聲，緊接着標的自然的倒下而消失了，起代而起的出現了一個人像標的，而表示射中位置的黑板上，已顯示出擊中的部位——這一次不是擊中左下方，而是擊中右下方；而且是擊中黃金色的標的部份。

「射擊得很漂亮！」從身後上方傳來這讚嘆聲。那是射擊場主任管理員的聲音。嗯！就是要這樣射擊——龐德暗自高興着。

遠處的標的又再次升起，龐德將臉頰緊貼在來福槍的槍托上。由於剛才龐德在射擊時，臉頰曾緊貼此處之故，所以仍可從槍托上傳來餘溫。現在，龐德再次透過瞄準器瞄準目標，同時右手很自然的伸向褲袋旁，順手擦擦手上的汗水，然後用手牢握住扳機下的突出部份；兩隻已經打開的腳，更向兩側跨開了一吋左右。現在龐德想要用很快的速度射出五發子彈，在連續速射的過程中，若這把來福槍，突然失靈產生故障，使得子彈的射程飛向標的以外的部份，不是成了使人震驚的趣聞嗎？但龐德想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因這把槍曾接受兵器部嚴格的檢驗與保養，一切狀況都很正常，在一哩之外，也能準確地射中標的。這是溫契斯搭公司，爲了提供美籍射擊選手，在世界性的射擊比賽中，爭取冠軍以奪取最高榮譽，才精心設計製造的三〇八口徑來福槍，適用於

國際實驗標的射擊。換言之，指此槍是以超水準的精密，生產製造的；所以它同時必備了精良的配件——譬如說：槍尾須夾在射擊者腋窩下的部份，其設計的彎曲幅度，吻合於人體功學與力學原理，能使它穩定的支靠在射擊手的肩膀；此外，爲了穩定的固定槍床和帶鈎的槍架，特別在來福槍的重心下方，設計了可供調整的螺絲裝置。兵器部並把普通的單發槍，改造爲附有五發子彈夾的連發式槍；龐德曾聽兵器部的工作人員談過，這種槍的特殊性能，只要一旦瞄準好以後，就可以節省每次扣扳機發射子彈的再瞄準時間約兩秒鐘，利用這兩秒鐘，做爲連續射擊時的休息時間。在五百碼的射程中，子彈是絕對不會跳出射擊標的之外的。針對龐德的任務而言，若第一發子彈沒有擊中時，接下來的兩秒鐘，自己的生命則處於危險狀況中；而且M先生曾提示過龐德，射擊距離大概不會超過三百碼，所以龐德打算把射擊的間隔時間，由兩秒縮短爲一秒——這種速度則與射擊的實際環境比較接近。

「準備好了嗎？」

「好了！」

「現在我從五開始倒數，預備！好，開始，五、四、三、二、一，射擊！」

地面受到輕微的震動，五發白銅小塊，也在五分鐘裏，隨着槍口噴出的火焰而被射出，在空中發出咻！咻！的響聲，標的倒下去了，並且很快地又浮升上來，自己的小圓點集中在黃金色的

標的處，唯獨不見第五發子彈的踪影——不在黃金標的下方，也不在外側黑色的邊緣部位。

「最後的一發太低了」，射擊場的管理員說，他把夜間用的雙眼鏡摘下來。「眞謝謝您，您們在此捐了不少東西，在每年整理一遍整個射擊場的砂時，總可拾到最少有十五噸以上的，良質之鉛或鉛片。我們把這些東西變賣，的確發了筆財哩！」

龐德站起來，兵器部的蒙奇斯下士從射擊俱樂部的房間走出來，他爲了拆卸來福槍與槍架，所以膝蓋着地蹲了下去，然後抬起頭看着龐德，帶着批評的語氣說：「太早扣扳機了，因此最後的一發沒打中！」

「我知道，不過爲了要測試我最快的射擊速度，因此才以此法射擊的。當然，這是一把很完美的好槍，我認爲它在整體與構造上都沒什麼缺陷，請你把我的話轉告給兵器部的主任吧！現在我想回去了，你大概能單獨的回到倫敦吧！」

射擊場的主任對龐德說：「就到此爲止，您休息吧！」同時填好龐德的射擊成績統計，然後交給他。用肉眼近接射擊兩次，而在五百碼距離之內，每一百碼距離射擊之後，才再延長距離，這種射擊總共有十發。「在黃昏，不太清楚的視線裏，有這種成績，確實相當高強。明年您再來此，相信一定可以爭得女王獎，最近，不少的人都從各地前來參加比賽——當然都是英國人。」

「謝謝你，可是我似乎無法一直呆在英國，無論如何，我都十分感謝，在我射擊時，爲我搶

任射擊管理的工作，」龐德這樣說着，並看了一眼遠方的鐘錶臺，這時左右兩側的紅色危險標示旗和紅色的信號用大鼓，都慢慢的降下去了，由此正確的表示，射擊到此正式結束，鐘錶的時刻正指着九點十五分。「本來我想請您喝杯酒，但我已與別人約好在倫敦會面了，所以我打算改在你剛才提到的女王獎比賽時，我再請你喝酒。」

射擊場的主任毫不考慮的點頭。龐德尚未來此之時，國防部已拍了好幾通電報，通知他龐德將來此，因而使射擊場的主任想了解這個人的背景、個性與長相……等等。射擊場的主任現在了解，無論何種距離之下，龐德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命中率，射擊成績相當好，在剛才射擊場已經打烊的黃昏時分，視線不太清晰的情況下，還能夠有這種突出的表現，實在不簡單。記得只有在每年的七月裏，在此舉辦射擊比賽時，龐德先生才會出席盛會，而爲什麼這次龐德來此之前，國防部頻頻來電通知？且再三命令射擊場的人，須要盡全力支持配合，它的理由何在呢？不但這幾點令他起疑，而且還指明要在五百碼的距離下，爲準備射擊而提出六吋大的黃金色標的，這是爲什麼呢？眞猜不透。因照普通的規定，在五百碼的射擊距離下，應該提示十五吋的射擊標的才對。其他也有一些令人摸不着頭腦的細節處理，例如：表示危險標幟的旗幟以及傳遞訊號用的大鼓，本來都是僅限於莊嚴的儀式中使用的，可是國防部卻明確的指示，必須在龐德的射擊時使用代表危險標幟的旗與大鼓，這又是爲什麼？是不是刻意對他造成精神上的壓力？或是要故意在他

射擊時，增加一些緊張氣氛？這人名叫詹姆斯・龐德中校，看樣子，他是位射擊的高手，可能他的大名留在英國的海軍記錄榜上，我一定要記得打電話問問海軍的朋友；在他離開射擊場時，曾表示已和別人約定在倫敦見面，在這種會面的時間，確實使人覺得詭異，可能對方是位女人。想到這裏，在射擊場主任平凡的臉孔上，浮現一種無精打彩的表情，在心中暗暗自語，反正這個傢伙無論看上那一位女人，總會產生一種非追到手的野心。

他們兩人同時相偕走向射擊場的後面，並穿過俱樂部漂亮豪華的後面，走到鐵製鹿形射擊標的對面，龐德的汽車之停泊處：「哦！好棒的汽車，」射擊場的主任這麼說，然後又問道：「你這輛車是不是特別向汽車製造廠訂貨，讓他們爲你特別製造的？因爲我從未見過這麼豪華的歐洲型汽車。」

「是嗎？這種跑車型的兩人座車，座位寬敞，故而放行李的位置就較小了，後來就把放行李箱的地方改得更寬敞了，就成了眞正的可以供兩人舒服乘坐的車子，可以說這輛車是已經被我任性的改變了。好吧！你也可休息了，謝謝你，」從汽車排氣孔發出轟轟的聲音，在後輪轉動的時候，使得地面上飛起一陣砂粒。

射擊場的主任，看到這輛車亮着如紅寶石般的後車燈，它沿着小路開往倫敦的大馬路上。主任轉身往回走，他想去找麥基斯下士，本來想要問龐德很多話，結果並沒有如願。這位下士把桃

花心木製成的槍，放進沒有軍隊標幟的卡奇色汽車，他仍是一副老樣子，不怎麼和悅的表情。射擊場的主任官拜少校，本來想依靠少校的官階，以命令這位下士，最後並決有這麼做。這位下士很快的發動車子，好似打算去追龐德般，動作十分快捷，故這位少校很不高興的又改變了去向，朝國際來福槍協會的辦公室走過去。這位少校打算到辦公室的圖書室裏，查閱有關龐德的資料，因爲他對有關龐德的一些內情，深感興趣。

詹姆斯・龐德，並不是去看女友，而是去見從哈那巴飛往柏林的ＢＥＡ飛機。龐德心想在飛機起飛之前，至少須留下一點時間喝上一杯，不！如果許可的話，要喝三杯酒；所以他開着車在開往倫敦的飛機場之大馬路上飛馳。同時對馬路兩邊以及路面的注意力都不大，一心一心的希望趕快看到那架飛機。儘管他已看過那飛機幾十次了，說起來好像與飛機約會，亦屬龐德的工作中的一部份手續般，而這個約會的最後對象——是在三天之內，地點爲柏林附近的某地點的夜間，約會對象也是男人，龐德在見到這位男士之後，必須把他殺死而已。

當天下午兩點半，龐德穿過裝着雙層隔音設備的房門，來到一張大辦公桌的前面，桌子旁邊的辦公椅子上，正坐着一個男人，面朝着另一個方向。

當龐德見到此人的側面時，心中升起一股惡劣不好的預感，因而靜默着，互不寒暄。Ｍ先生的頭微靠在燙得挺直的衣領上，陷入沉思中，這個表情與姿勢，很像邱吉爾首相的陰沉沉思的招

牌姿態——嘴角緊閉着，神態嚴肅不可侵犯。很快地他把椅子旋轉過來，使兩人對面而坐，龐德正用眼光打量着他，彷彿在檢試他的領帶是否打得端正整齊，頭髮是否梳得平貼……等等，就這樣保持沉默坐了一會兒，然後才交談。Ｍ先生講話的速度很快，看樣子好像急着趕快把話講完，以便催促龐德趕緊離去。

「關於二七二的事，確實太棒了。這個人也許你沒見過，大戰結束後，他在某一個地方潛伏了一段日子，現在他計劃脫逃——而且還打算帶出一些相關的重要情報；這些情報資料，是與原子能以及火箭有關係。這份情報是敵方的一連串試驗計劃，他們決定在一九六一年的全盤試驗計劃。換言之，敵方欲憑藉這些試驗，以在西歐造成威脅的計劃，這一切都與柏林好像有某種神秘地關連。雖然依據這情報，尚無法了解全盤的詳情，但自其粗略的內容判斷，若這些情報，眞的演成事實，確實太令人懼怕。關於這點，外交部也有相同的看法。那麼對日內瓦的會談，豈不成了一大諷刺，完全是開玩笑嘛，而在共產主義的國家，他們所高唱的停止武力與解除武裝，完全是騙人的玩意。二七二已經到東柏林了，不過他已受到整個ＫＧＢ機構的監視，當然東柏林的秘密警察也在注意此事。目前他潛伏在市內的某處，並與我們這邊取得連絡，三天三夜之內，就是指——明天、後天、大後天的這三天之中，約於下午六點到七點之間，他計劃乘機脫逃出來，並已與我方約定好地點，但使我困擾的是，」說到這兒，Ｍ先生停頓了一下，兩側嘴角強力的往下

垂，然後又說：「但這位二七二與我方連絡時，透過一位雙重間諜份子，結果在偶然的機會下，在昨天被西柏林分局的執事先生，將這間諜份子逮捕歸案，因爲西柏林的警察局，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能夠解讀KGB的一種暗號，說起來這眞是非常幸運的，當然負責連絡任務的人是擁有雙重身份的反間諜，他在事情被揭發後，很快的被飛機載走，他將受軍事審判，這是在所難免的。不過這一切的經過情況，對我方都沒有什麼意義，反正KGB已經知道二七二脫逃的計劃，甚至於連時間、地點，都已瞭若指掌了。故敵方也與我們一樣，有備而來，看樣子他們所知的情報內容，並不會超過我們。其主要關鍵在於我們所能解讀密碼暗號，那邊的發報機曾使用這個密碼一天而已；但我方能完全解讀該電訊的內容，當然這內容大體而言就是敵方的人計劃乘着他逃出來時，用槍打死他的陰謀。地點在東柏林與西柏林的交界處的十字路口；敵人已相當有條理地完成了周密的戰略計劃——他們稱這種作戰時『特殊作戰』，當然一定集中全力，調派一流的高手狙擊他，對於這個狙擊手的了解程度，我們已經知道用蘇俄語的暗號叫做『扳手』。據西柏林分局的消息來源指出，這位狙擊手和以前擔任狙擊任務時，都是派遣同一人執行任務的，當然每天晚上，這位狙擊手一定會到指定的十字路口，找機會利用越境做長距離狙擊，殺死二七二，用槍狙擊二七二，這就是他最重要的任務吧。當然敵人也可利用機槍或其他更好的武器，以達成這項任務。但目前柏林的情勢平穩，因爲敵方不便搗亂地方的平靜安寧狀態，似乎是敵方的高級頭目發

佈了以上的這道命令吧。」講到這兒，M先生洒脫的聳聳肩膀，然後又簡短地再說了一句話：「總之，敵方很信任那位狙擊手，所以才做了如我剛才所說的總安排。」

「這麼說來，需要我出面或是要找我辦些什麼事呢？」此時，詹姆斯・龐德在心裏也有了份預測的答案，同時也忖度着，爲什麼M先生對這份工作感到如此的不愉快呢？很可能這份工作並不怎麼光明磊落，而龐德恰巧屬於〇〇組之故，所以被徵選來擔任這份工作。龐德略帶意氣用事般的口氣，告訴M先生，殺人這是件令人生厭，且不光明正大的事，更不喜歡因受到組長，或幕僚主任的指令來做這種事；不過龐德又想着：好啊！我一定讓M先生親口下達這道命令給我。

「〇〇七，需要什麼地方出現呢？」M先生以冷漠的眼神向桌子的這邊望過來，「在什麼地方，你自己應該曉得。就是你要殺死那位狙擊者的地點；換言之，在那位狙擊者解決二七二之前你就需先發制人，動手殺死他，說起來十分簡單，只有這個任務，你知道嗎？」M先生那雙藍色的眼睛，像冰塊一般仍舊是冷冰冰地注視着對方，龐德十分了解M先生的這種態度，完全依靠內在的強烈意志力量，才能夠維持這種超然的冷靜罷了。M先生也不喜歡讓自己的部下去殺人，不過當他覺得這種討厭的事無法拒絕不做時，總是露出這種慣有的冷漠，阻止部下有任何辯解的機會，急遽地發佈命令。現在他又這樣冷漠的下命令的目的，龐德當然十分了解，無非是想讓那將去執行殺人任務的部屬，自然消除一些顧忌與惡劣的情緒，也就是說，或多或少能幫助部屬鬆弛

一下情緒。

龐德能體會此時M先生的心境，故在腦中盤桓着，應怎樣使M先生心情放寬，並且急欲收到效果，就站起來說：「我知道了，更詳細的內容也許幕僚主任亦十分清楚，我想現在應該練習射擊，因爲我覺得這項任務若失敗了，實在後果不堪設想。」說完就向門口走去。

M先生斯文的說：「我讓你擔任這項任務，實在覺得很抱歉，這是人人厭惡的工作，但也是件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重要任務。」

「我盡力而爲吧！」詹姆斯·龐德從房間走出來，順手把門關上。實際上，龐德也不喜歡這項任務，不過又想到，與其派另一個人去完成這種任務，倒不如由我自己來負責比較好。

幕僚主任對龐德，比M先生的冷漠態度，稍有一些同情的表現而已。他看到龐德就說：「詹姆斯先生，派你擔任這項任務，我深表同情，」然後又說：「可是坦卡爾會表示過自己的分局沒有射擊的高手，而且這種工作是機密性的，不能任由軍隊中挑選高手，指派他去完成這件工作。派遣到德國來的軍隊中，是不乏一流的射擊高手，但此任務射擊的目標不是固定，沒有生命的，它是活人，故除了需必備射擊的技巧外，還要有相當的膽識，總之，你可以到畢斯里去，因爲我已替你安排好了，到達畢斯里之後，今晚你就可以做射擊練習。雖然平時射擊場都在八點下班，你從八點十五分起，就可以練習射擊了，在那段時間裏射擊，四周環境的亮度，大致上與柏林提

早一小時的亮度相仿；你射擊練習所用的槍，我也叫兵器部安排準備妥當。使用實際射擊任務標的的槍，故你可以隨時到那個射擊場去。還有今晚深夜，你到柏林的交通工具也已經準備好了，當你到達柏林之後，可搭計程車到這個地址。」說到這裏，就把已寫好地址的紙條遞給龐德，然後又說：「到達五樓時，坦卡爾的副分局長，一定會在那邊等你，接着的大約三天的時間，你就好好的等待機會吧。」

「槍的問題，是不是需要將它放在打高爾夫球用的袋子裏，因爲到德國時，需要通過關卡的檢查。」

幕僚主任對這個問題，感到索然乏味，看看龐德說：「大概用外交部的袋子送過去，約在明天中午，你就能夠拿到了，」一邊說着，一邊伸手去拿拍電報的專用紙，「我建議你還是趕快做射擊練習較好，我馬上通知坦卡爾一切準備都安排好了。」

龐德看了一下錶，剛好是十點十五分。心裏估計着，若一切順利，運氣又好的話，明天的此時，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也就是說，那位狙擊手的性命準丟？還是二七二的命會喪失呢？正確地說，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殺人案件，不過必須殺人就是了。他駕駛着大型的家庭用旅行車，一路上以高速超越正發出警笛聲的警車數輛，然後又敏捷正確的調整方向盤，朝着倫敦飛機場的方向，以最快的速度急駛過去。

可賀街與威廉街的交叉口，有一幢外觀形狀不太美觀的六層樓高的建築。這一帶在世界大戰時，曾受到飛機的猛烈轟炸，因而這幢建築物是戰後碩果僅存的建築了。其他的建築，都淒慘得變成了斷牆殘瓦了。龐德付過計程車費之後，走向這個十字路口，此處被許多電燈照射得十分明亮，龐德注意到附近長滿了深及腰部的雜草，以及一堆堆的廢瓦礫。他用手按了標示着五樓的電鈴，接着聽到「嗖！」的一聲，門自動的敞開了。龐德走進去，這個門突然的又自動關起來了，內部沒看到地面上舖着地毯，只不過是簡樸的水泥地面，像這種大衆化的佈置與裝潢，在德國和中歐各國，是非常普遍的。龐德走進了一部老式的升降梯中，開動升降梯時，非但速度很慢，而且還會發出嘶嘶的聲響，在繼續往上爬升的過程中，並發出了咕嚕！咕嚕的聲音，看起來這升降梯確實破舊不堪。龐德現在是在遵行命令，前往他執行任務的核心問題。升降梯將他送到五樓，由於憑直覺他認爲在等待他的——必是我方的人，因此情緒十分穩定的——可以說毫無不安感，抬頭挺胸大步的邁進房間。

情報部西柏林分局的副局長，是位年剛過四十歲，身材清瘦但充滿活力的男士——這人穿着件綠色帶有花紋的薄布料西裝，配了件細緻的絹絲質料的白襯衫，打着一條領帶，而從這條領帶可認出這是威康學校的領帶，由此知道他大概是威康學校的畢業生。龐德看了一眼這條領帶，並開始與這位先生站在公寓的陽臺上，做了禮貌的寒暄，此時龐德的意志很消沉，他了解這種性格

的人，他見過很多，聽說現在見到的這個人，如今是優秀的國家公務人員，他過去在溫切斯達學校的時候，非常認眞用功，幾乎連交女朋友和談情說愛的時間都沒有，後來進入牛津大學專攻哲學、政治、經濟，其成績卓越，大概名列第二吧。戰爭期間在軍隊中擔任幕僚工作，表現優異，或者曾有過贈勳吧。到德國後，分派在聯合國軍隊的總司令部做事，由於精明能幹之故，被情報部挖角過去。雖然仍擔任幕僚工作，但表現突出，被公認是從事保安工作的特別人選——他本人對戀愛以及人生中戲劇性的事，好像都沒什麼興趣，因此才參加秘密情報部的工作。這次龐德被派擔任這種討厭的任務，實在極需一位警覺性高的幫手，與他配合。此人是溫切斯達警衛兵出身的，叫做「波耳・仙達」上尉。很明顯，他就是被選派來協助龐德的，這個人外表僞裝成畢業於威康學校。雖然仙達上尉也厭惡擔任這份任務，可是還是恭敬的接受了這個命令。現在他小心的把龐德帶進公寓的房間中，替這位槍決執行者，準備了一切必須具備的用品，而且還設法安慰龐德，兩人繼續不斷的聊了一些投機的話題。

這所公寓屬雙人使用的。寢室很大，並有浴室以及厨房等，在厨房裏堆滿了罐頭、奶粉、奶油、鷄蛋、燻肉、麵包……等等的食品，寢室中安置了一張雙人床，它靠放在牆旁唯一的大窗戶的窗帘旁邊，在床單的下面，墊了三層床墊，因而床被堆得很高，令人覺得奇妙。

仙達上尉說：「是否要先看一下戰場的實際情況？在你觀察之後，我就可以向你說明敵人那

邊的想法與做法。」

龐德十分疲勞，雖然沒有心情與精力來看戰場，只想倒在床上大睡一覺。但在聽了仙達上尉的建議後，立刻精神一振，並說：「這樣做很好。」

於是仙達上尉就把房間裏的電燈關掉，十字路口的街燈，從窗帘的空隙中照射進來，「不要把窗帘拉開，」仙達上尉小心的說：「當然這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說不定對方正懷疑着，有某些人會挺身出來幫助二七二，因此提高警覺，先對你進行暗中調查，請小心謹愼點。您可以躺在這個床舖上，從窗帘下端稍微露出一雙眼睛，眺望一下就可以明白了，就你所看得的街景，我可以向你提出詳細的解說，你先從左邊看起吧。」

「在鋁門窗的下半部，早就開啟着了。這床上的三層床墊比較硬，不會凹下去。」詹姆士·龐德躺在這個床墊上，馬上想到這個姿勢就與射擊場躺臥射擊的姿勢差不多，現在龐德視線所及的地方，呈現一片倍受戰爭洗禮與破壞的景象，這地帶長滿了雜草，並與東柏林警戒處的光亮的金梅爾街連接着。「從這個雜草叢生的地帶，到金梅爾街之間的距離大約有一百五十英碼，」仙達上尉的聲音從窗帘的內側，也就是龐德的頭部上方陸陸續續地傳過來，仙達上尉仔細的說明這一切環境，龐德忽然想起目前的狀況，好似神靈主義者所謂的降神術一般。

「呈現在你前面的是片被轟炸過的地面，所以能夠尋求許多足以掩護身體的蔽護所，從那邊

到邊境區差不多有一百三十碼，然後就是交界——指的是一條街——在這條街的盡頭就是敵人的管轄範圍了，那兒也是一片被轟炸過的地方。這就是二七二所以選擇這條途徑的理由，而警戒區的兩側也到處可見被轟炸過的痕跡，處處顯得很荒涼——這個地方雜草叢生，而且草長及身，也有部份倒下的牆壁和尙殘存的地下室，這是室內建築不多見的地方之一，二七二一定會從那邊被轟炸過的荒涼地方溜過來，然後猛衝過滋明斯特區的這條街，如此就能順利的逃進我方的那些被轟炸過的廢墟，問題在於必須設法通過一段燈光照明很強的距離，大約有三十碼，將是一段充滿殺機的路程，這樣你大概了解了吧！」

龐德就說：「當然我了解，」龐德只有輕聲的說。事實上敵人的跡象，早已讓他全神貫注提高警覺性與防衛的本能了。

「在你的左邊，有幢龐大的十層樓建築物，它是東柏林的行政軍事策劃中樞，你可以看到幾乎大部分的窗口仍透出光線，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整夜留在該地。他們賣命的工作——甚至取走周圍所有的時鐘，你或許根本不必擔心那些透着燈光的窗口，那個該死的狙擊手，說不定是從黑暗的窗口裏向外射擊呢！你是否看見這幢建築物的四個角落的上方交叉點，都裝有封鎖設置，昨晚和今晚他們都呆在黑暗中。他們有最有利的射程，從這邊算起，他們的射程距離約爲三百碼到三百一十碼。我已做了測試距離的統計數字，如果你認爲需要，隨時可以提供給你參考，你不需再

去爲這些操心了。整條街道在入夜後就空無一人——只有摩托車每半小時巡邏一次，這也不過是幾輛具有探照燈裝備的摩托車組成之警衛隊而已。昨天晚上，我看見幾個模樣好似所謂的人民公僕的人，大約是在六點到七點之間，於邊門附近進進出出的忙了一陣。其他不見任何異常——除了平常忙碌於進進出出穿梭於政府大樓的人潮外，還多了批喧鬧的女交響樂團的團員，她們已排定在文化部的大廳裏舉行演奏會；至於其他方面，就不覺得有什麼異常了——當然沒有看到任何有KGB嫌疑的人，更沒有一絲準備行動的痕跡。不過那批狡猾的傢伙，必定在搞些什麼樣的把戲。無論如何，要仔細瞧清楚，不要忽略了，明天差不多六點的時候，天色會更暗，所以你的腦海裏須要有個整體的印象。」

龐德的腦海裏已留下了概略的印象，房間裏那個嘮叨不休的傢伙早已呼呼大睡了，室內靜悄悄地，只有龐德孤獨而微帶煩悶的心情立於窗前。

圍繞在他腦海裏的印象，關於一切逃亡的行動，都需在閃閃發光的河面，以及隱蔽的雜草堆裏進行。逃亡者唯有尋找隱蔽物掩護自己迂迴前進，才能安全的躲過狙擊手的射殺——如果運氣很好的話，他可能不會引起對方注意，而順利的逃到西德邊境。生存與死亡取決於剎那之間。龐德可以用多少時間，在那些黑暗的窗戶中找到蘇俄指派的狙擊手，並瞄準目標將他射殺。五秒或十秒？他心裏盤算着：究竟有幾成勝算的把握。他整晚都在緊張的心情之下考慮這件事，故當黎

明微黃的陽光投射進窗帘時，龐德已很疲倦了。在焦躁的情緒下，使他覺得體力無法支持下去，所以靜悄悄的走進洗手間，此處的急救箱內，有秘密情報部爲了穩定龐德的精神而事先已準備好的藥物。他很快的從許多藥瓶中找到了安眠藥，取了兩顆藥效特強紅、藍兩色混合的，以溫水服下後，就上床了。因過於疲勞之故，很快的就沈睡過去。

第二天龐德醒時，已近中午時刻。在房間裏已空無一人。龐德下床後，逕自拉開窗帘向外探視，並讓陽光照射進來。他讓身體與窗戶保持一段距離的情況下，自窗口環顧柏林的日景。他聽到遠處傳來地下鐵急馳而過的呼嘯聲。在開往動物園車站時，由於急轉彎發出嗞嗞的聲音。現在又再次瀏覽一遍昨晚所看到的街景，他覺得被轟炸後的廢墟中有生出的雜草，與倫敦那些廢墟中遍佈的雜草相仿。在進入厨房之前，又在窗前呆立了一會；他發現厨房中麵包旁邊放了一張便條紙，上面寫着：

我的朋友說（組織中的暗語；意指仙達上尉本人），你可以出去走走逛逛，但需在下午五點之前歸來。你的工具（暗語：指龐德使用的來福槍）已經運到，今天下午就會送到你的手上。

仙達留言

龐德點燃瓦斯爐，然後由於職業上的警覺性，自動的將紙條燒掉後，再替自己弄了個火腿煎蛋，又切了塊乳酪、煮了壺黑咖啡做爲早點。用餐之後，龐德就去洗澡、刮鬍子，然後換了一件

具有中歐風格的樸實式樣的西裝，因爲他認爲這種款式的西裝不易引起他人注目，修飾整齊後，獨自乘電梯下樓。

詹姆士・龐德對柏林的印象，總覺得它是座陰鬱籠罩而毫無生趣城市，在邊界以西的部分，街道都十分整潔，人們的裝扮也較鮮艷，處處可見豪華的轎車在街上飛馳，與東柏林比較，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在克佛斯得梅的大街上閒逛，曾走進馬廸爾咖啡店喝了杯麥根啤酒，心情總是悶悶不樂的混在人羣中。當他不耐煩的在等候交通燈號轉換時，使他注意到有一輛黑色的耀眼發光的官方轎車，馳過這個人車混雜的交通混亂地區。柏林的室外氣温非常低，凜冽的蘇俄季風吹起了女孩子的裙角；男人們幾乎每人都穿着風衣，手中都拎着個笨重的手提箱，行色匆匆的來往穿梭於街頭。他又走進了一家咖啡店，推開門一股暖氣迎面撲來，頓覺身心舒暢，室內的裝潢富於傳統的中歐式風味。他選了一處靠街的窗旁位置坐下，向侍者要了杯黑咖啡，然後篤定的開始閱讀報紙，通常在執行任務之前，龐德都能保持心緒的穩定，並使所有的感官精神維繫着敏銳的反應。現在他想着如何安排自己的下午時間，終於他打定主意僱一輛計程車，到市區車站去。於是他付了帳，走出了咖啡店。此時外面的氣温很冷，他招了一輛計程車往動物園前面的車站。

這兒有一個橢圓形的湖泊，長在湖邊的樹木已罩上了一層秋意。每一棵樹上都呈現了一些黃

色的樹葉或黃金色的紅葉，龐德就踏着滿地的落葉，在小徑上走了一兩個小時，終於看到在湖旁有一家玻璃窗戶裝潢着的餐廳，餐廳裏供應熱茶、煎洋葱、乳酪……等等。他在此隨便的用了一點餐點，頓覺身體恢復了活力，因而滿懷信心的自餐廳裏走出來，然後乘快車回到柏林街心。

在他們公寓的樓下，所一個陌生的年輕人正在修補一輛蘇俄製的老爺車。當龐德走過年輕人的身旁，這年輕人正專心的修車，連頭都没抬一下。龐德就逕自走到公寓門口處，然後就伸手按鈴。

仙達上尉現在向龐德說明，他說「樓下那位修車的年輕人是從西德柏林分局車輛課派來的下士，是我方的工作人員，他每天晚上六點到七點就會來這幢建築物的樓下，修理那輛老爺車的引擎。」他按照仙達上尉的指示，行動時都携帶着無線電，也就是說隨時會利用通話機和仙達保持連繫。由於修理引擎時，有時會發出很大的聲音，看情況利用這種聲音來掩護槍聲，另外若有鄰居去密告警方，也好有人幫他們應付解釋。這所公寓屬於美國管轄地區內的房子，而美國方面也同意西柏林分局的這次計劃作戰任務，不過仍希望執行這種任務時，須處理的漂亮乾淨，不要留下任何痕跡。

龐德對利用修理汽車的這種掩護安排也十分贊同。同時對房間裏爲他所準備的一些設置，也使龐德滿意。他發現在那張高大的床的後面，是最好的射擊位置，木質支架和金屬支角，恰好撐

起窗檻子的台邊上，來福槍則架在上面，有一小部分會頂到牀帘，包括來福槍的本身，紅外線瞄準器、木架、和金屬部分都被漆成鳥黑的顏色，橫放在床上像件不吉利的符咒。此外，仙達上尉的床上也有幾件不尋常的東西，一副夜間用的望遠鏡和短波通訊機，也有黑色絨布做的頭巾，這個頭巾上挖了個洞，使眼睛能夠透過這個洞而看到外面，在靠近嘴巴的部位也挖了個洞，看到這件挖了眼孔和口的頭巾，龐德想起古代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板畫，以及在法國革命時代，站在斷頭台上的死刑執行人也戴着類似的頭巾。

仙達上尉好像變得有點神經質，從他的表情上看得出有種莫名的不安感與緊張感，這位上尉告訴龐德說，從柏林分局那邊沒有任何消息傳過來，照目前的狀況而言，並沒有新消息，也就是說情況並沒有變動。問龐德是否要吃東西，或喝茶，以及使用神經安定劑。因爲在浴室中已準備了精神鎭定劑，安眠藥……等等的藥品。

龐德勉強的作了個開朗愉快的表情，表示不需要靠藥劑鎭靜精神。又簡單的談論了當天的見聞。此時他正欣賞着窗外落日的景象，將思緒置於暮靄煙塵之外。他們兩人暫時停止了談論。龐德帶了本散步時買回的德文小說，開始閱讀。仙達上尉好像有點緊張的樣子，不停地在公寓裏踱來踱去，偶而抬起手腕看看時間，並連續的抽着附有濾嘴的KENT牌香煙。他把這種香煙套在煙斗上抽用（這個人確實很小心）。

詹姆士·龐德所看的那本小說，封面是張半裸女人照片，而這張照片上的女人正巧與掛在牆邊的半裸女人長像相似，這也許是龐德選購這本小說的理由，而這本書的封面上寫着「背德又不義的人，應該受到天譴」，由題目可猜出這本書是罵墮落的女人，並描述這位女人不幸的苦痛狀況。龐德看得津津有味，幾乎是一面閱讀，一面很注意小說中的主角——女伯爵的遭遇。由於過於集中精神看書之故，當仙達上尉告訴他，已經五點半時，必須找個適當位置先做好準備，龐德心中還直嫌這位仙達上尉嘮嗦，以致使他無法繼續看小說。

龐德把上衣脫掉，並解開領帶，然後再塞了兩片口香糖放進嘴裏，最後套上頭巾。仙達上尉也把房間裏的電燈關掉，龐德伏在床上，用眼睛專注看着瞄準器，靜悄悄地把窗帘的下方掀起，擱在自己的肩膀上。

現在的時間，一刻比一刻接近黃昏，其他方面的景像，則和一年前所發生的「調查所事件」而變得出名的，有關這一帶景像的相片，大致相同。在眼前所見的爲一片荒涼的廢墟，也可看到如明亮的河川般閃閃發光的馬路，而馬路的那頭又是一堆廢墟。在左側有幢政府機構的建築物，整排的窗戶中，有的窗口透出亮光，也有的是黑漆漆的窗戶。龐德再次仔細觀察這幢建築物，然後又操作調整一下瞄準器，動動來福槍的機身，也檢察了槍架上的精密調整螺絲，最後的結果沒有發現任何異常。不過現在來往於威廉街政府機構的人很多，他注視着那四扇漆黑的窗戶。今晚

沒有絲毫燈光從那邊透出來，這幾扇黑暗的窗戶，就是敵人狙擊的地點。這是仙達上尉的看法，當然龐德也同意這種推測。雖然窗戶都是拉開的，但是窗帘則全部都低垂了下來，顯得莫測高深的樣子。龐德的瞄準器無法透視那間房間裏的情況，但是這四個長方形的黑洞內，好像也沒有任何動靜。

忽然，在窗戶下方的街道上，出現一陣嘈雜而特殊的交通情況，女子交響樂團的成羣女團員魚貫下車，通過進口處走入大樓內。二十個又說又笑的女孩，帶着她們的樂器——小提琴和笨重的音樂盒、裝樂譜的提袋——另有四名女子携帶低着音鼓，這是一羣興高彩烈而嘈雜的隊伍。龐德難以想像，在共產黨的政治陰影下，會有人能尋覓到人生的樂趣。當他的焦點停留在一名携帶大提琴的女子身上時，龐德停止咀嚼口中的口香糖，然後重新把焦距調整好，將瞄準器的透鏡對準她，龐德用力握着機槍，甚至於連眼睛都未眨一下。

這位女孩比其他的團員都高，長長的秀髮垂在兩肩上，在暗淡的燈光下，她那金色的秀髮仍然透着亮麗的光澤。她匆忙緊張地跟隨着其他的人羣在路上走動，手中提着一個大提琴箱，看上去那只箱子並不會比小提琴箱重多少的樣子。她身上每件事物都令人有股神采飛揚的感覺，——外套的裙襬，她的雙腿、秀髮，她興致勃勃地邁着大步，邊說邊笑似乎很開心，尤其那種與走在她身後兩位女孩笑鬧不停的神態，更是使人着迷，直到她走到入口處，站立於人羣之中。從她潔

白的側面中仍透出一股難見的美麗風韻；龐德不由自己的凝神閉息，簡直無法將自己的視線從她身上移開。接着她進去了，好像是突然自龐德的視線中消失了。龐德的心頭有如被人輕輕一擊，悵然若失，多麼古怪啊！從他不再年輕之後，就不再有過這種感覺，而這麼一位單身女郎，只是不眞切的從老遠瞧見，竟然挑起他已如古井的心波，什麼樣的事會發生在他身上啊?!龐德悶悶不樂的瞄了一眼夜光錶，現在的時刻爲五點十分，還差十分鐘，沒有交通工具開抵出口處，也沒有人再走回她們的大巴士上。他略帶期望的事，也沒有發生。現在他應該立刻將這個女孩的印象拋諸腦後，深鎖住心靈的悸動。該死的傢伙，他暗自咒罵着自己，繼續工作，繼續執行任務才是最重要的任務。

從大樓裏面傳出一陣陣熟悉的聲音，這是交響團準備演奏之前——提琴手憑藉鋼琴調弦，木質共鳴箱上刺耳的撥弦聲——之後中斷，試音，一陣弦律悠揚的音符又陣陣悅耳的飄了過來。

仙達上尉很快的說：「看樣子這似乎是一種舞蹈歌曲，」然後又說：「反正快六點了，」說到這裏就用一種略含催促意味的口氣繼續說：「你看！四個窗戶的右下方要特別留意！」

龐德就把瞄準器稍微放低，果然在那邊黑色的窗口裏確實有了動靜，現在從黑暗中，伸出一個又粗又黑的東西，看起來很像一把槍口的形狀，它正一點一點的往下伸出，槍口好像正對着兩個廢墟中的金梅遜街，而且像左右晃動了一下，這樣過了一會，躲在窗戶裏，看不見他的姿態的

狙擊，好像已經準備好了的樣子，伸出來的槍口也不再搖晃了，看樣子他與龐德一樣，已經準確又妥當的把槍固定起來了。

「那是什麼槍呢？」仙達上尉壓低了聲音，很明顯的他有些緊張，見此情形龐德喃喃的在心裏說：「愚蠢的傢伙，緊張什麼，面對這些事，應該更加保持心裏的冷靜，」接着又想，此時應該蠻不在乎的人是我，而不是你，緊張什麼嘛！

龐德睜大眼睛注視着附在槍口的消滅閃光裝置，以及望遠的瞄準器，還有突出於下方的，又粗又厚的子彈匣，心裏想着對了，決對不會猜錯——這就是對方最好的武器。

「凱洛詩妮柯芙槍」，他確定的說：「小型輕機槍，空氣壓縮，七百六十二公尺連發三十發子彈，KGB最喜歡使用，畢竟他們的任務都是見不得人的，最佳的射程，我們最好快速的射殺他，否則二七二可能會被打成蜂窩，你看牢那邊的雜草堆一會兒，我來監視窗戶和槍，她一定指向射擊的目標方向，後面另外有人可能在幫她定位——也許全部在那四扇窗戶後監視。」

龐德保持全副警戒的狀態已經很久了，他稍微的覺得有些兒疲倦了，尤其是食指放在扳機上一動也不動，倍加辛苦。而射殺的目標——敵人的狙擊手躲在黑暗中，他必須更加專注的瞄準。

長久的持續不動，龐德的臉上已開始淌下汗珠，他的眼睛仍然貼靠在瞄準器上，最難受的是他的食指幾乎麻木了。時間分秒的自指間滑逝，他趁機眨眨眼，放鬆心情聆聽悠閑的音樂，並讓

眼睛休息一會兒。

時間好像過得特別慢。剛才看到的那位女人到底有幾歲呢？大概剛過二十吧，依我的估計，可能是二十三歲，她那自在灑脫的態度和輕快的步伐，但卻充滿莊嚴的儀態，由此可見這位小姐也許出生於名門家族吧，大概是普魯西亞有名望的舊家族之後裔，也許是波蘭或蘇俄的幾個僅存的著名家族吧！不過爲什麼她一定要選擇大提琴，而不選用其他的樂器呢？那個大提琴的球根型的部位，剛好可以放在這位小姐的兩腿之間，龐德這樣一直思考下去，他覺得自己突然變得下流了。當然交響樂的指揮，總有辦法將氣氛安排得很高雅，讓每位女孩都能盡情的發揮各自的專長。

在旁邊的仙達上尉說話了：「現在已七點了，但是對方還沒有任何動靜，我方在國境附近的地下室有一點小動靜，依我猜測大概是我方的接應人員，是分局派來的兩名能幹人物來幫忙，我認爲在這些人撤退之前，我們還是暫時等待一下比較好，不過對方的槍口倘若縮回去的話，請馬上告訴我。」

「好吧！」

KGB的輕機槍悄悄地縮回黑暗的房間裏，此時已經是七點半了，接着四個窗戶下的鋁門窗也一個個的關上了，雖然緊張了一夜，不過這種遊戲到現在暫時又告一段落了，那邊的二七二依

然還潛伏着，還有兩個晚上的機會。

龐德平靜的把窗帘從肩膀上推到温切斯搭槍的槍身上，然後站起來，把頭上的頭巾拿掉，然後放下所有的戒備，跑進浴室，然後把衣服脫掉，冲個淋浴，再倒滿整杯的威士忌酒，連喝了兩大杯。當然是加了冰塊後才喝的，他靜待着交響樂團演奏的結束尾聲，結果一直到八點這場演奏會才結束。（按照仙達上尉的猜測，接下來的節目大概是舞會吧），仙達上尉時常都以伶俐的口齒向分局長提出報告，然後把他自己的功勞報告出來。龐德就對仙達說：「我確實很想再看一次那位携帶大提琴的身材高佻的金髮美麗小姐。」

「是那位小姐，我怎麼沒有注意到，」仙達上尉無精打彩的這樣說，然後走向厨房，大概是想喝茶。龐德又把頭巾套在頭上，並來到射擊的位置，把瞄準器調整好，對準着大樓的入口處，哦！她們那一羣人走出來了，這一次並沒有很開心的笑着，也許因爲已經很疲勞之故吧，那位小姐又出來了，沒有剛才那種活潑的精神，不過還是老樣子，以輕快的大步伐抬頭挺胸的走過。龐德睜大眼睛看着她那雖已零亂但仍漂亮發光的金髮，以及淺褐色的風衣，一直到她消失在街頭末端的黑暗中爲止。龐德的腦裏快速的一閃，想從她走去的方向猜測，她究竟住在那裏呢？也許住在郊外比較偏僻而價格便宜的房子吧！或者是住在那以磚瓦、磁磚所蓋的所謂史達林式公寓，專門分配給特權階級居住的那種房子。

龐德從窗戶旁走開，並停止胡思亂想，心裏想那位小姐一定住在離這不遠的地方。又想着她是否已結婚了，有沒有男朋友，或戀人？不管她到底現況如何，不必再去想這些事了，反正她又不是我的女朋友！

翌日從早到晚的監視工作，只與第一天有稍微的變動而已，大致上都一模一樣，毫無變化，使人容易產生枯躁煩悶的感覺。詹姆士·龐德又利用瞄準器窺視那位美麗的女郎數次，這只不過是無聊時隨便看看而已。終於，第三天的最後期限到了，這個房間裏頓時籠罩着緊張的氣息，令人的情緒不免跟着緊張起來。

這三天的白天，龐德對自己的生活做了最好的安排，他計劃着逛博物館、美術館、動物園，然後再去看一場電影，聽起這計劃近乎瘋狂，好像打算愉快盡情的玩上一天。但對所見所聞總是顯得心不在焉的樣子，他滿腦子裏都是那位小姐的倩影，此外尚有那揮之不去的四扇黑暗窗戶的印象，總是埋藏在腦海裏，以及露出窗外的黑色類似槍統的物體，並推測那幕後操縱槍隻的未知名的男人——這位男士，就是我今晚非殺不可的人。因此龐德的一顆心，顯得十分的不穩定，雖然漫無目的的逛了幾個地方，而心情仍然無法放輕鬆。

龐德遵守上級的規定，在五點回到了這所公寓。他先喝了一滿杯的威士忌酒，然後戴上了邊已充滿汗酸氣的頭巾，由於喝了酒之故，幾乎要與仙達上尉發生口角了，因爲龐德沒有躲過仙達

上尉銳厲的監視，仍讓他看出龐德已喝過酒了。仙達上尉以威脅的口吻告訴龐德，他欲向分局告發龐德破壞執行任務的規定。

「啊！你這個人，稍微賣個交情，賞我個情面吧，」龐德埋怨着說，接着又說：「今晚要殺人的是我，不是你，老兄！你是個好人，請千萬不要做那些毫無意義的報告，若等任務順利成功的達成後，就悉聽尊便你可隨心所欲的愛報告什麼就報告什麼吧！你以爲我很喜歡這份工作嗎？你覺得雙『〇』的編號就可以神氣是嗎？就算是由於你的報告我被解除了雙〇單位的職務，也不致於使我因此而受到精神上的打擊。寧可說，被炒魷魚的話，我可以過着一般凡人的那種平靜生活，天天坐在辦公室裏看看文件，日子優哉遊哉的被打發了，你說這樣對我而言不是更好嗎？」說完之後，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酒，然後用手拿起那本正閱讀至情節高潮的那本小說，但並沒心情閱讀，碰的一聲，他躺到床舖上了。

仙達上尉一臉冷漠的保持着緘默，同時邁開步伐向厨房走過去。接着又傳來他在泡茶的聲音。

龐德感到剛才喝下去的威士忌酒，已在胃裏生效了，因而又想要閱讀那本小說，究竟那名書中的主角是否能脫離危險地呢？

仙達上尉在他的工作崗位上，興奮的開始說話了。此時的時間已經過了六點五分。「龐德，

那邊好像有動靜。啊！怎麼停止了——不過等一下又開始動了，好像把姿勢放得極低，那兒有一片破牆，也許敵方無法看清那邊破牆的地方，可是這面破牆的前方，正好長着一叢繁茂的雜草。畜生！想要利用雜草的掩護而走過來！哇！那些雜草動了，最好敵人能誤視這種草動爲風吹的自然反應，那樣就不會造成困難了。啊！現在已衝過一片雜草叢生之地，並把身體匍匐在地上，敵人究竟會產生什麼反應呢？是否已發現了疑跡？」

龐德也緊張的立刻說：「沒有任何反應。」然後又說：「喂！繼續提供我情報吧！他到底離警戒處還有多少距離呢？」「只剩五十碼而已，」仙達由於緊張過度，因而壓低聲音很快的說：「有一堆破爛的東西掩護着他，不過在剩下的這段路程中，有一部份則是完全曝露於外的廣濶地方，然後沿着道旁，就有堅固的牆角，必須要跳躍過這個牆角才行，不過這時敵人一定會發現此人。哦！現在！他又走了一段約十碼的距離。又再前進十一碼，如今已可清晰的看到這個人了，這人的臉孔與手都塗成黑色了。趕快準備吧！因爲他已面臨最後一刻的緊要關頭，也就是說，他必須做最後的衝刺了。」

詹姆士·龐德感覺到自己的臉上以及頸部一帶，已有大粒的汗珠滾下，雖然他也覺得這是最緊張的一刻，但確能機警的把兩手放在褲子的側面口袋旁擦一下，沉著的拿好來福槍。他的食指已經插進扳機中，而且密貼着扳機的彎曲處，「那邊的房間中，在槍的後面也有東西在移動。」

龐德對仙達說：

「看樣子，他們大概發現了，趕快通知歐貝爾讓他弄出響聲。」

對着無線電對講機把預先約好的暗號唸了幾遍，把此訊息傳給歐貝爾，然後就聽到汽車引擎發動了。心臟也開始激烈的跳動，很快的引擎就像一頭猛獸般的吼叫，發出極大的噪音，而汽車的排氣管也發出尖銳而刺耳的聲音，掩蓋過附近的任何聲響。

在對方黑暗窗戶裏的動態，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一隻戴着黑手套的手臂，已經伸到槍托下。

仙達上尉忽然叫起來，「現在！就是現在，——他已經向着牆壁衝過去，哦！爬上去了，現在將要跳下來了。」

龐德此時透過瞄準器的鏡片，已可清晰的看到狙擊手的頭部，並看到清純的側面和金色的秀髮——沿着凱洛詩妮柯芙槍的後面，看得十分清楚，這位女郎，現在可說必死無疑——因爲龐德的槍剛好對準着她，龐德的手指快速又熟練的調整着螺絲，當槍口噴出黃色火花的剎那，龐德的手指也強力的扣着扳機。

子彈向外直接穿越了約三百十一碼的彈道路程，擊中了對方的槍床到槍身一帶的部位，也許打中了她的左手，不過當子彈擊中的衝力，使對方的槍從槍座上反彈起來，結果讓槍碰到窗框，

槍則自然的滾掉窗戶，並從高樓上直接往下墜落，曾兩次碰撞到牆壁，最後發出很大的響聲，並任由那把槍跌落在馬路的中央。

「越過了，」仙達上尉高興的叫起來，「他跳躍過來了，很成功的逃到警戒處，啊！他成功了。」

「趕快匍臥在地上，」龐德很快的說，幾乎是在同一時刻，自對方黑暗的窗戶內，忽然亮起了一盞探照燈。龐德迅速地翻滾下床尋求掩護，而探照燈的強烈光線，射過馬路並直逼向這幢大樓，對準着龐德與仙達的房間。此時槍聲與火焰齊發，對方射擊過來的子彈，自窗口衝進室內，把窗帘打壞了，又碰到窗框的木質部份，一直衝飛到隔壁的房間。

槍聲與子彈碰擊牆壁的巨響聲，以及樓下歐貝爾試車的引擎噪音，雜混着遠方傳來的交響樂團演奏的音符。這些不同的聲響，幾乎是同時響起的。啊！準沒猜錯，交響樂團的音樂演奏聲，隨處飄揚在政府的辦公大樓，以及走廊上，它的苦心安排，原來與我方樓下歐貝爾的修車聲響異曲同工，只是用來掩護狙擊手的開槍聲音。看樣子她每天都把那隻槍放在大提琴的箱子裏，搬來搬去吧！由此可見那個女子交響樂團的女團員，通通都屬ＫＧＢ組織的女性所組成的？由此可想而知，放置其他樂器的箱子，譬如說放大鼓的箱子，其實在放大鼓的箱子裏，則藏放着探照燈，而她們在演奏時所使用的樂器，說不定只是就地取材，使用音樂演奏廳的現成樂器吧！可見她們

的準備工作也做得很週全，絲毫不敢大意。至於那位女郎，現在龐德已經證實了，這位狙擊手是誰，因爲當龐德準備射擊時，他透過瞄準器已清晰的看到她長而濃的睫毛，以及圓而大的眼睛，而那雙大眼睛也正在利用瞄準器對樓下的目標。現在龐德推測這位女郎是否受傷了，依照他的估計，子彈一定打中她的左手，不過她若和交響樂團的其他團員一起回去的話，就沒有辦法確定她的傷勢，也許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第二次的機會遇見這位女郎了吧。而在我們的這方面，公寓的窗戶受到子彈的攻擊，因而破損，溫切斯達槍的金屬構造亦受到破壞，當子彈擊中這隻槍時，使得熱滾滾的碎鉛片向四處飛散，龐德的皮膚也被這些碎片燙傷。現在雙方的狙擊行動都結束了；室內頓時又回復了原有的沉寂與肅靜。

仙達上尉從自己的床舖旁邊爬出來了，然後用雙手把頭髮上的玻璃碎片抖掉於地上。龐德與仙達上尉都在地板上匍匐前進，以避免再次的被攻擊，就這樣從已被破壞的門邊，爬向廚房，到達廚房就十分安全了。因爲廚房離大馬路已有一大段距離，縱使在這兒打開電燈，其光亮也不致透到大馬路上。

「是否受傷，有什麼損害嗎？」龐德問着。

「還不錯，沒什麼損壞，你呢？」仙達上尉睜大眼睛看看龐德，並這樣問道。龐德立刻體會到這位上尉的眼光中，似乎充滿着責備的意味。

「啊！只有手受到一點擦傷而已。那是因爲子彈的碎片反彈起來，以致被擦傷的我手。」龐德到洗澡間去了，等到他從浴室出來時，看到仙達上尉從他房間拿着無線電對講機放在坐椅前。這位上尉坐下來，對着無線電對講機開始說着：「到目前所了解的範圍，只有這些。二七二的行動確實做得乾淨俐落。若認爲沒有什麼任務了，那麼請立刻調派一輛裝甲車來吧，接應我們從這裏走出去，這樣就使我們安心多了；還有〇〇七也許有必要寫一份詳細的經過報告吧，我的報告到此完畢，」仙達上尉回過頭看着龐德，似乎以諷刺的口吻，又好似難以開口的表情問道：「你沒有打死那位狙擊手，因此分局長就必須看你寫的報告書。在最後的一剎那，你沒有瞄準得很精確，在我的立場，不得不向上級報告，結果還讓那位狙擊手向我們這邊發動一連串的反擊行動。就是那個時刻二七二跳躍過牆角，順利的逃出來，這也是我方的運氣好，但那後面的牆壁，已被破壞掉了，不知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

詹姆斯・龐德了解對方是誇大其辭，心裏暗自發笑，心想若需要亂七八糟的胡扯一大堆的理由，以說明此事的話，對龐德來說是很簡單的，但龐德並不想反駁。他斟滿了一大杯威士忌酒，送到嘴邊喝了一大口，然後把酒杯放在桌子上，看看仙達上尉然後說：

「那位狙擊手是個女人。」

「女人有什麼關係。你知道嗎？在KGB組織裏的女性間諜多如牛毛。也有專門的女性職業

殺手，對於你的這種說法，我毫不覺得吃驚。你要了解，蘇俄的女人時常在世界性的各種比賽中嶄露頭角，爭奪世界冠軍。不久之前，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性射擊比賽中，有七個國家派選手參加，結果總成績表現的前三名（冠、亞、季軍），都讓蘇俄籍選手囊括獨占了；其中前兩名的選手，她們的名字，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剛才的那位狙擊手，可能就是世界射擊得主的前兩名中的一位吧！這個女人的外表長得如何？也許查查資料就可知道這位女人的名字。」

「黃金色頭髮的女人——就是那名每天帶着那個大提琴盒的交響樂團的女團員，現在我才知道，她一定是把手槍藏在那個放大提琴的盒子裏，而整個交響樂團的組成也是爲了掩護那名狙擊手的。」

「說得也是，」仙達上尉慢慢地說：「哦！原來就是你想要追的那位女人。」

「是啊！當時我怎麼會曉得。」

「唉！說起來也眞倒霉。但這種追求女友的羅曼史，我也是無可奈何絕不能隱瞞，必須向上級報告；因爲你確實受上級的指示與命令，射死那位敵方的狙擊手是你最重要的任務啊！」

他們兩人都聽到有車輛駛過來的聲音，並且還可聽見車子停在樓下的響聲。接着電鈴響了兩聲，仙達上尉站起來，然後說：「現在我們下去吧，我請他們派了一部裝甲車來，我們可乘車離開這個地區，」這位上尉做了個深呼吸，兩眼直視着外面，然後又回過頭來對龐德說：「有關寫

報告的事，我深感抱歉，也很同情你，不過我也是職責所在，無法通容，不得不向上級說明。總之，若那位狙擊手被一槍殺死的話，現在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龐德站了起來，他忽然對這間被他搞得亂七八糟的公寓有種依依不捨的感覺。也許是因爲自兩天前開始，他單戀那位陌生的女郎之故，所以使他產生不想離開這兒的念頭。這位女郎與我的工作性質相似，也是位間諜。啊！好可憐的小姐，我因任務沒有完成，那是難逃上級的責備；而這位金髮小姐與我的立場相同，相信她一定會受到責罰的，因爲她也沒有達成上級給她的任務，說不定還會被送到軍法處接受裁判哩！也許KGB會把那位小姐開除，想到這裏，龐德不由自己的聳聳肩，心裏想着蘇俄的那批傢伙，難到敢殺死她嗎？

詹姆斯・龐德有氣無力的說：「好吧！如果一切依規定也許會從〇〇組被淘汰而轟出來，」不過我也想好了安慰分局長的台詞，我應該說：「你不必擔心，因爲那位女郎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第二次的機會擔任狙擊手了，說不定她的左手因受傷而終生殘廢；也可能由於這件事情的發生，使她驚嚇過度，以致再沒有勇氣來做類似的工作了吧。這次的經歷可能使她十分恐懼吧，相信她以後再也不敢東山再起了。我想有這種成果已經算是不錯了。好吧！那麼現在我們走吧！」

四、007的情婦

(a)薇斯姐・琳達（賭城諜血）

詹姆斯・龐德最初所征服的女人，就是薇斯姐・琳達。且在這位女性之前，龐德早有許多風流韻史，至於這方面的詳細情形，我們幾乎無法調查，然而龐德和薇斯姐小姐短期間的羅曼史頗富初戀的樣相。

和龐德同樣的，薇斯姐小姐也是秘密情報部的一員，且具有相當的魅力。藍色的眼睛，一頭烏黑亮麗的秀髮。從她身上散發出女性特有的韻味，特別是她舉止優雅，絲毫沒有輕浮的行爲。她擁有一頭很長的秀髮，且隨着她頭部的擺動而輕飄着，肌膚被太陽晒成健康美的顏色，除天生大嘴唇外，絲毫看不出整個化粧。手指未塗指甲油，且剪得很短。腰繫有三吋寬的黑腰帶，身着有摺紋的裙子。

（這本書的作者佛萊明所描寫的女性，都是指甲不塗蔻丹而且修剪得均勻，同時腰間配帶着三吋黑腰帶，穿上條紋上衣和圓裙的女人。）

龐德對薇斯姐小姐而言，可謂是一見鍾情。且這位女人也對龐德頗有好感。待他們兩人一起用晚餐時，薇斯姐小姐很高興的對龐德說，她能夠受到命令和〇〇組的人一起工作，的確是件令人興奮的事。

「當然，你在我的眼中就是如同英雄人物的存在。」

受到這種誇耀時，龐德感覺到要追眼前這位小姐已經成功一半，因而突然萌生荒唐的意念。

「龐德頓覺自己已愛上眼前這位小姐既冷漠又高傲的身材。特別是她眺望遠處那種閃閃發亮的藍眼睛，晶瑩的眸子發出一股教人難以抗拒的魅力，此時的龐德已春心盪漾，繼而動了慾念，想用雙手握住這位小姐的黑髮，且把這位苗條的小姐用暴力壓在自己軀體下的衝動。」

當天晚上對龐德而言，一切都在假想的玫瑰色彩中，然而很快的這些慾望就支離破碎了。因爲薇斯姐小姐受到歹徒路斯・夫爾的誘拐，而被關進汽車的後座。

龐德自然追蹤而來，可是這位歹徒路斯・夫爾早就預料到龐德會跟蹤而至。所以到半途時，即從汽車的行李箱拿出有許多鋼鐵小釘的地毯舖在路面。而開了快車從後面一路追來的龐德，一不小心中了計，輪胎就在小釘的地毯上報銷了。此時龐德竟也昏迷過去，而受到歹徒的捕獲，被逮捕到路斯・夫爾的別墅中受到嚴厲的拷問，幸而龐德還能支持下去。

在甦醒之前的這段時間中，歹徒就動歪腦筋想佔有薇斯姐小姐，同時也想着龐德康復的話，

一定又會和這位小姐打得火熱。龐德終於康復了，然而對所發生的事難免有些恐懼感，此時龐德想着：

「我的感覺和身體是否應付得了呢？對這位小姐官能性的美麗，是否不再產生任何慾情呢？自己體內的血液能否再沸騰呢？」

其實，龐德根本不必爲這方面擔憂，待身體完全康復時，他們之間的艷事幾乎是很熱烈的。龐德確實衷心對薇斯妲小姐動了戀情。

「某日，龐德總算要向薇斯妲小姐求婚了，這是他所決定的事，問題是選擇個好的時期來宣佈。」

然而，此時，事情竟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因爲薇斯妲小姐變成雙方面的間諜，不但爲英國作事，同時也爲蘇俄效命，當然這是受到威脅而不得如此，因此薇斯妲小姐在此關頭自殺了。

他的眼睛被淚水所朦朧，一方面擦拭淚水，另方面又趕快打電話和倫敦方面連絡。從此龐德又恢復到〇〇七號，冷酷無情的秘密情報員，雖然這是件緊急的事情，卻必須向上級報告。

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以及結果，確實情曲離折。最後詹姆斯・龐德僅以兩句簡潔的話來結束這段情：「當然就是如此，因爲那個畜生已經死了。」

(b)蘇麗特兒（哈林巨霸）

爲了工作上的需要而與第二位邂逅的女性，就是蘇麗特兒。根據龐德的感覺來說：「這是他過去所看到的女人中最嬌艷的一位。」薇斯妲小姐是正常的女人，而蘇麗特兒的風格就不一樣。反正和龐德有關的故事中一定會有蘇麗特兒的出現，也可說是一些不可思議的女人中，這是最初出現的女人。

（和龐德有關係的女人，幾乎有異於一般人的標準。都是稍爲脫節的女人，有的女人是肉體上的特異性。也有女人是精神上和常人有異。例如韓莉小姐就具有如同維納斯那般美麗的身材，可惜的是天生塌陷的鼻子。又有個倪娃娣小姐很會賣弄風情，從她的體內散發出青春的性感，然而由於年輕時受到不幸的打擊，因此她的身體絕不會讓男人越雷池一步。這裏所說的蘇麗特兒小姐人緣奇差，而且厭惡結婚。還有布希・貴露哈小姐是位十足率直的人，卻染有同性愛的嗜好，可謂不檢點的女人。同時韋薇・蜜雪兒也是個怪人，和布希・貴露哈小姐同樣有很多怪僻。）

蘇麗特兒的本名叫做希摩斯・拉托蘇兒。出生於海地，且具有精神感應能力（telepathy）。白晰的肌膚，藍色的眼睛，又長又密略帶藍黑色的秀髮，其嘴唇深具性感。從來不帶戒指的手指甲，修剪得均勻、簡潔。

在故事中這位小姐以純潔淑女出現。她的主人比克先生是個身材魁梧且凶惡無賴的黑人，也是史梅爾闕的部下，而蘇麗特兒小姐就在比克先生的保護下，也可謂是被軟禁的情況下過生活。然而，這位小姐的貞操還是維持得很好。不過比克先生爲了促進優生學，打算有一天要和蘇麗特兒小姐結婚。比克先生曾經表示在這一生中，他最感興趣的是和蘇麗特兒小姐結婚，而生下來的孩子臉孔如何是他迫切想知道的。

到現在爲止，蘇麗特兒小姐還未見過龐德。此時龐德正被比克先生抓來囚禁於此，所以兩個人在這地方初次見面。

蘇麗特兒小姐很想瞭解這位秘密情報員的眞意，且比克先生也下令給蘇麗特兒小姐，要她調查龐德所言是否眞實，可是當蘇麗特兒看到龐德之後，被龐德的魅力深深吸引，故而同情龐德，處處站在龐德這邊爲其做事。

龐德想盡辦法終於從歹徒處逃出。同時，蘇麗特兒也來協助龐德逃走，然後自己也脫逃和龐德會合在一起，他們兩人很快離開紐約，乘坐汽車往南方急駛，目的地是聖・匹達斯巴科。這兩個人的外表儼然是一對恩愛的夫妻，住在布爾曼式車輛的臥車。另一方面，比克先生的嘍囉間諜很多，當然在這個小鎭也佈滿比克先生的間諜。有一次，龐德就在此地和間諜們打架致使小指受傷，忍着小指的痛楚，龐德就用另一隻手擁抱蘇麗特兒小姐，此時的蘇麗特兒也情不自禁地把身

體貼向龐德。

「蘇麗特兒用兩手挾着龐德的臉孔，兩唇相印中呼吸逐漸加快，眼神中激出熱情的慾火。蘇麗特兒再次抱住龐德的頭，而將龐德的嘴唇貼上自己的櫻唇，這種具有挑發性的接吻持續好長一段時間。兩情繾綣，耳鬢廝磨，龐德整個人癱瘓了，彷彿是頭柔順的羔羊。」

截至目前爲止，這位小姐仍沒有性經驗，所以對龐德而言，向蘇麗特兒要求性愛，確實是很美好的。夜半人靜，龐德就寢時來到蘇麗特兒的床前，和她接吻擁抱作爲睡前禮貌上的招呼，結果看到蘇麗特兒充滿春情挑發的姿態，龐德即忘了左小指的疼痛。而且蘇麗特兒小姐覺得能夠和這位男人在一起也挺快樂的。

「想不到我能夠讓這位身體健康、文靜的男人，爲了我而變得這樣衝動。來吧！儘量發揮你男人的氣概吧！能夠和你盡情作樂，也惟有此時此刻而已。」

兩人後來又在比克先生嘍囉的安排下被捕了，而比克先生爲了要懲罰這兩個人而考慮周詳的刑罰。故事演變於此情節有所改變，大夥兒搭上牙買加海岸上的一隻船，在一場激烈的爭鬥中，龐德殺死了幾位比克先生的部下，加上蘇麗特兒當時的背叛而使龐德順利逃走，因此比克先生極痛恨這兩個背叛者，所想出的處罰特別毒辣。比克先生將這兩個人綁在一起丟進海洋中，任隨船肆意航行而讓這兩個人在海洋中到處拖來拖去，不但使他們在海中吃盡苦頭，也想借機引來鯊魚

吞食他們的肉。比克先生再把蘇麗特兒小姐的衣服剝光，然後赤裸裸的身體面向龐德，再以繩索綁住。

這兩個人被縛住後即被扔到海洋中，同樣讓船隻肆意拖行，當然這兩個人眞是吃盡苦頭，且受到無以累計的傷痕而刺痛。此時，比克先生露出兇狠獰笑，在腦中浮現着拖到珊瑚礁的情景，一定會把這兩個叛逆者的皮肉刮得面目全非，但拖到珊瑚礁時，反而意外的救了兩個人的性命，原來珊瑚礁把繩子割斷。這兩個人在海上浮沉時，正好有一隊獨木舟經過而把他們救起。此刻，在龐德的眼眶中充滿着從孩提時代以來沒有出現過的淚水，且這些淚水沿着龐德憔悴的臉頰下的血跡而下。

經過這個冒險，龐德的任務總算完成了，M先生就特許龐德兩個星期的「色情休假」。讀者們一定會發出會心的微笑，詹姆斯・龐德和蘇麗特兒小姐當然會善用「色情假期」喔！

(c)卡拉・布蘭特小姐（探月先鋒）

卡拉・布蘭特小姐是在警察廳特別部工作的女性警官。英國倫敦警察廳（Scotland Yard）在特拉庫社火箭基地所辦理的事情，雖沒有辦不清楚的地方，但有關這方面的計畫需要多加留心的關係，所以才把這位女性警官調派於此任秘書工作。

龐德初次看到卡拉・布蘭特小姐的印象是：「略爲保守性，兼具精明能幹、誠實的個性。加上這位女性是警官的關係，所以對這方面的知識頗爲豐富。」卡拉小姐就像蘇麗特兒小姐同樣有一副美麗的身材，與生俱有的藍眼睛和烏黑的秀髮，身上除了帶瑪瑙式的胸針及訂婚戒指外，並未佩帶其它任何裝飾類，她的嘴唇塗有溫暖感的口紅，同樣除了口紅也無任何化粧，剪短整齊的指甲保持自然的本色，的確別具風格。

卡拉小姐看到龐德時，故意顯出一副冷漠的態度。然而，龐德事先就看過這位小姐的調查表以及有關的內容說明，因而對卡拉小姐已有某種程度的瞭解。龐德記得很清楚，在卡拉小姐身體檢查表上記載着乳房有一顆痣。

一個晴朗的日子，這兩個人相偕出去散步。經過火箭發射基地距離多佛海峽不遠的地方，兩人沿着海灘往巴各黎度海灣走過去。尤其這是個晴天，雖然沒有準備泳裝來，可是這是最適合海水浴的天氣。在這海灘一帶，除龐德和卡拉小姐外並無其他人，因而龐德很快脫下身上的衣服只穿一條短褲走向海邊，卡拉小姐就要龐德發誓不要看她脫衣服，然後也除去身上的衣服，只穿半透明尼龍短褲和內衣。他們兩人都下水游泳，在游泳中龐德就找機會和卡拉小姐調情，使得這位小姐很不自在。

「在秘密情報部做事的人，無論處理一件多麼重要的工作，都會留有一段時間來進行性的滿

足。」

忽然這種慾念出現在卡拉小姐的腦中，可是她仍然裝出冷漠的態度。過了一會兒，他們兩人上岸了，躺在斷崖下方享受日光浴。這的確很富有牧歌性的場面，他們兩人怎會知道斷崖上面，正有人要引發火藥來謀殺他們呢？

霎那間，岩石、沙礫大量從上面落下時，龐德以更快的速度用身體覆蓋在卡拉小姐的上面，且儘量靠近斷崖的牆壁，因而保全了生命。但是想從一大堆岩石的破片中把身體挪出來也不是件易事。待兩人爬出岩石堆時，身上的內衣受岩石的磨損早已破爛不堪。兩個人赤裸裸的身體走向海邊，借以洗去身上的泥沙。此時，卡拉小姐與生俱有的矜持也消失迨盡。爲了剛才意外的事，以及龐德勇敢掩護救了自己的生命，因而受了感動，使卡拉小姐的態度轉爲緩和。現在，雖然兩個人一絲不掛，可是在這危險的斷崖下也不能作出荒唐的事。並且龐德在這種場合下，也不會對卡拉小姐產生淫念。現在已經清楚的是在此基地建物中，有人對龐德懷有敵意。此時，龐德只專心於自己的工作。

故事到此，又有極大的轉變，龐德和卡拉小姐都被警察廳抓去，所以更無暇去談情說愛。警察廳的主管叫做托拉柯斯，龐德想辦法解救自己。他準備好工作用的燃燒器後，只靠嘴唇和牙齒使桌上的打火機點火。因爲僅靠嘴巴使燃燒器點燃，所以嘴巴難免受到火傷，龐德就用嘴巴咬着

正在燃燒的燃燒器而發揮超人性的努力，利用燃燒器的火想要燒斷捆綁卡拉小姐的銅線。

「當時我負荷着燃燒器的重量，唯恐我的下巴會支持不住或因而破碎，甚至感覺到前齒的神經酸痛着，不過我仍然很小心的改變椅子方向，直到能夠把脖子用力向前伸，使燃燒的火焰達到卡拉小姐右手腕的銅線爲止。」

經過一場努力，捆綁卡拉小姐的銅線燒斷了，連帶捆綁龐德的銅線也能解開了。

龐德由於做這個辛苦的工作，所以用一、二分鐘來活動手腳使體力恢復，忽然又想到：「能夠和卡拉小姐溫柔的嘴唇接觸是多麼高興。」

雖然如此，喜好風流的龐德還是會考慮場所、時間、氣氛，實際上只是稍爲動了一下念頭，並無從容的時間去想這些。而卡拉的手腕卻散發出熱情，並且燃燒全身體。眼睛睜得很大而閃耀着光輝，可是此時和龐德的接吻，只是對龐德感謝的表示而已。卡拉小姐由衷的說：「這是對你剛才行爲的獎品而已。」

這件事發生之後，兩個人再度被關，且受到用橡皮管噴水蒸氣的處罰。然而這兩個人居然命大，能逃過這關險境。而又受到這位秘密情報員的幫助。詹姆斯・龐德與其述說他精采冒險的經過，實際上他更期待着與卡拉小姐相會的時刻。總之，他正沉湎於過去相處那幾個星期的樂事。更甚的，龐德已擬定好和卡拉小姐到法國、義大利的旅行計畫。此時龐德的決心已定，所以也備

妥了汽車，第三天早晨車子就會來到卡拉小姐住的地方。

可是，龐德匆忙羅曼蒂克的計畫很快即被粉碎。原來卡拉小姐早就另有心上人，這個男人有一頭短而漂亮的金黃色頭髮，也是年輕的警官，而卡拉小姐和警官將在明天下午舉行婚禮。這位男友，外表並不引人注目，寧可說好像有點倦怠性感覺的人。可是……

卡拉小姐全然無法感覺到，自己沒有把握到的利益是什麼？

(d)羅曼華（勇破間諜網）

這位小姐好像仙女下凡一般的美人，可謂是把克蓮達・卡爾模小姐改造爲更年輕的模樣。這位小姐的頭髮也很像這位傳說中美麗的明星一樣。

「從優雅的額頭把頭髮往上梳，而這些長髮幾乎垂到肩膀，且頭髮末端很自然的捲起。」

羅曼華小姐有一對深邃的碧眼，加上細長漂亮的睫毛。

身材是高挑的，舉止間有一股文雅的感覺，且帶有運動選手的色彩。她的臀部幾乎不同於一般的女性。

「由於羅曼華小姐特別喜愛運動，所以肌肉結實，強調出女性的曲線美，毫無多餘的贅肉，尤其是臀部地方圓滑豐滿，且腰部兩側很堅實的凹下，倒有點像男人的臀凸出來一樣。」

儘管羅曼華小姐臀部如此，可是仍然魅力不減，因爲從她身材來說並無任何缺點。同時羅曼華小姐性質樸素，並不會過份追求物質方面的享受。

羅曼華小姐就在國家保安局服務，辦公的時間是上午八點至下午六點，星期六半天。一般性蘇俄辦公人員有一特殊處，就是午餐時間比較短。

「不過，這頓午餐內容很豐富，能夠吃一頓這麼好吃的午餐的話，晚餐簡單吃一下即可。現在身上所穿的西伯利亞狐皮已不想再穿了，而想穿黑貂皮大衣，可以由省下晚餐的錢來買黑貂皮大衣。」

這位小姐對物質的希求並不大，因此很簡單的生活中即能享受幸福感。

第一，就是羅曼華小姐的房間，是位在國家保安局宿舍中一個大的建築物的一小房間裏。

第二，羅曼華小姐所使用的洗澡間和厠所是和其他幾位女職員共用，不過熱水器的設備及自用電話都準備齊全。在這狹窄的房間內，只要有一盞燈的照明已嫌太亮。

第三，她晚餐的料理都是用火爐來烹調，經常是二、三片肉和一點粉末香菇煮成一碗濃湯，加上一片吐司即完成她的晚餐。

雖然羅曼華小姐也有他的希望和想法，實質上在國家保安局作事的女性都不能說是幸福的。可是，羅曼華小姐就一直在享受這種生活。後來這位小姐就從這種愚者的樂園中跳出和詹姆斯・

龐德認識，這個動機是一通命令式的電話打過來後才改變的。

原來史梅爾闕正要進行一項陰謀。這個陰謀就是要先以女色誘惑龐德，然後再殺死龐德的計劃。而且這項陰謀計劃得很周到，構想出這個計劃的男人曾對史梅爾闕說：

「要進行這個計劃，需要有一位能信賴且美麗的小姐。」

因此羅曼華小姐即被選中來擔任此任務。這個計劃的進行過程如下，當羅曼華小姐看到龐德英俊的照片和有關資料時而暗自心儀，無形之中對龐德產生戀情，因此就想着要從蘇俄逃到英國。此時羅曼華小姐也隨身帶了暗號解答秘器。因爲羅曼華小姐深知英國急需這些暗號解答秘器——然後要在一山頂把暗號解答秘器交給龐德。

詹姆斯・龐德和以前幾位女性的相會，大致上都在很相識的情況下來會面，可是這次龐德和羅曼華小姐的相會和其他不同。雖然在相會之前也看過這位小姐，當時是透過潛望鏡從遙遠地方看到的。現在同在一山頂的旅社中，過了一天很疲勞的生活，龐德完全沒有精神去考慮羅曼華小姐。夜已深了，龐德就作個簡單的淋浴，因此赤裸裸的身體。當龐德想上床休息而伸手要熄燈之際，也可謂是把身體向前彎的霎那，忽然從房間黑暗的角落發出聲音。

「龐德先生，你大概疲勞不堪了吧？請上床。」

史梅爾闕確實把這位小姐訓練得很周到。而且這位小姐臨機應變很順利的手段，輕而易舉的

使龐德上了圈套。彷彿羅曼華小姐對這種欺騙相當有經驗，也許是這位小姐以騙人爲樂吧！此時羅・曼華小姐擺出熟練的迷人媚態，使龐德神不附身。在一件薄內衣下面，僅在脖子上繫着一條黑色緞帶，和從腳穿到膝蓋黑色絹織襪子而已，其他身上則一無所有。龐德也是這方面的老手，不由得感覺到艷福飛來得太巧，反而心生警戒。此時，羅曼華小姐向龐德表示着強烈的戀情，還帶來了解答秘器，更清楚的告訴龐德要早一刻離開這裏。

可憐的龐德這時候還想着，倘若如此下去沒有任何問題眞是太好了。這個意外的計劃是否會得逞呢？眼前這位天姿國色的美女難道會撒謊？她所說的是眞的嗎？在我眼前這位小姐又是眞的嗎？

這樣在腦海中很快的轉過許多問題，然而龐德又很快的找出解答。

此時羅曼華小姐的一隻手已經繞在龐德的脖子上。稍微用力又有點顫抖的抱住龐德，龐德也感覺到小姐嘴唇有些顫抖着，一下子就又感覺如同火般的燃燒，這兩人的嘴唇密貼着，彷彿無止盡的接吻一般。

他們兩個人如膠似膝的倒在床舖上，兩情相悅，綣繾纏綿。兩個人都不知道床上面裝飾用的鏡子是虛浮的，而在鏡子遙遠的另一側有史梅爾闕派來兩個男人，正在欣賞着兩個人滑稽難得一見的鏡頭，並且把兩個人所演出的動作全收入軟片中。

「這兩位觀衆欣賞着，兩個肉體忽合忽離纏綿在一起而戰鬥。一下子翻身離開一下子又撲過去，不一會兒女的又抬起雙腳，對這種熱情的場面全映入眼底。又看到很像芭蕾舞者用一隻腳站立，一隻腳伸到背後的性交姿勢，這兩位男人看得不由自主的張嘴喘息。也許是看得太緊張的關係，在臉上已冒出興奮的汗水，同時這架構造精密的照相機也發出很有節奏的旋律。」

接連着發生在龐德身上的是在一次從一山頂要開到巴黎的快車中所發生的事件。在火車裏也有敵人坐着，不過也有我方人員，龐德和羅曼華小姐在一起的時間很多。這位小姐已對龐德展開大膽的挑逗。

這位嬌滴滴美麗的蘇俄小姐，等到火車將要開的時候才出現。

「在車裏她搖動一隻膝蓋而要碰到龐德身體時，火車正在山區郊外急駛中。此時羅曼華小姐腦海浮現昨晚的情形，因而一下子就春情欲動，龐德凝視着發出光輝的眼睛，不由得傾俯上身將手伸出，摸到她的胸部上，接着頭也伸出展開一場熱烈的接吻。在這個動作中，羅曼華小姐的頭就有些往後仰，伸出的雙手緊緊抱住龐德，幾乎是把龐德拉過來的動作。」

然而，在這個長吻的美景中，敵方的人員突擊而來，大夥兒在車廂中展開激烈的爭鬥，幸好以龐德的機智，才能倖免於難，此時，不禁令龐德懷疑着，難道是羅曼華小姐的安排？隨即的，龐德還是打消了這種念頭。

火車依然在急駛中，龐德也許有些疲勞而將頭枕在小姐温柔的膝蓋上呼呼入睡。直到龐德醒過來已經是黃昏時刻，羅曼華小姐好像在等待着這一瞬間，看到龐德睜眼時即伸出雙手夾住龐德的臉孔，而睜着大眼睛向龐德詢問。

「喂，我們這種狀態能維持好久呢？」

「當然一定很久。」

這個時候的龐德好像剛醒的關係，有優然自得的好情緒。

「不過，是能維持好久呢？」羅曼華追問着。

當然，龐德心裏很了解這美好的日子不會持久。雖然這位小姐弄假成眞，果眞爲龐德動了戀情，且龐德同樣也對羅曼華小姐產生情意，不過冷靜思考即很清楚，對方還是敵人而且是間諜。雖然這位小姐把陰謀的秘密全洩露無遺，可是龐德還是懷疑史梅爾闕利用小姐的作風，因此龐德不敢掉以輕心，更談不上有美好的希望。對龐德而言，彷彿很瞭解眼前這位小姐的將來會是什麼結果。這位小姐可以期待最好的情況是改名，而利用新的名字，在加拿大創天下開始新的生活。同時每年給這位小姐一千英鎊的鈔票，使這位小姐在精神上過着舒服的日子。

「想要維持長久，這要看我們倆的作法，你也知道想要防礙我們的份子很多。也許想要把我們倆拉開。那裏有在這種車廂能夠一直持續美景。很快的我們又必需踏入社會上作事，而且在社

會上活動時難免有些不從心的事發生，不會很快樂的。超過我所說的範圍要來向你表明的話，你會認爲沒有意思，我也會覺得毫無意義。」

(e)海尼賽兒・蕾特（恐怖黨）

這位海尼賽兒小姐深具魅力，是一位嬌艷的女性。當龐德頭一次看到這位小姐時，其身上只有簡單的內衣褲而已。

當時，龐德是在牙買加附近人煙稀少的海島上的海灘，龐德在這地方的任務是，要調查一位行動古怪的中國博士。他悄悄的侵入這個海島，當然是處於危險的狀況中，而且這個時候他正剛醒不久，頭腦還在矇矓模糊中，卻很意外看到有個影子在沙灘上掠過，因此注意力變得很敏銳而開始查探環境。由於看到這個影子，在一瞬間心臟不由得悸動起來，自己也感覺到心臟激烈的拍動。

「直到看清楚時，原來是一位一絲不掛把背部向着這邊站立的少女。仔細的說，並非完全是一絲不掛。這位小姐的腰部帶有相當寬的皮帶，且在腰帶上吊着一把獵刀。換句話說，這條皮帶是專爲那把獵刀才佩帶的。事實上，這幾近赤裸裸的身體更具有美艷的氣氛。這位小姐站立的地方，距離海岸約有五碼，而俯下頭好像在看手中的東西。這種悠然自得赤裸裸的姿態，確實令人

有古典性的優雅感覺。她全身的體重是放在右腳，而左腳膝蓋稍爲向內側彎曲，保持這種姿勢，垂下頭看手中的東西。因而她的背部即稍爲傾斜。美麗的形象，透着有光澤的肌膚，呈現出曲線柔和的背骨，一看就知道這位小姐有結實年輕氣息的肌肉。臀部就好像青春少女一般有圓滑性的外表，且具有結實的感覺。修長的雙腿確實令人嘆爲觀止，從側面可見稍爲抬起左腳的腳底，並非是桃紅色。由此可見，這位小姐並不是黑人。」

她的頭髮是略帶灰色的金髮，而且很長一直垂到肩部。龐德故意做一些行動，想讓小姐知道有人來了。可是這位小姐只作簡單性的動作，並無意去遮蓋身體。她將一隻手放在腰部，而抬起一隻手放在臉部，她這種動作是有如下的理由才作出的。

「有一張很可愛美麗的臉龐，其兩眼距離較寬，加上一對深邃的藍眼睛，在艷陽下隨着俏睫毛而發出有光輝的眼神……從這個姿勢看來，這位小姐大概是要靠自己來保護自己的人。龐德又想着，也許這位小姐曾遭遇失敗的經驗。因爲龐德是看到這位小姐的鼻子陷下去，很像是受到拳擊的打擊塌陷而所作的猜想。」

海尼賽兒小姐是一位行動自然的小姐。所以她的舉止如同天眞無邪的小孩一般，對於龐德的出現她絲毫不感覺驚駭。龐德想着，這位小姐大概受到和一般人不同的養育而長大。在這位小姐五歲那年，其牙買加的房子發生火災且雙親也被殺害，從此以後到十五歲之前，全靠她黑人乳母

的關照下在沒有被燒毀的地下室生活，然後才單獨一個人過日子，現在已經二十歲。當時在火災中被救出的書本中，有一本是百科辭典。這位小姐從八歲時卽開始看百科辭典，她很仔細從A的順序開始閱讀。雖然，不像是受高等教育的知識來得廣博，但多少學得能應付各種類片斷性的知識。

由於長時間單獨一個人生活，所以養成孤獨的性格，不敢輕易相信別人。然而，她和爬蟲類或野獸們都能相處得很好。待收割甘蔗的時候，總是有一些爬蟲類和野獸，定期性來到這位小姐附近居住。而且這位小姐對待動物，就如同人一般看待，甚至有把牠們當做是人來相待的觀念。在這種狀況下，這位小姐一年年的成長且具有了青春氣息，此時地方上的好色之徒就把她當作是獵豔的對象。果然不錯，有一天有一位登徒子用暴力抓起這位小姐，揮拳擊中小姐的臉孔，這就是這位小姐鼻子塌陷的原因，結果這位小姐受到拳擊後卽暈過去，登徒子卽趁機強暴達成目的。因而致使這位小姐對社會上的男人都有厭惡感。當然受到暴行的餘恨，很快的使這位小姐計劃着要來復仇。這位小姐利用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悄悄潛進到強暴她男人的住所，而把帶來的箱子裏放出黑蜘蛛，將牠放到男人的腹上。只要想到這一切，這位小姐就感到很欣慰。因爲那個受黑蜘蛛刺進腹部的男人，後來毒發約受了一星期的痛苦而死亡。

這位小姐是利用收集貝殼，賣給美國商人來維持生計。貝殼是很值錢的東西，這種知識是從

百科辭典得來的。由於賣貝殼的收入不錯，故生活也相當美好，這位小姐打算存款到差不多的數目時，要到美國去動鼻子手術。她幻想着，倘若鼻子矯正得很好看的話，則不再作貝殼買賣的生意，而想要擔任高級的應召女郎。由於這位小姐頗爲天眞爛漫，所以絲毫沒有感覺到應召女郎是下流的工作，只知道應召女郎的收入頗爲豐富，故將自己的計劃全盤告訴龐德。

「住在豪華的公寓裏，穿着漂亮衣服的女人。你大概曉得吧」——這位小姐不耐煩的說——「許多男人都會圍過來說奉承的話，不但能得到他們的寵愛，還能收到滾滾而來的鈔票。聽說在紐約一次可得一百美元，我也很想在紐約賺錢，我認爲剛開始時價格應該便宜一點，至少在出師前還需要磨練一段時間，像我這種不是職業性的人，應該值多少錢呢？」

如此一古腦兒把心事告訴龐德之後，海尼賽兒小姐卽對龐德發生好感。

過了不久，這兩個人就被魯渥博士給抓去了。龐德表明自己是鳥類研究專家，而海尼賽兒小姐是他的太太。和環境很困苦的女人結婚，是龐德最喜歡編造的借口，也是他的一貫作風。

魯渥博士把他們兩人，關在很像宮殿構造豪華的房間裏。海尼賽兒小姐在用餐之前先入浴，然而過去並沒有在普通浴室洗澡的經驗。

「那些設備，該怎麼用也不知道。到底要如何用呢？」

這個浴室裏的設備都是最新型的，而且比普通更容易操作。

雖然這位小姐具有挑撥的性格，但還是不讓龐德摸她的手，而把衣服脫下來隨意的掛在肩膀上。龐德爲了這位小姐準備了一些洗澡水，還用手試驗水的冷熱程度。此時，忽然這位小姐的雙手就纏在龐德的脖子。

「……洗澡間白色的磁磚反映出帶着金黃色的身子，顯出有光澤的美感。海尼賽兒小姐忽然很激動和龐德接吻，龐德也就把兩手繞到海尼賽兒的背後而用力擁抱。這一來，龐德的心臟即開始卜通卜通跳着。海尼賽兒小姐在龐德的耳旁先停止一下呼吸而小心的說——中國人的衣服確實有奇妙的感覺。你居然對那個人說我是你的太太——

龐德的手已經游到小姐左邊胸部，摸到變硬的乳頭，知道她春情已動。果然不錯，海尼賽兒小姐自動把下腹向龐德貼過來。爲什麼不可以呢？什麼理由呢？在這種時刻怎能進行那種勾當，現在兩人都處於生死關頭，爲了要找機會脫離險境，必須克服着如同冰塊那樣的冷靜。一切留待以後吧！在此刻裏不能隨便變成軟弱。

龐德如此想着，立刻從混亂的情緒中作了冷靜又理智的選擇，可是海尼賽兒小姐可沒這麼簡單的灰心。

覺得龐德不該突然的中止。當然魯渥博士從頭就了解這兩人的一切。魯渥博士打算儘量戲弄這兩個人，再處他們於死刑。換言之，這是很費時間且複雜的殺人方法。

海尼賽兒小姐被脫光衣服，而在鐵釘的控制下被壓倒在地面上，同時這個地方有很多兇惡的陸蟹，且正值這些陸蟹是大移動時期，反正在陸蟹移動的路線，都會被啃噬吃光。這種現象如同成羣的蝗蟲過境，而一大片農作物被吃光的狀態。

龐德的命運也是很慘的，因爲魯渥博士已經準備好「障礙賽跑的路線，也可說是衝進死亡的路線」。換言之，就是測驗囚犯在被殺死前能有多少體力。

結果，詹姆斯・龐德很僥倖一直越過這些令人恐懼的路線障礙，而一路成功的到達終點。另一方面，海尼賽兒小姐也逃離虎口，兩人成功的脫逃到安全處，那是海尼賽兒小姐的住所。此時龐德所看到的，幾乎和想像中的老鼠洞差不多。

海尼賽兒小姐端出海蝦和水果冷盤，以及一些好吃的東西出來。待龐德正吃得津津有味時，海尼賽兒小姐即依偎在他的旁邊坐下，催促着龐德將過去全部的戀情說出。

「豐滿的紅唇，隨着龐德精采談話的內容，由於興奮關係不時掀動嘴唇。」

龐德由於話說得太多，已經口渴得不想再吃任何東西。

「啊！海尼賽兒小姐妳是讓我吃還是讓我說話呢？現在我可要同時進行兩件事了。」

倘若吃的話，在過幾小時也能隨時來吃。

海尼賽兒小姐在夜光的照耀下，開始脫去衣服，也要龐德脫掉身上的衣服。然後拉着龐德的

手走到寢室內。在床鋪上有一個新的枕頭，海尼賽兒小姐指着枕頭笑盈盈的說：

「這是我今天特地買回來的枕頭。且是雙人用的枕頭。我可是花了很多錢買回來的。唉呀！你把那也脫下，上床吧！你不是和我約定肯作我的俘虜。」

龐德的心臟，一下跳得幾乎要破裂。

(f)廸麗・艾姆絲（金手指）

場所在法國，龐德坐着阿士敦馬丁車一路跟蹤着黃金手指所坐的羅爾斯瑞士的車子，在這緊張的時刻中，有時候超過他的車子，有時候又被他超車過去，此其時龐德又看到一位年輕小姐所開的小型汽車尾隨着。過了一陣子，龐德才感覺到這位小姐一下子超前，一下子又落後，開車的情況並非偶然。一定是有什麼計劃，雖然並不知道這位小姐的實際目的是什麼，可是非得脫離這位小姐的糾纏不可。龐德找了一個機會而加快速度又很快的剎車，然後再突然使車倒退，因此汽車的相撞就勢必發生，小姐所開的托福安克車所受的損害比龐德更甚。

龐德馬上從汽車下來，爲了要查看損害程度而到車子後面。這位年輕的小姐已把一隻腳踏在馬路上，可是掀起的裙子還未放下，隱隱約約從下方可看到雪白的大腿。

龐德看看這兩輛車子的損害程度，特別仔細看過小姐的車子後，卽說：「下次又相撞在同個

地方的話，妳就非和我結婚不可。」

這句話剛講完，就已經得到相對的報應，拍的一聲，小姐的手掌拍向龐德的臉頰。這位年輕的小姐名字叫廸麗・艾姆絲。

這位小姐有一對動人的藍眼睛，修剪整齊的指甲未塗蔻丹。別有一番魅力，確實是少見的美人。同時也是屬於很快令人忘記她美麗感覺的女人。她的頭髮隨風拂弄而不用手整理，腰繫黑皮革的寬腰帶，而穿着褶裙。上衣是白絹布的襯衫，略帶男性的風格。

「從外表就可看到她豐滿的胸部，幾乎要衝破白絹襯衫而出。」

廸麗小姐的姊姊叫做姬兒・馬士達敦，就是被黃金手指給殺死了，因而廸麗小姐一直想替其姊報仇。

黃金手指每個月總要侵占一位女人，這好像是他的一貫作風。首先用麻醉藥使小姐沉睡，然後塗上黃金色。再來占領征服這個黃金小姐的肉體，因爲這個人最喜愛的是黃金，現在又征服黃金的女人，其感覺上如同和黃金結婚借以得滿足感。所以獲得小姐時就把黃金塗於其身，同時爲了使小姐還能呼吸，就在背骨地方不塗黃金。這樣小姐才不致於死亡。等到他強暴了這位小姐得到滿足後，卽付一千美元打發小姐。爲了對付龐德的復仇，這位黃金手指就在姬兒小姐的身體完全塗滿黃金。

妲麗小姐知道自己的姊姊很喜歡龐德，因此處處對龐德表示敵意，且不願將對黃金手指的復仇工作交給龐德。經過一段時間才同意與龐德合作。可是，這位小姐對龐德說：

「只有一個條件，你的手不能摸到我的身體，否則我會不客氣的殺死你。」

原來這位小姐患有同性愛的嗜好，最後也因爲同性戀而喪命。

(g) 溥希・加蘿婀（金手指）

這位小姐在美國黑社會中是唯一的女性老大。原本是馬戲團的特技表演員，然而她所帶領的娘子軍表演得並不理想，因而乾脆改變方向。把這些娘子軍們培養爲小偷，且這些女人們都有同性戀的傾向。說起來，這種作風實在很殘酷，是個完全統治的團體，因此連一流男人的黑社會團體都不敢輕視這個娘子團。

「龐德很喜愛這位小姐的臉龐。一看到這位小姐的臉，龐德感覺到這位有同性愛傾向美麗的小姐，所具有的風格也能刺激男人的慾望。確實是張很有魅力的臉孔。龐德曾經聽過這位小姐告訴黃金手指及房間裏的人說——男人中十個裏有九個會撒謊。不要以爲我是女性而說話不客氣。要知道我最討厭有人把我當作軟弱的女流看待。因爲我的作風和一般女人不同——龐德對這位女人的態度感覺很有趣。按照龐德的猜測，這位小姐的年齡好像剛過三十而已。蒼白的臉色，兩側

高聳的頰骨和美麗下巴連接的線條，和名影星布露苛小姐很相似。同時有一雙閃亮發紫的眼睛，這種眼睛是龐德所沒有見過的。而這雙美麗的眼睛在黝黑的睫毛下眺望這個社會，確實是美麗非常。她的頭髮和妲麗是同屬黑色的，不過她把頭髮剪短有如少女一般的感受。嘴唇是塗抹鮮紅色的口紅，嘴型好像是一的文字……這位小姐給龐德的感覺眞是無限的魅力。連妲麗小姐也很欣賞這位小姐的眼睛和嘴唇，因而瞪大眼睛看這位小姐。這情形看在龐德的眼底，從此龐德就冷落了妲麗小姐。」

本來這位小姐是屬於和龐德敵對陣營的人，龐德在ＢＯＡＣ機內，很意外得到這位小姐的幫助，因而才能破壞飛機得到勝利。結果龐德和這位小姐很快帶了救生具而飄浮在海上，幸而被救生艇適時救起，其他同在飛機裏的人都沉沒於海底。經過獲救的龐德，被安排在氣象觀測船裏的船室，很舒服的躺臥着休息，此時隔壁房間的溥希小姐來了。

「……這位小姐穿着灰色的衣服，一件漁郎慣用那種布料的上衣，而且衣身過長與身材並不合適，她將袖子捲起。就好像是圖畫中所描繪女人一般的姿態——大家說要用酒精替我按摩。我就對他們說，既然要按摩的話，我就要拜託龐德。既然要按摩也就不需要酒精了，有你的身體來動手卽可——最後話講到一半好像不好意思再說——所以到這裏來了。」

這位小姐也明白自己將來會被關進牢獄裏。可是坐牢之前想把一切事情收拾妥當。聽了龐德

的吩咐，這位小姐終於把衣服脫下，乖乖的上龐德的床。

「龐德從上面欣賞着這一雙美麗藍紫色的眼睛。讓龐德壓在身體下的這位小姐，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莊嚴氣概和傲慢之色。龐德情不自禁俯頭親吻溥希小姐的眼睛——而喃喃的說，聽說你厭惡男人是嗎？」

溥希小姐回答說：「因爲過去我沒有和男人接觸過的關係。」

(h)韋芙安・蜜雪兒（龐德吾愛）

這位小姐是加拿大的人，她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從小就是個孤兒，受清教徒的伯母所養育。由於幼小時的辛苦生活，所以長大後在她的內心還有一些幼小時不良的後遺症。關於此點，本書作者就描寫得很巧妙。

「實際上我到英國之後，還有罪惡的意識和『朋友們格格不入的孤獨感』這些意識和感覺，總是停留在我的『殖民地氣質』，雖然看到很多年輕新娘畢業於學習打扮的新娘學校，可是我仍不敢進這種學校，在未進這學校之前，心裏總有嚴重的恐懼感。」

蜜雪兒小姐很詳細的說了一些過去在近郊的青春生活，以及到歐洲渡假的事情，罷工後慣例的跳舞，和一些她交際方面的詳情。然後是這位小姐的初戀接着就是這個戀愛的幻滅。我們一開

始就知道傑利克是怎樣的爲人，可是初出社會的蜜雪兒小姐就沒有這種經驗。傑利克和蜜雪兒小姐是同年齡，且在倫敦的夜總會（四〇〇）很吃得開，他享有專用的杜松子酒。雖然他已經剩下這個學期即將畢業，可是仍然是伊敦（Eton）高中的學生。他在下課時間，經常開一部MG的半舊車。

而且耍弄着他的流氓作風。「經常在緩和的轉彎處，作一些不必要的加速或減速。」

蜜雪兒小姐就是受到這位傑利克的誘拐，而一同走進溫沙電影院。此時正放映着西部片和漫畫片，也放映着前個月女王從宮中出來時的消息片。爲什麼蜜雪兒小姐在這個地方也能夠耐得下去呢？特別是帶她來的傑利克，實在不應該坐在這種特別座。

本來，以爲這位小姐對這個社會應該很懂事，結果從這些行爲看來並不是很懂事的人，爲了解決蜜雪兒小姐那種不安的感覺，就去拜訪通宵營業的藥局。傑利克更不知道要對電影院身旁的女人說什麼話好。

他終於鼓起很大勇氣乾脆說：「我需要的是不會懷孕的工具——我這樣說，你一定知道原因吧？」

這兩個人醜陋的行爲被電影院的經理看到，當作現行犯給趕出去。蜜雪兒小姐雖然對這件事覺得很羞恥，且只有這件事，這位小姐即得到充分的男女性經驗。雖然覺得羞恥卻又打從心底喜

歡上傑利克。因此在半推半就的狀態中，又被傑利克帶到河流旁邊的樹林中。即在這種不乾淨的場所，懷着恐怖感的情緒中受到傑利克的戲弄。而從傑利克的動作中，蜜雪兒小姐又在享受肉體上愛情的喜悅。

「我從樹枝間看到月亮的光線，想要克服盈溢的眼淚不要流出來。可是事情終於發生了！在大事的瞬間。這是無法收拾的霎那。在傑利克的壓力下我已經不是一位小姐，而被改變成男人需要的女人！當這個男人不顧一切強力下手時，我只有痛的感覺，絲毫沒有快感。在朦朧中，我又意識到我雙手抱着什麼？終於我知道我雙手牢牢的抱着一個男人。喔！這個男人騎在我的身上，我情不自禁的更使勁擁抱住這位男人，他的身體在我的肉體上顫動着。我深深的感覺到我是屬於他的。一切都被他佔領，我是被征服了。可是他也是從此屬於我的，相信從此他會更關懷我的，因爲我們兩人是一體的。從此我不會再孤獨了，永遠讓我們兩人在一起吧！」

雖然這麼期盼着，可是怎可能會一直在一起呢？這是蜜雪兒小姐遭遇到這個男人的最後。因爲得到她的肉體，並且將一切都佔領之後，這位男人很巧妙的寫了一封信給蜜雪兒小姐，表示要和她分手。這封信的內容寫得很巧妙，因爲蜜雪兒小姐很美麗且一切都很美好，唯恐自己配不上自慚形穢，所以自願退下來。這對蜜雪兒小姐而言，實在打擊很大，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逐漸彌補痛苦。

「要把我一顆心粉碎得亂七八糟，無需花費幾分鐘，可是要從悲傷的情況中我能站立時，就需要花費半年多的時間。」

接着對這位小姐動腦筋的年青人又會出現，而且這位男人也是一位存心不良的傢伙。這個男人長得很帥，皮膚白晰且有黃金色的頭髮和碧眼。動作粗魯，寧可說是一頭野獸，其名字爲庫而特。蜜雪兒小姐被他誘拐，成爲他的情婦，還要賺錢供他揮霍，所以這兩個人的關係並無眞情可言。庫而特表面上和藹可親且作事細心，然而一切作風都是德國人方式，絲毫沒有幽默感。換言之，只會發洩他的獸慾罷了。而知悉蜜雪兒小姐懷孕時，這個男人正好從寢室走出去。也可以說這位男人剛把衣服褲子穿畢，蜜雪兒小姐就迫不及待的告訴他。當她把事情說完後。

「庫而特就緩慢把放在小姐肩膀上的手拿開。」而一言不發的逕自走出房間。

庫而特馬上動腦筋要蜜雪兒小姐墮胎，因而把這位小姐送到瑞士的史里斯。要動手術的話也需要一筆費用，手術費要一百五十英鎊。庫而特就給蜜雪兒小姐一個月份的薪水，從此大家各不相干。他給她的薪水是一百二十英鎊，不過也許是良心發現，又從他的口袋內掏出五十英鎊。

可憐的蜜雪兒小姐簡直遇到野狼一般的男人。她把這段不幸又汚穢的遭遇，以悲痛的情緒表達出如下的話語。

「在碰到庫而特之前我尚存一隻翅膀，這次連唯一剩下的一隻也被折斷了。」

這隻受傷的小鳥想要振作起來。卽把所剩的一些東西賣掉，然後決定脫離英國一切的不幸和幻滅，而到加拿大度假。從澗多利澳向南方走，越過國際進入紐約洲，再衝過阿利敦山脈地帶，結果在旅行中蜜雪兒小姐又迷了路。來到人煙稀少的場所——這裏是托里密亞・巴英滋・馬達喀脫。不過逐漸精采的事會在這個場所發生。

當晚的天氣，彷彿有點颱風登陸的氣息，蜜雪兒小姐單獨一個人在空虛的汽車旅社裏（motel）。這個時候，耳邊只聽到狂風咆哮颳過松樹的聲音，使得蜜雪兒小姐心生恐懼。在這風雨交加的夜裏，不可思議的看到兩個不吉利形象的紳士出現，而一切經過有如作惡夢般的展開。這兩個人都是狂妄的惡漢，爲了特殊工作的關係才到這裏，因此展開的場面就很像一場惡夢。特別其中有一個人，看到漂亮的小姐就會心盪神馳，宛如一隻蠢蠢欲動的色狼。在這種情況下，蜜雪兒小姐幾乎變成強暴的危險對象。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又有怎樣的男人會出現呢？

到這裏的一切經過，好像都是爲詹姆斯・龐德所安排的。事實上，就是龐德把受到傷害的蜜雪兒小姐從這惡劣的環境中救出來。這兩個人身上都弄得很骯髒。蜜雪兒小姐在得到安全感後卽去淋浴——兩個人一起淋浴。此時，龐德就拜託蜜雪兒小姐爲他洗身體。

「因此我就蹲下來開始爲他洗澡，龐德當然趁此機會伸手擁抱着我。由於身上擦了肥皂又淋水難免滑滑的，龐德就伸手把淋浴的水關好，而抱着我的身體到浴室裏，我也把身體靠在他的臂

彎裏很自然讓他抱着。然後他用洗澡的浴巾很體貼替我擦身子，接下來就換我擦他的身體。」

下一步，我們就很大膽的展開作愛。

「女人大部份都很喜歡，受到男人類似強暴的愛。愛就是要奪取的。我覺得他對我的愛確實很有刺激性、很了不起，他對滿身受傷的我又體貼又親切，同時用着很有力的作愛方式，讓我屈服一般的作風。」當然，這一切我是甘之如飴的。

(i)黛西（女王密使）

龐德邂逅黛西小姐的時候，這位小姐正坐在高士汽車的駕駛座位，龐德看到她開汽車令人驚駭的快速度，還以爲這位小姐是要開汽車自殺的感覺。

「除了拿着手槍和敵人決鬥之外，能夠讓詹姆斯・龐德感到刺激、興奮的只有一種，就是美麗的小姐開快車趕過他的時候。然而，根據龐德的經驗來說，大多數能夠開快車駕駛技術高超的女人，都是美人——而且都是很有趣的女人。」說着，黛西小姐就向龐德挑戰。

龐德就是在卡里渥這地方看到黛西小姐。他在百邁滙整理鈔票時，剛好這位小姐走過來。

「不知道從那裏出來，而站在發牌者的旁邊，龐德抬頭看清楚，才知道這位小姐有金黃色的手臂和烟烟有神的藍眼睛，很有魅力的嘴唇及一副漂亮金黃色的臉龐，穿着雪白的衣服，長髮及

肩，龐德看得正發呆的時候，這位小姐說話了——我也要賭。」

於是這位小姐也參與賭博了。然而，這位小姐輸得很慘根本無錢可付。不由得令龐德驚駭！好不知廉恥的小姐！而圍在桌子其他的人就喧嘩起來了。因爲從來沒有看過參加聚賭而身無分文的人。龐德暫時不講話，而採取觀望的態度，心想這位小姐以後一輩子會受到社交界的排斥。修柯・特拉克斯卿是個有名的騙徒，而眼前這位小姐的作風就幾近這騙徒。龐德很快的下定決心要幫忙這位小姐。他把兩張珍珠寶貝的賭牌輕鬆的丟到桌子中央，而露出莫名奇妙的表情說：

「對不起！對不起！這位婦人今夜要和我搭配一組來參加這場遊戲的約束，我居然忘了……眞對不起大家。我眞是頭昏了。請大家繼續玩吧！」

有了這件事開始後，龐德就很簡單的經常與這位小姐在一起喝飲料。當然，黛西小姐很懷疑爲什麼這位男人會挺身而出替自己解危呢？因此要龐德說明原因——美麗的小姐有困難，而大家不想辦法又鬧得很喧嘩的關係。還有幾小時之前，這位小姐所開的汽車趕過龐德的車子，而且一下子你超過我的、我超過你的車子有了競爭的場面，所以龐德對這位小姐印象很深刻。當時龐德的頭腦正在思考另一件事情，故精神不集中，要不然開車怎會讓小姐超過？雖然龐德這樣說明，可是黛西小姐露出冷笑不同意龐德的說法。然後這位小姐又說：論開車的話一定會比龐德快。其理由是，龐德一定很愛惜自己的生命，所以不會拼命開快車。

「眞是不得了的小姐，龐德雖然這麼想着。可是又感覺到這種人也經常可見。有翅膀的女人並非有兩隻翅膀的天使，而是有四隻腳附在翅膀上如同天馬一般的女人。」

黛西小姐在言談中，絲毫沒有露出有趣的表情。不過對於龐德的解危倒由衷的感謝，同時也曉得龐德心裏正在追求什麼。

「黛西小姐忽然站起來，龐德也很自然的跟着站起——好啊！我今晚單獨一個人開車回去。你要看我的話倒可以來。我房間的號碼是四十五號。倘若你願意，今晚就來吧！我相信你可以享受到從出生以來從沒有享受過最高級，且是價格最高的艷事。價格是四百萬法郎。我是有這麼高的價值，這是我自薦的。」

當然，詹姆斯・龐德怎會讓這個天賜良機平白溜掉呢！尤其對黛西小姐所說的四百萬法郎更感覺有意義，這好像在路上拾到鈔票似的。而且龐德此時並無特別任務或工作，本來龐德來到羅萊雅爾的目的，是要充分的賭博及希望有這種艷事而已。因而所看到的女人愈和一般女人不一樣時，龐德覺得更刺激、更熱衷來追求。

「把衣服脫光，擁抱着我吧！你有一副英俊的外表，而且很強壯的體格。我也很想來享受留作以後的紀念。你喜歡作什麼，可以隨心所欲做看看。而且你也可以要求我要採取怎樣的姿勢，或要我怎樣爲你服務，你才能得到滿足，請不必客氣對我說吧！對我的動作不必講究優雅，粗魯

而且強力都可以，把我當作最下流的娼婦看待。要騎在我的背上或腹上都好，任憑你隨心所欲的征服吧！你要專心的玩弄我，集中精力拋開雜念的發揮你男性氣概。怎樣呢？沒意見吧！那麼來吧！」

由此可見，這位小姐的確異於一般正常的女人。於是第二天早晨，龐德下定決心要監視黛西小姐。同時也有其他的男人在監視這位小姐，因爲她的父親是很大的權力者，名字叫做馬爾格——安修，是一位富有的惡黨，也是科爾滋的聯盟首領。因此到處都派有地下份子或間諜，對於龐德在賭場很大方的行動已收到消息，以及龐德受邀到黛西小姐的房間都已知道了。然而，這位首領對自己女兒這種事情，一點都不感覺苦惱且無倦怠感，反而還說：

「是男人的話，當然會這樣做。關於這些事的評論以後再說吧！反正現在這位男人所做的事情和態度，對黛西而言可謂是一種治療。」

話雖如此，馬爾格還是關懷自己女兒的事。由於自己的女兒曾遭遇到不少的苦痛，所以更期望自己女兒將來有更大的幸福。於是他就要求龐德向自己女兒求婚，倘若黛西答應時，在舉行婚禮當天，他願意送龐德一百萬金幣。

可是龐德並沒有這樣做。第一點，因爲龐德認爲維持現狀才會有幸福感。第二點是，龐德並不特別喜愛有一百萬英鎊的財富。可是爲了黛西或她的父親，龐德是願意盡力幫助黛西小姐。龐

德建議，現在黛西小姐最需要的是進入最好的診療所，而忘掉過去不幸的事，重新振作追求生存的意志。這種診療所在瑞士大概找得到。她的父親聽了龐德的意見，決定讓自己女兒到診療所接受治療。同時非常感謝龐德而要爲龐德做一些事。這位小姐的父親，財力龐大、知識豐富且體力也很好，現在更表示着願意把這一切來幫助龐德。他的組織科爾滋聯盟就好像希及利亞同盟，或一些黑社會組織一樣相當有力。不過不能忘記的是詹姆斯·龐德也是秘密情報部中最有名的人物。一、二年前黑社會的斯佩克特扼團曾發動了恐怖事件，而這個集團的首領正是龐德所要追捕的人物。

「在龐德的腦中有一絲靈感閃過，因而用很客氣的態度表示着——我很想知道一位叫做布洛輝爾特的男人，我相信這個人你一定會知道的。他現在是活着呢？還是死了呢？倘若想看他要到什麼地方去呢？你知道的話能不能告訴我？」

馬爾格當然知道。他提供了很多有力的消息情報給龐德，使龐德輕而易舉的採取行動。布洛輝爾特現在改名爲度·布魯比爾而自稱爲伯爵，住在一座高山的山峯，而在某私有地的科學研究所內做事。爲了要從一位叫做露比的小姐打聽更多消息，龐德就假裝着對這位小姐充滿着愛情。不過當龐德看到這位小姐時，就從內心產生出情意。另方面爲了要進行這份工作，龐德就暗地到這位小姐的寢室去拜訪她。

「外面已吹起了風，且晚間的風速逐漸在加強。這時候在外面的話，一定會感覺到肉體上的慾求，可是在屋內的話，更增加異情的溫暖性和甜蜜感。龐德和露比小姐，雙方都得到快感，在纏綿的交歡結束後，還互相擁抱着平靜的躺在床上。

龐德實在非常幸運，否則也沒辦法從這一連串高山中脫逃出來。縱使能夠逃出來，也無法單獨逃到很遠的地方。因爲布洛輝爾特的部下，已經緊緊勒住龐德的脖子。這一帶是瑞士的阿爾卑斯山脈中風景最優美的地方，有很多的高山相連，而在這山麓中，最需要的時候，能夠來救助龐德的人就是黛西小姐。

這是爲什麼呢？——是對過去龐德的救助表示感謝呢？還是純粹的救助呢？性情和一般人不一樣的同類者，自然會湊合在一起，或者是逐漸產生戀情所使然呢？這樣由各方面檢討着，又想到黛西小姐爲什麼會決意提出結婚的要求呢？我若答應和黛西小姐結婚，當然並非爲了要從她父親那裏得到一百萬的金幣，也不是把這位小姐當作性慾發洩的對象才結婚。龐德是爲了能夠無限制得到那些特殊的恩惠。對龐德而言，其實並不需要結婚後穩定的生活。龐德又想到：「雜亂又沒有定性的日常生活中，對自己行爲和姿態只要稍加檢討就會感覺厭惡。這樣對自己本身是率直的表現嗎？對目前的黛西小姐，自己的態度又如何呢？現在他又想到這些小姐們，其實並非什麼壞事，而且彼此間也沒有傷害到對方。總而言之，並無良心上過意不去的事情，爲什麼到現在這

些小姐反而使他情緒不寧呢？」

龐德也會這樣空想着，將來有了子女的話生活一定會很快樂，一下子又把黛西小姐的優點視爲是自己的優點來稱讚。龐德如是的空想確實很好打發時間。相信黛西小姐也會給龐德自由的生活，且也會衷心的愛着他。反過來說，黛西小姐也需要他。也許龐德過去所尋找的女人，就是這位女人也說不定。不過工作上我又要怎樣打算呢？M先生派他出去工作時，他帶着可愛的女人在身邊的情況又會如何呢？這時候成爲龐德夫人的黛西小姐，也許會笑着說和我在一起的時間也是在辦公事吧？龐德又想着乾脆脫離〇〇組的工作，而離開冒險的世界，把晚年的人生也爲情報部貢獻，來作一些無聊的文件整理工作吧？龐德終於結婚了。

「我發誓——龐德以這句話，在元旦晴天的早上十時三十分，在英國總領事館的客廳發言。而且是誠心誠意的說。」

宛如曇花一現，因爲過了中午時候龐德已經變成鰥夫。因爲黛西小姐被布洛輝爾特槍殺，而從傷口不斷的湧出血液，身體靠在汽車的方向盤變成一具屍體。

五、007的形像

(a)〇〇七的手槍

龐德很喜歡手槍。他經常在國際輸出商會的地下室，用槍對準小標的來作射擊練習，這段時間可謂是他最快樂的時刻，或者在密斯里射擊場用來福槍射擊時，也同樣有一種幸福感。他身上時常帶着手槍，倘若有一刻沒有帶手槍的話，就覺得好像沒有穿衣服一樣。

有關龐德最初的冒險談『卡里渥・路雅艾爾』中，就記載着他在枕頭下放着〇・三八口徑的槍，他放這支槍的理由是用來預防夜間突發的事故。換言之，是爲了保衛自己的安全而放置的。而他日常所帶的是另一支〇・二五口徑的槍。他把這種槍裝在皮革製的皮包佩在身上，已經有使用十五年以上的歷史，所以很有親切感。假使龐德在『從蘇俄帶着愛心』事件中沒有失敗的話，我相信他會一直使用這支槍。失敗的當時，就是負荷這支槍的滅音器剛好纏在放手槍的容器，因而差點喪失自己的一條命。從這個事件發生後，M先生就命令龐德不能再使用這支槍。情報部的武器股長伍司瑞特就批評這把槍是，婦女們用的手槍。『諾博士』的故事中，伍司瑞特先生還勸告龐德使用另一種槍，這也是放在容器裏的，叫做華沙PPK七・六五毫米（〇・三二口徑）的

槍。可是，龐德爲了長久耐用的關係，自己選擇了〇・三八口徑的司米斯・文森連發手槍。

本來，龐德不想改變那支已經用了十五年且很習慣的槍，可是這是命令實難違背。所以從此龐德就帶了司米斯・文森手槍，潛進敵人的區域去活動，幸而沒有使用的機會。這時候龐德的心理負擔也頗爲沉重，好在沒有機會使用這支槍眞感欣慰。

一九六〇年的『玫瑰和手槍』事件中，龐德就使用柯爾特（Colt）回轉式六連發的四五型手槍。而在短篇集『閱讀之後要燒掉』的故事中，龐德身上帶着華沙PPK手槍。但在這故事中，實際上龐德用來射擊的是來福槍。這支槍是「沙霹基九九FS」的新型槍，附帶着威拉比六七六・二倍的望眼鏡，以及有五連發用的連發裝置和使用強力的子彈，二五〇——三〇〇〇這種子彈有二十發。

(b)〇〇七的汽車

龐德的另一個嗜好是駕駛快速汽車。他首先使用的車子是，一九三三年購買的「便特力最後型式」的汽車。這部車他使用二十年以上，然而在洛巴街道開快速追蹤特拉克絲小姐中，終於報廢了這輛心愛的便特力汽車。

以後數年，龐德經常從車庫裏開了D・B・三的汽車出來。由於工作上的關係，他也有機會

駕駛阿斯特馬丁・候卡拉三・四型的車，這兩部車在龐德的操作下都能發揮掩護汽車的功能。而龐德特別喜愛的是D・B・三這部車，因爲這部汽車附帶許多裝置。譬如，在駕駛座下就有一般人不知道的可放置東西的空間，其他也有能夠逃避稅務人員眼光的秘密空間。

同時，除了工作關係才有使用D・B・三汽車，否則平常這五年之間，龐德都是叫計程車或搭別人的便車。一九六一年的『杉達波兒作戰中』，他就有一部在英國內隨便使用的一部汽車。這部車子本來是某個有錢的呆子所有，他在路上駕駛中撞到電線杆的汽車，結果龐德用一千五百英鎊把這部撞壞的汽車買回，然後送進修理廠修理也補充了一些零件和機械。

龐德就把這部汽車叫做自用的火車頭，對於這部外表奇特的汽車在書上就佔有一頁篇幅的說明。

「無論怎樣豪華的汽車，結果都是用來搬運東西的工具。所以一部優良的車子必須具備，有收容東西和搬運的機能爲佳。平常龐德就很少用到車庫且對汽車保養也頗不關心，頂多一個月送一次保養廠而已，有時也只叫工人稍爲保養一下。」所以龐德把這部修好的汽車當作貨車使用，每天晚上把它停置在空地任隨風吹雨打。

(c)〇〇七的經歷

他自一九三八年或一九三九年時候開始，就在英國秘密情報部單位作事。（根據『〇〇七會死二次』的二十一章〈死亡廣告〉的話，到十五歲的時候，也可以說他還在學生時代的時候，即爲了祖國做了許多事情）他，就是現在的〇〇七號，在情報部中就是具有〈〇〇——殺人專利〉的三個人中年紀最大的一位。

但截至目前爲止，關於他幼小時的生活以及戰時中的體驗，已無蹟可考且知情者也很少。

龐德的年齡也記載不詳，不過在一九五五年時可能是三十五歲左右。由此推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四五年時，他大概是二十五、六歲吧！既然在大戰之前就進入秘密情報部工作，可推算出他開始做這種既刺激又吃力的工作時期，也許是十八、九歲的時候吧！

『杉達波兒作戰中』一九六一年的時候，他大概是四十歲出頭的人，每天都過着既緊張又消耗精神的忙碌生活，可能是精力充沛所致，完全不像是四十歲出頭的人。甚至連羅蜜洛麗搭小姐很有眼光的人，從頭到腳的觀察龐德，這位小姐感覺到，與其說龐德有令人黑暗的印象，不如說令人有殘酷的美貌感覺以及有一雙很漂亮的藍眼睛，還注意到龐德時常穿黑絹布貼身衣服，如此觀察得很詳細，這位小姐已年屆四十幾歲的人，還說龐德的年齡不過是三十五歲罷了。

(d)〇〇七的容姿

現在雖然已經解散，不過以前的蘇俄秘密組織還保存有大量有關詹姆斯・龐德的文件。在此順便介紹有關文件內容的記載。

「姓名，詹姆斯・龐德。身高，一八三公分。體重，七十六公斤。骨頭比較細小。藍色的眼睛。頭髮是黑色的。在右臉頰有縱方向的傷痕，左肩上也有傷痕，右手背有整形手術的痕跡。（參閱補遺A項）萬能選手。手槍射擊、拳擊、小刀投擲的高手。不變裝扮。能說法語、德語。香煙抽得很多（要注意這個人慣用三條金線的特製香煙）。壞習慣爲喝酒，但能控制不會喝過量，且有好色的性質。是個不易收買的對象。」

「稍爲黝黑的臉龐上沒有鬍鬚，且晒黑的右臉頰有白色三英寸的傷痕。他的眉毛濃黑，長又直，一雙大而銳利的眼神。在頭上左邊頭髮分線，且黑髮的前面部份幾乎垂到右肩，黑髮向來不梳整齊。」

(e)〇〇七的香煙

這是支老煙槍。一天抽六十根香煙。Verginia 牌是他最討厭的一種香煙。他所使用的香煙是，巴爾幹和土耳其一帶的香煙葉混合製造的香煙，而每一根香煙都印刷着三條金線。在緊張時候或要集中精神時，就必須抽很多香煙。有時候一天就抽了七十根。像在卡里諾的第二天他就抽

了七十根，不過他抽到第七十根時已經翌晨三點多了，所以七十根的香煙中最後的二十根，也許應當作第二天的份量計算。

香煙盒是足以裝五十支大型的黃銅製品，而打火機是灰色的 Ronson 牌的打火機。他要打牌時一定會在桌子上放着香煙盒和打火機。他不喜歡抽別人的香煙，且具有古怪的性質，就是人家用火柴或打火機爲他點火時，他會感覺很厭惡。不過，後來龐德終於想開了，也明白人家請他抽煙如果不接受是不禮貌之舉，因而他就接受人家請的香煙，可是很巧的頭一次接受人家的香煙，竟是他最討厭的 Verginia 牌的香煙。也許是這種關係吧！從此人家要爲他點火時他總是故意側頭佯裝不見，再用自己的 Ronson 牌打火機。

(f)〇〇七的食物

龐德相當偏食。不但會要求自己所喜愛的東西，且幾乎是不禮貌採取傲慢的態度。在家的時候，家人曉得他嗜好的食品，所以龐德不必考慮的在家用早餐。

可是住在旅社時，經常按電鈴叫房間服務生特別交待明天早餐要吃什麼，譬如他會說出如下的食品。

「煎蛋（二人份）、燻肉、黑咖啡（大杯且熱的）、土司、果醬。」

在餐廳時自己看食譜點菜。他很會選擇美味的食品，同時喜愛高級的葡萄酒。由於很懂得美味可口的料理，因此常使服務生不由得佩服他的內涵。

(g)〇〇七的住宅

在恰麓西的小房間，也是在公寓裏，這個地方是從金科斯路稍爲進去有很多樹的一個地區。他僱用了一位年紀相當大的婦人，這個人叫做珉，也是蘇格蘭人。這個婦人對待龐德很好，會作事情。不過，偶爾也會對龐德採取反抗態度，這位婦人也瞭解龐德的工作性質很危險且富有秘密性，當然有時她也喜歡打聽這些秘密。但由於自尊心很強，她絕不會以卑鄙的態度來瞭解龐德的秘密。

龐德和婦人就住在這狹窄的公寓裏，由於這位婦人經常在家的關係，所以龐德不敢帶小姐回來過夜，因此和小姐的風流史都在外面進行着。

不過對她華妮小姐就有例外的描述。在『鑽石是永遠』的故事末段，龐德打電話給M先生，在說明自己的立場時就有一、二分鐘不愉快的時刻。

「我已經準備好直接到我公寓裏。就是說送到預備室，我家裏有一位婦人。因此送來時這位婦人會替我保管好。」

在這段談話中，龐德就冒出許多冷汗。而等到這份工作完成後才回到英國，這時候冒出更多的冷汗。在狹窄公寓的房間內，她華妮小姐和婦人的共同生活，的確很滑稽，經常展開寢室喜劇。

(h)〇〇七的日常生活

沒有特別的任務時，龐德的辦公時間是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七點。而辦公的時候，大部份都在靠近基恩多公園附近一棟奇妙的建築物中。表面上龐德是以國際輸出商會的員工任職。這個商會的總理叫做M先生，是個很有魅力的男人。現在借用這個名義來掩護情報部工作的內容已經被大家所知道。因爲地球上各個地下組織，已經知道這個商會是英國秘密情報的總部，而且也知道M先生是情報部的總指揮。

因此這個國際輸出商會即解散消失，而以前，龐德就是每天來這裏看一些機密消息或文件的地方。在這裏工作時確實感覺索然無味，好在龐德有玩弄手槍和空手練習拳擊嗜好，因而很容易打發時間。有時候吃一頓豐富愉快的午餐來提高精力，偶爾也會作適當的戀愛遊戲來消耗時間。倘若沒有這些消磨時間的打擊練習或戀愛遊戲的話，也許龐德就會變成像狂人一般也說不定，因爲龐德是精力充沛活動量豐富的人。

對他而言，反而充滿危險性的生活才夠刺激，這樣的人生過得才會有意義。像這種活動性的人才，規定他每天坐在辦公室來處理例行工作的話，他一定會坐不下去。

龐德有空暇時間時，也會開快車兜風或打打牌，而且對這兩項是有名的高手——同時也是和女性談情說愛的聖手。他並不是柳下惠。有一次他還能夠巧妙周旋於三位有夫之婦之間，而且使用一招「冷漠的熱情」來和這些婦女們調情。他在工作中或工作完畢時，往往會想起事件中印象很深的女人。並且龐德所看上的女人，都是很有魅力的女人。

(i)〇〇七的薪水

龐德每年可得一千英鎊稅金的免除。一九五五年的『閩雷卡』事件時代，他的薪水是年薪一千五百英鎊，現在他的收入扣掉稅金之後有年薪二千英鎊。當然爲了公事而做事時並不使用自己的鈔票。他往往在比較空閑的幾個月之間，儘量去享受着自己的薪水。從他感覺到自己的工作是非常危險，且隨時都有被殺的可能性之後，同時連一位親戚或撫養的家眷都沒有時，他就儘量減少銀行裏的存款，幾乎把收入統統用光。

六、〇〇七的敵人

(a)M（〇〇七號系統全部）

提到詹姆斯・龐德的敵人，也許讀者會馬上想到比克先生或其他惡人。可是在這裏爲什麼會把龐德的上司M先生列爲頭一號敵人來介紹呢？讀者們一定會覺得奇怪吧！對龐德而言，敵人實在是太多了。有反間諜，也有犯罪者的首領，也有性質偏激的無賴漢……

可是，他要和這些敵人對抗的理由，完全是聽命於M先生的關係。對於花花公子的〇〇七來說，能夠天天泡小妞眞是人生的樂事，或許讓龐德開跑車兜風會比較刺激也說不定。可是，M先生就嚴格命令龐德，不讓龐德多做一件，從這立場來說，M先生才是龐德最大的敵人。

雖然龐德常常和M先生發生衝突，可是M先生並非惡人。事實上，的確是個大好人。從某個角度看來，寧可說M先生很有英雄風格的人，現在想找類似這種有點落伍風格的人，也許找不到了。

M先生是英國秘密情報部的部長。M先生之所以對這份工作很負責的理由，就是抱有對義務獻身的觀念。因此這個人很有敬業精神，且和龐德同樣是海軍出身的人。M先生的薪水是年薪五

千英鎊，同時公家給他一部汽車也派有司機備他使用。M先生從軍隊退伍時其軍階是海軍中校，而且退休時還得到一千五百英鎊的津貼。

M先生沒有結過婚。家裏只僱請一位婦人。他本人是個很重視道德的男人。尤其對於男女之間的性關係更不會亂來，這種人按照現在人的眼光來說，可謂是時代落伍的人。M先生從不爲自身設想，而處處關懷人家替他人來服務。

M先生是龐德的上司，這兩人的關係很像夏洛克・候姆斯與瓦特森的關係。對於M先生的描述和對龐德的描述相同，覺得很實在、很活潑。

(b)路斯・虎爾（卡基洛・洛阿伊屋渥）

蘇俄的工作人員，也是法國的共產系統勞工組織的會計主任，爲人愚蠢，爲了經營私娼寮而侵占組織公款五千法郎。由於他們這種不引人注目的行爲，在當時還未受利英國秘密情報部的注意，所以未被視爲敵人看待。

其實，「路斯・虎爾的動機，並非要利用老闆的資金使自己發財的意念。其眞正的動機，是要使組織的資金大量增加罷了。反正是他私自經營私娼寮，當然能夠無限制的享受環肥燕瘦的艷福，倘若他沒有受到這些花枝招展的小姐迷惑，也許能夠把這私娼寮經營得更好。」

很不巧的，路斯・虎爾承受人家的私娼寮經營後，未滿三個月，在法國的國會通過禁止娼妓條例。法國的參謀本部第二課，看到國內這種賣春行爲非常囂張，因而如同撲滅老鼠一般採取各種手段開始取締。當然路斯・虎爾所經營的也不例外的受到取締，致使路斯・虎爾的投資完全泡湯。

不久，路斯・虎爾就如同霸占人家財產的犯人所作的手段一樣，想要另闢財路，他考慮的是要靠賭博來彌補他在經濟上的虧損。而這個消息很快傳到M先生的地方。路斯・虎爾這時候要進行大賭博了。這種情況當然要立即阻止，則擔任此任務的人正好是龐德。龐德必須要和蘇俄這位地下工作人員作戰，且需獲得勝利才可以。龐德認爲，這是殲滅想破壞法國的蘇俄間諜最好的途徑。

從結果來說，在撲克牌方面的賭博是路斯・虎爾贏了。這個人正在動腦筋想賺一筆錢來彌補虧損。所以他抓住了龐德和部下——美麗的薇斯妲・琳達小姐，而把這兩個人先帶到自己的別墅中。爲了要調查鈔票放在那裏，而毫不客氣的拷問龐德。

用鐵絲捆綁龐德的身體，再把龐德捆綁在椅子上。這把椅子的腳放開得很大，且鐵絲無情的陷入龐德的肌肉，使龐德動彈不得。

這是完全的被俘虜、被控制着。全身一絲不掛，手腳都無法動彈。

臀部和身體的下部，比椅子坐的地方更垂到下方。

路斯・虎爾向一位清瘦的男人使了顏色，這位男人立卽快步走出去，且把房門關上。

……路斯・虎爾點了一根香煙抽了一口，又喝了一口咖啡。然後拿了一隻籐製的鷄毛撣子，將把柄地方放在膝蓋上，而把前端分爲雙叉的鷄毛撣子拿到龐德的椅子下方。

他凝視着龐德的眼睛，忽然把膝蓋上的手往上抬高。

這種效果確實令人驚駭，的確很有打擊的作用。

龐德受到這把鷄毛撣子好幾次的打擊，幸而有點休息時間來恢復體力，然後路斯・虎爾就不再拷問了。不過他告訴龐德說，能夠用更簡單的工具使龐德吃很多苦頭的。

「並不是直接的苦痛，而是要讓龐德的根源部份逐漸受到破壞，並威脅的表示龐德再不招認的話，最後會使龐德變成懦弱的男人。」

結果龐德又受到約一小時的拷問，當然他能耐得了多少拷問並沒有人曉得。現在，路斯・虎爾拿了一把雕刻刀正要對龐德進行一場慘苦的外科手術，龐德感覺到似乎要對他的睾丸施手術的樣子。

在這種千鈞一髮危險的時刻。龐德敵人中最大的敵人史梅爾闕出現了，而且這位最大的敵人居然使龐德脫離這場大災禍，實在令人感覺相當諷刺。這位最大敵人所率領恐怖的組織爲了要處

理路斯・虎爾，而派了一個男人來。這個男人就對路斯・虎爾說：

「我就是爲了要消滅你，這次蘇俄才派我來……目的是爲了收拾你所引起的一些事件。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再替你擦屁股了。」

史梅爾闕也許在舉手之間，就很快的又簡單的殺死龐德！可是派來的這個人並沒有這樣做，理由是他雖然是被派來的人，但並未接到殺死龐德的命令。然後，這個人就在龐德的右手臂刻了一個蘇俄的文字，其目的是以後不論是史梅爾闕那個部下，只要看到這個記號卽可馬上認出這個人是英國的間諜。由於受到烙印文字的痛苦，雖然這位男人及時出現挽救了龐德的一條命，心裏雖有感謝之念，但受到手背烙印的痛苦關係，龐德就對天發誓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報仇。

(c)比克先生（哈林巨霸）

「比克先生！」M先生一字字的用力緩慢講出來。然後M先生又說：「看樣子這是世界上最有力的黑人犯罪網。」停了一會兒又說：「這個人是魔教目多教的頭子，他的信徒把他當作教祖尙培大公一般的信仰。這種情形，只要看我手中這些資料就曉得了。」說着就把手中的一些文件類往自己膝蓋拍了兩、三下。「這種資料就是白天看，也會令人毛骨悚然。同時他是蘇俄派來的間諜，所以也許會對你特別感興趣，反正這個人是蘇俄組織中也是很有力的一份子。」

「這麼說，我完全清楚了。」龐德平靜的說。

「比克先生的正式名稱是渤那巴爾特・比克奈斯・賈里亞。身高有六呎六吋，體重是二百八十磅。是黑人和法國人的混血兒，他的犯罪行爲和一般人情況不一樣。」

這個人很有常識且腦筋很清晰，在小孩時候就參加目多教，從此以後就很崇拜這個邪教。他很會利用這個魔教的力量，而收集了一些很迷信且目不識丁的有色人種，以及作事懦弱的部下，或恐怖心強烈爲組織中的份子，人數達數千人以上。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在紐約市創立了很完美的犯罪組織，而且排除反對他的人以利於工作的進行，經過一步步的努力打好他的基礎，使其地位更加穩固。

大戰之後約五年之間，他好像到莫斯科的樣子。直至一九五〇年，他帶了更多資金回來，然後不久他就開始兼營私娼寮，在二度鞏固自己的地位。可是，目前他正受到FBI的追蹤——因爲人家感覺到這個人很有可能是蘇俄間諜。

「幾乎有足球那樣的大，也可說差不多有平常人兩倍大圓型的大頭，臉色是灰黑色的，可是臉上很有光澤。他的頭髮是帶灰的褐色，且只有耳朵上面長有很多的頭髮，在頭頂上是光禿禿的寸毛不生。更有趣的是眼睛上沒有睫毛也沒有眉毛，而左右兩眼距離很大，使人無法一下子把左右兩眼看得很清楚。然而他的眼光很銳利。被他所凝視的人，就會感覺到好像被他的眼光刺進心

臟一般，而且他的眼睛稍爲凸出，黑色瞳孔的周圍是金黃色的，且瞳孔也開得很大如同野獸，倒不像一般平常人的眼睛。

由此可見，這個人的眼光相當銳利。很適合他的工作，和這個怪物相比較的話，路斯・虎爾就遜色多了。

最後我在這裏介紹被比克先生抓走的龐德受到拷問的情況吧！他是個加虐淫亂症(Sadism)的人，其作風和〇〇七系統全書的作風相通。

「龐德先生你不常用到的手指是那隻？」

龐德聽到這些質問時，不由得喑自吃驚。

「不過依我的看法，也許是左小指最少用吧！」他很平靜的說了這句話。然後忽然下令：「她希，你就把他的左小指折斷吧！」

這位黑人就表現着他兇惡的作風。

「哈！哈！」比克先生就發出令人害怕的笑聲。又「嘻！嘻！」的笑了。

他……大搖大擺走到龐德的身邊……

龐德的手指被扭曲到垂直的狀態，然後又慢慢向手腕方向壓迫彎曲，到某一程度時卽發出喀一聲，這是很刺耳的聲音。

「做得好！」比克先生蠻不在乎的說。

她希看了折斷的手指，就把手放開了。

龐德像一隻野獸受到苦痛而慘叫一聲，隨着聲落人也昏迷過去了。

「這是令人討厭的傢伙。」她希好像吐了一口水的說。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八爪女

原作者：易安・富萊明
翻譯者：梁惠珠
發行人：林紫耀
出版者：星光出版社
經銷者：星光書報社
臺北市寧波西街一一六號
郵政撥滙：一四二四三號
電話：三〇三四八一一
三〇九五九一二
印刷者：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8號
電話：九八三一〇六一～二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初版

定價60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零壹陸玖號